罪惟錄

罪惟錄志三十二卷之上

外志總論

外云者。非外也。以。輔。內。也。以。紀。內。也。以。翼。內。也。以。謹。內。也。

內。有。存。序。之。格。如掌屑而不墜。葉茁而戒缺。轄。之。廻。拗。擺。

倫。內。有。誠。收。之。情。如此是而彼非。前瑕而後失知。衰。之。乃。如

見。的。內。有。羣。儆。之。法。如特書而未評其要。播事而未案其

徵。在附見而事當為之始末。在小節而義確有綱維。寔之。

乃。始。稱。成。書。內。有。移。翕。之。際。如全稱而始滿其職。節可而

溢加之譽。失實而猶有可原之情。偶誤而卒有難遑之罪。

詆之。乃。始。云。定。案。至於傳聞側見。即未必果真。是在尚論

者虞心衡之以民一是乃忘以荒忽盡熙之後二帝以前

如射日補天蛇身牛首誰作此說而千載奉之不襲乎

外志

列朝帝紀逸

洪武逸紀

初元主得國有讖云元運無櫛只動日月並行早已拆白明字獨明初順字讖拆白為三百八十郡後世不用拆白以為國號以為年號在東濠僞元早已借用順字加皆明知而後用之若明之為號則以明主出世之讖亦明知而用之恰又適合日月拆白之解亦奇

相傳帝微時口占一絕天為羅帳地為氈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腳恐踏山河杜稷穿

帝初渡江、至太平殿岩菴、將微服、僧詰不已、遂題詩壁上、殺間宝劍血星〻、殺盡南蛮百萬兵、老僧不識英雄漢、只管叨叨問姓名、僧恨禍、洗去○更題四語、壁上新詩不可留○欲留在此鬼神愁○慢將法水輕〻洗○洗去毫光射斗牛○

又相傳太祖出戰、偶宿一家、題壁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横山倒出、得了一是、為二之十、係拆白、玉吉婦得子、為玉七、七字、

帝未正位、𢪛詔体、謹錄其一、有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据兵官准中書省咨、欽奉令旨、中有云、天地祖宗之灵、及將相之力云〻、後開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州判官

許仕騏貴到、
太祖渡江時、得一大檣之力、免於患難、令著檣而載祭之。給一兵世守之。以時有司主祭、閣百年、猶在清涼門外也。
明李中函之後、不知其何如。
晏公、係江神、不詳所自、太祖渡江取旅士、試風不利、舟覆、有紅袍者扶救、問何來、曰晏公也、後巨麗嶺江岸、神後化為渙者、亦以剔羅之法、問何人、又係晏姓、太祖感之、後封為神霄玉府都督大元帥。命有司載祀之。
洪武元年、司天監進元主所手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机巧、中設二木偶、按時自擊鉦鼓。上語侍臣、此。所。謂。作。無。益。害。

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何至滅亡云
上感於元之失因論治道有曰步急則猶豫急則拘、居上
豈不責寬之、而有勸指之適中、無洗無樂彼元但縱把目
已又語宋濂、古人主每宴逸便思神仙夫使國治民安心
神安泰、便是神仙他何所尚
閱圖事繫、上令疏節其事、粘之壁、甲乙治之、教日易、或云
粘之恥、彼且儆、洪武初擬作閱江樓於獅子山頂、先令儒
臣作記、率多語、上曰、唐太宗繁工作、好戰鬪、宮人徐充容
猶上疏諫、吾廷臣唯諾、乃不如女子、遂止不作
二年、幸鍾山、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語侍臣、頃見田者、汗暑

而知國計百職皆知所出朕不覺惕然于心為司牧者曾念及否

四年上語尚書詹同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法者權謀術數其勢必敗嘗觀大學衍義䂓鑑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云人君不窮兵黷武所謂生之而不傷願謂侍臣曰䂓鑑之言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切人君御民莫重於刑獄與濫所當深戒

六年上謂詹同聲色之害甚於鴆毒不知遠之小人乘間納之于淫邪前代以此敗亡者不少況創業之君為後世

孫丸有說也諸王宮主歲供之數及宮室之制曰唯儉養
德惟修慝心

國初用人、率用勝札、七年、上御武樓叙意宿學宋濂以會
稽郭傳進、且日、旅寄踪摒斥天下奇才也他日、從濂得見
傳文、立台侍左右、備顧問、傳精白乃心獻替無隱擢翰林
應奉、陛起居注考功丞、

九年、上覽宋史、見封樁庫改內藏庫、謂侍臣曰人主以四
海為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賢主、何尚如此作法、至乾德
開寶以來、有司計羨、貸償內庫、是猶為商賈於其家以牙
藏別庫殆示真宗善保此足知貽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耗

竭。內藏並虛。閭閻猶義佐軍。便謂行其所難。豈非善始之道或缺焉。常與侍臣論及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因曰、木盡而風折之。人虛而病乘之。吾不敢予尹也。何有女寵之禍。不牽於私愛。何有外戚之禍。不假以政事。何有宦寺之禍。不為所蒙蔽。何有權臣之禍。兵賦不專。何有藩鎮之禍。武備不弛。何有夷狄之禍。凡此數事。嗣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隨諭大為五禁、治、求言切、詔直言。無隱。十月、馳諭山東布政吳印曰、刑期無刑、御言朕過。披露肝膽。為國為民。榮名不朽。

十年、上語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必以至公。乃可御世。

有功者雖踈必賞、有罪者雖親必罰、賞當功、上不為德、罰當罪、下不敢怨、如是、功懋行而天下一、踰年、復諭礼部、漢高帝斬丁公而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賞魏徵、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倘或處分不當、卿等執奏、爭使賞過于罰、但不宜濫及人、

十一年四月、以永嘉朱亮祖奏諭、祭安東沭陽二縣之厲、略曰、明有礼樂、幽有鬼神、非礼之祭、神亦享、國家載有祀典者因歟、今據所奏、其勅問之、不稱恒者、其主孤鬼、來告儉歟、生離父母妻子、而死于非命、有遺恨歟、無罪遭戮、而冤未報歟、抑有司忌于歲祀、有遇望歟、今乃告訴〻、催備其

宜禍者福其宜福者勿妄爲民害于上天之怒偶自是覺息。

史忠者元末樂工也貌甚猥知書諳音律以詼諧行其便習洪武中以爲教坊司奉鑾凡教坊制度皆忠所奏定上嘗呼老史不名仍賜免隸四名曰不敢與士大夫埒謝不受又令樂工得給引商販忠曰奴諸伶耳以備祭祀侍御之役遠走非便上可之

太祖視朝若舉帶當胸則終日氣和平若按下則傾朝無人色矣內侍以此測其喜怒云

十四年上諭近臣曰人主儉勤與百姓不同處人臧罰于

家知天子知藏富於天下遂以漢武宋仁為戒且曰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孔子言之矣古計臣如桑弘羊楊炎自謂能工
理財之術殊不知取財有限而傷民無窮
十五年上語學士宋訥數天之說後世人主或偶知之數
民之說則鮮有知者彼自謂崇高民皆仰我于是勢尊則
忌易驕安知民非元后奚戴后非民罔與守而亦不成其
為后何敢輕視又謂人身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男女宮
室飲食服御凡求私便于己者皆是慾可以制之
上嘗召儒臣侍讌無有勸酬如不如諸夏章作無君亦時
讀次于吳孫章作攻之可以已害讖聽訟吾猶人章以為

唐虞之世、不能不設士師。但須得人明允其職、可免無訟是。要使他刑訟。非真興刑

十六年、上覽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子孫克守其言。自不至女主竊柄。藩鎮驕矣。而唐祚何至遂衰。嘗与侍臣論前代脩短、諫議大夫唐鐸稱周曆最久、而明之過漢、以不任權覇、上曰、此不足論。君非成康。臣非周召。何以祈天永命。而有八百之長。又謂唐鐸曰、人主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大率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諂近忠。諛近愛。吾好近。而不為所惑。則幾矣。

十七年命礼臣遼東立學或以邊境可不必上曰聖人之教猶天也雨露無所不施無有擇擲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昔箕子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民皆化之況武臣子弟居遼鮮聞礼教恐漸移其性宜急造之他日可以資用上又以大學衍義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警省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又語朱善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心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明又曰萬聽不可以耳目察唯虛心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唯誠心御之又曰人之常情常矜己能而好言人過君子反之敕諭大臣凡居官者任雖不同咸宜盡職昔范仲淹居官計日所為必與

秫。不足，次補之。當以為法。朕每事詳審後行，行之尚或背
左。一人智慮不周，今賴啓迪。容悅不言，如張禹孔光之徒。
惟免清議。人謂侍臣，人主不宜以怠荒為無為。治天下者
無逸。然後可逸。朕未旦臨朝，夜臥不能安枕。常仰觀天象。
一星失次，便爾憂惕。一事宜行，待旦即遣。爾群臣以此相
勉。朕無憂矣。每諭武臣，閒居無事，當與儒生講求古將成
功立業之故。獲保全令名幾人。又以郭英擅用臨濠夫役，
治其私宅，事露，英自引至愚。上曰，朕由思所以保全君等。
乃不自愛。誠愚。譬農家力田，獲輸歲常入。官吏賄賂，立致
喪亡。求歲給不得也。又勅諭諸司，各存天理行事，若是違

天。鬼神不饗。御東閣、諭贊善董倫、責雖不入於昏闇。諂諛雖

動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毋患得失。

十八年、侍臣偶以漢明帝為聰明之主。上曰、獨見。非明。能

兼聽。始為明。上苛察。下便急。迫畧。含明。不小矣。又云、漢文

恭儉有之。用人尚未合道。先拜代來宋昌張武、而諸緩。以

竇廣國皇后弟、恐涉私、不相。夫為天下用。人何私。何嫌。

嘗論仁智、姑息不為愛物。姦欺為智。徒禍身。不可儉有、恭

祀与賞賚。然賞賚濫賞。主國者尤所當慎。詔各布政司嚴

備六部官。職密。必稽。何自。凡府州縣、有犯。逃。相。窮。究。不赦。

諭戶部、古言農桑衣食之本。棄本逐末。其弊莫救。一。執。来。

而百待食一生織而百衣足乎足食在乎桒末作足衣在
乎免傷肌其中明天下
二十年、諭侍臣人主一心如明鏡止水可以照物一絲之
染鏡塵水滓渉官奸而治亂係之矣
當諭吳沉、自古得人而治進賢納諫為人主最要然須公
其心、則自得之惟其知之不真不但無補反以致悞又諭
理財要當視國如其家君民即父子也子民不給而父
獨能稍饒乎
二十一年、召考試官陳宗順諭之曰、今日偶觀列子鄭子
竊鈇之事因思人疑信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多

起于偏私。隨論五性、謂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誅而不貞非信。給筆楮。令諸儒。撰疑信論。以廣西指揮耿良科、斂、激、變、江、西、指揮戴宗入、賊、躺、擸、虐、許。爲。係。守。知。順諸武臣。

二十二年、与侍臣論守成之道、謂。車。行。峻。坂。不。仆。仆。平。地。慎。于。危。而。忽。于。安。也。勅武臣不得闌民事。劉三吾侍上、以西北風氣異、西須德化、北須威制、上謂帝王一。視同仁。安。得。彼。此。且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居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宜倣當。尚書沈縉以賢者難識、不肖不易去爲憂。上曰、良玉．委汙泥。其色不變。賢者是也。進一。以勸百。退一。以懲百。

遠不肖何難。

十五年、經明行脩之士三千七百餘人見上、諭自古知人爲難、今岩穴豈遂止此數人、又得單縣張寧、併徵之、是年、徵耆儒鮑恂等至賜坐、顧問、命爲文華殿學士、恂等以老疾辭、上曰、以卿等年高、但職東宮輔導、免朝、寔入從容侍對、恂等固辭、尋賜還、十九年、諭礼部主事鄭居貞曰、古老不任政、但欲閲歷多、而見聞廣、達于事情、周于物理、可備咨詢、伏生雖老、猶足傳經、今後六十以上、七十以下、可置翰林、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唯諸司器使之。

二十三年、潮州府學生陳質以補父戍、哀祈卒業、上曰、國

家得一力士易得一才士難遂削其兵籍未幾、復免孝子秋如壹軍役

上以刑部主事茹棻奏、所言五事、悉其浮泛、遂須定式以示此後應詔言事者、仍多衍文、左右阿上、指爲詆誹、上惡迂闊之、宋濂曰、彼非有他心不工措詞耳上引疾風中有足取乃授禺阿者看不能諫、乘吾意怵以奮決大作罪過兇使拒諫自成

蜀平、御製平西蜀文而系之以詩、詩曰、天佑我邦、師出一律、將忿揚揚、馬嘶踸踔、畫角聲張、惟我穎侯、智勇難量、羌人稽首、盡發道傍、勞我軍行、犒滌是降、蠢爾戴壽、率衆來

當一戰披靡、拒城且藏、旬日困逼、諸軍款降、儁將功就、再歌壘墉、天生奇將、勻傳成費、江風浩浩、起我旌旗、泊舟連壘、直破翟闗、生俘僞主、市肆無干、遣使飛捷、一刻數閱、天生名將。兵出農閒。非朕有能。實由天鑒。有臣在南。家居拮蒼。生而能文。舉筆何難。謂我採擇。輔之班班。按文詞或未甚工、而意眞而情摯。歸功天。人如此。如皇陵碑不諱艱難。孝慈錄重服庶母慈母養母。紀夢叙及入濠之故。周顛傳祭天眠尊者文。贈赤腳僧詩有神憐愍首增吾壽丹解囊臨疾久瘵之句。又贈群仙詩有曰、匡廬之顛有深谷。金仙弟子巖爲屋。鍊丹利濟幾何人。朝耕白雲暮種竹。天眠荅

詩有奉天門下洪福大生美有難不肯醫之句。周願荅詩有逆片根來蕪一桶浩大乾坤正此時之句。二十八年。邪道書之說。有曰朕知其言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將哥六合予壽域。豈止一己之久視為我。一受其獻。訣說事來矣。妙哉。

國初、凡軍民嫁娶喪葬所用輿等物。沿元舊多稅于官。上諭戶部、朝廷之大。計及纖屑。吾甚恥之。其勿稅。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謂當時不令此曹典兵。安得有此。又云、代宗去此曹如孤雛腐鼠。斷在主心。亦何難事。此曹只充使令。豈可縱處要路。朕深鑒前轍。自左

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傳命。役無威福。豈能為患。有罪必罰無赦。嘗論治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〻則吾益亂。必撫。治民不可撓。〻則吾不使之治。又曰、人主致聰明有法。以天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嘗不越戶牖。吾蒙者多。唐玄宗出奔。雖田夫野老皆能卜其有是日。至此、雖悔何益。又曰、間君子于小人。教之仇君子。間小人于小人。教之。朋小人毀譽何足憑。吾中自辨之。又曰、天人無二理。人須知〻。以忠為知天。嘗覽古、謂侍臣曰。楚莊王謀事而嘗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嘗有喜色。喜矜其長。憂者恐其有不足。矜必其志滿而驕而佚。恐則心虛。而勤而興。

二主優劣以分。嘗罷朝問尚書門克新民間事。對曰。民樂業矣。上曰。朕思未然。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

三十年。上諭群臣。人不能無過。而心有公私。心本公而識不到。與故為之者不同。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必飾。人主不可不察。十二月。上不豫。初閣安達臣。朕壽七十矣。非皇天眷顧。安得復位如此之久。古語云。天不與首亂。朕惟無心於天下。故特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之臣。其有志匡主一也。卿等竭誠修職。副朕至懷。

相傳太祖初所學未該、博洽。有編修張者、素好直諫。嘗為

山西蒲州學正，從例表賀，中有天下有道，萬壽無疆。上疑道字謔盜字，疆字寓諷，遽問，供稱一本論語，一本詩經，免罪。又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為世作則，上以疑付辟。按大興龍寺，帝原不諱僧，何特為改建，光字何害。作則二字，音不相同。帝不諳字義，卻明于事。賀表中何說。因開國尚嚴，野乘訛而及此。

建文遜紀

讓皇出亡、自寘錄而外、各小和所載不同、下効金川門開、

帝騎而遁、在湖湘間某寺、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廵按御

史行部、帝披緇陳牒、從中道行、坐堂下、乞楮筆自供、吿狀

某姓、爲館文皇太子長子、御史曰、和尚真偽不可知、即真、

將何爲、對曰、願歸葬父母之側、送京師、無識之者、曰、內侍

吳誠在乎、誠至、亦不識、曰、汝侍宴、引鵝於地、某殿事也、誠

乃大慟、因迎入大內、終天年、下効帝自朝陽門出、隱跡河

南某寺、適叔寺、官捕索盜、或云住僧知情、則遷僧

下衣、大書黃布某某鄉出、捕驚

一卜初上自中道出、姚沐黔公府、沐執奏獻：

破事急、一曰侍衣蜂服冕而代死、帝削髮於淮清橋、從太平門乘馬出、歷池州、渡浙江、投義門鄭氏、鄭設高几坐之、擊鐘、以屬禮見、呼曰老佛、鄭有神光閣、帝為更書中和堂三字易之、一日、鄭宗老入其家廟、捧神主而哭、帝問故、曰、六四歲幼孫、幼孫何悲、曰雖幼、宗子也、帝為潸然下淚、旬日、去之、如餘姚石梁王氏、歷溫州、入閩、已而義門鄭以曰產陳其鄉人、直諸官、鄉人無以抵延、發鄭前匿帝狀以中和手蹟為證、先一日、堂額忽無故墮地、宗老驚、撤焚之、及官縣取額、已無據、卜初義門壁廚中果有帝手書、被籍

時、義門指爲書櫥卷袟猥亂、錦衣官昧置之、「一云」遜國題詩有寥落西南云云、論者或以感帝事而賦此、王弇洲稱初句似竄削舊句、不果真、以西南二字、後所指蹤跡皆在滇黔間、「一云」帝遜國後、嘗見蜀王、亦詣沐府、求起兵、兩皆不可、乃止、住廣西某寺、或往來蜀中、「一云」遜國臣中有遺孤二人、野走覓帝、圖恢復、潛至廣西、見一老年僧騎馬入寺、擎止不凡、遂詣以情告、已語洩、寺僧不能隱、出二子、坐妖言律、帝曰、以吾故殺二子、是使兩忠臣無後、出承無寔、戍二子于邊、　驛至京、「一云」帝居廣西山中、之食出玉帶、令童子貿以治餐、誡曰、乘軒人與之值、猶奢、乘軒人以 住

安得此帶。告邑令。因入都。太監王振以米囊壓殺。或曰。此執政大臣詭為此說。以安人心耳。方景泰初。天子蒙塵。天下洶洶。民間傳帝不死。當國者恐借端生變。遂云。適者已歸其寢。未嘗還京也。一云。永樂中。廣西太守張文昌。瀘州人。得讓皇以進。太宗乃厚賜文昌。今其家尚藏永樂中手敕。有給諫傅某者。親見之。遂力言非正統時事。一云。雲間陸采雅信其舅氏某。謫滇南。偶至太平寺。寺老僧言昔建文帝嘗潛吾寺宿。陸因載入史餘。一云。建文帝更姓楊應能。走僧拂思恩州。知州岑瑛執解京。有供狀在。法官恭某家。其手蹟也。供狀云。皇親朱允炆。年六十四歲。耳聾疾。保

太祖高皇帝長皇孫又云初治天下不得太平戊寅年公皇崩駕允炆于閏五月十六日登基曾四年天下壬午有叔王金川門來允炆從水關出為僧三十九年至今年老耳聾難以度日思量公皇墓在九龍紫金地上年久無人祭掃前去思恩州借土兵三十名不想州官有護國之心將允炆捉赴擬府牒送至京允炆若不口供難辨虛実供狀是寔一云建文帝携一子至浦江鄭氏家淺又納一妾生四子冐姓曰陳曰仝二仍朱姓朱姓之一讀書為庠生正統中偶發狂自云我允炆之後合為爾等主人行白縣鄭氏諸生死挽之得免遂不留令之去而帝左腋有痣初

別鄭時、留龍網為記、走住福州雪峰寺、三保下洋過之、泣拜於地、為之摩足、帝微屬三保舉事、泣對不能別去、後從廣東某寺、曾植一荔枝于庭、偶布政使有子遊寺、從者摘荔枝、許小沙彌爭之、被撻、帝曰、語若父、我曾有顧來、子駭、歸語父、父乃迹之、果帝也、縱其子死、來謁、帝嘆然、何至是、遂他之、乃卭金川開門、帝名揮不知所出、一官捧太祖遺篋、出自奉先殿、曰、畏受命、嬰大難、乃發之、得楊應能度牒一、及僧衣一、程濟曰、嗟、皇祖預為陛下地矣、可奈何、立召主錄僧溥洽為帝薙髮、及舉火、帝從水關出、外廷傳帝崩火中、濟從亡、初入蜀、旋走滇南、往來貴州諸梵刹、後聞

建庵人溥釋、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僧駭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坐地、嘱請骸骨歸帝鄉、官以聞、英廟許衆傳至京、住大興隆寺、有司欲以皇禮見、則在廷無識帝者、太監吳亮曾入侍上、命與諸監並立帝所、帝獨瞪目視亮、若忌之乎、亮惧不承、帝曰、猶記汝嘗棄肉於地、此某殿事、亮伏地哽咽不能答、退復命、輒自經死、上乃扶帝而回、號為老佛、以天年終、或曰葬西山、不封不樹、一云今葬處皇碑現在、碑題六字曰天下法王之墓、一云今貴州金竺長官司壁題二律、係讓皇手蹟、一云今武定府龍隱山有獅子巔猻峯入雲、兩石相抱處、相傳帝嘗跡隱于此、一云

云横州南門之壽佛寺、相傳帝遁居十五年、巢居善者、係
禮部郎中章之父、嘗從壽佛一久、復遁南岸、陳步江一寺
中、爲人所覺、乃出赴京一ト云ト抗州錢塘之安溪、有東明寺、
相傳惠宗常潜此、廁制如樓、葬西山、題天下大法師之墓、
一ト云ト雪菴和尚、即屬葉希賢、亦名希善、又名暨、與程濟扶
讓皇出走、住巴縣某寺、一ト云ト提學黄潤玉行部田州、遇讓
皇、〻云、胡濙名訪張中、足迹戎、縱戎入蜀、一ト云ト爲文所嘗
遊黔、西永洪菴〻在萬山之中、其僧徒相傳讓皇潜此三
十年、尚有墨迹留存、獨王守溪筆記有云、卒于禁中一語、與
正統五年楊行祥事彷彿、前云閩宮焚死。或傳。云。〻。且云一

僧不避道。向巡方缺流落江南一律。又。似。行。祥。得。前。錄。局。惠。廟。也。者。最後史仲彬致身錄證詭孟甚拗。異。文。定。實。仲。彬。誌。塞。未。嘗。及。此。余有十六難曰帝子出走何事而五六十人聞之。後此無一敗。疑。一。鬼門可出。水關何必複導。疑。二。金川既啓。送臣驚懼。不知所出。在外小臣。安敢遽入大內。小臣能入。而帝不能出。疑。三。兵勢洶洶。此何時。而神樂道士慘慘夢中之言。艤舟待命。疑。四。且二十二人信宿王昇處也。疑。五。遐野亦多人。而必以爲盡與帝周旋。疑。六。六名者必証之以名。疑。七。仲彬家吳。亡之人無蹤跡取功名者乎。疑。八。得相聚。疑。九。草詁教亦早。此係逢業。而邑丞之

但身臨史氏也。疑十。既疑仲彬匿帝。必大索。能哂而去之。疑。十一。一期襄陽胡遂弗追。疑十二。一再迹雲南。必賂帝。疑十三。帝既目著冠。篋而萬里復走仲彬者再。疑十四。豈不、聞胡濙之抄。又奚手天台。疑十五。間關賂擒。無他言。而瑣及所獻。疑十六。

按此比之說。傳二十有三。豈無一真。唯傳二十有三。乃信無一真也。真則一。而已矣。即讓皇之謚。本自遜國二字來。此實錄之後。史家不得已。分例遜國。以與靖難埒。秉筆者不免說謊。數百世安之。却遜與讓之義。猶然為此。云。作僻也。此云無其實。則宜升敎廟之謚。先為惠廟尊

稱曰烈而聽諫之一字以為代廟似頗有合夫代廟初
實和諫恥訕後世而確未嘗爭之于先宮中不聞一語
示怫迨監與安敢公言褒儲則內既無防于讒為最信
用不聞楊俞一語及私且並無諭多助之聲總以母
命稱尊及復辟後有云兄為之初好便作一讒曰讓猶
之御太宗作讒稱文皇夫不爭乃曰讓與尚武反曰文
猶彼上矣

永樂逸紀

燕王初作難，苦無以為名，託云欲清君側，不足以勇士怒。及而勝，後凡從耿李北征陣亡士卒，讓皇有詔，遺孩兒每不肯用心，厮殺，以致敗，賊子孫，勿補入伍。茹常以勸太宗借此示恩，曰：自古死王事，未聞反以蒙罰。諭俱優其父職，死亦免其孫。

靖難兵南振江口，有鈕阿卜者，燕山衛卒也，怯戰，夜泅水至南岸，欲逃還吳，過邏國根撒駕舡者率老弱，阿卜乃大言：燕兵百萬至矣，恐被執，作惆悵悼脫。老弱震問如何，遂曰：從吾言，可得生，否，無噍類矣。乃駕舟北迎敵，金川門開

撫所卜指揮使
燕王擧兵諸宦侍勸北兵直擣京師遂以得國功之所由
勢遂不能抑制于是各矜穰見其是洪武中不任中官又
建文初諸理學家持不近刑人義太過此輩無由得志遂
消息熟積之不收不二三傳國柄下移不可挽
永樂元年四月諭中外文武群臣治國必審用人或取諸
已國或錄自仇讎唐太宗用王魏房杜可鑒也爾文武皆
望考舊臣何嫌疑之有其各共乃職
通政使趙彝引泰山東男子獻陳圖者上曰自古用兵出不
得已今宜休兵撫民修禮樂興教化為久安長治計此輩狂

發布進用。悉遂之。承天門遺木牌，有賣鈔提舉司五字，無姓名，條列本司不法數事。上曰，此小人假公法報私怨耳之。今後有此勿問。

二年，諭侍臣，吾用一人，退一人，必使天下如之所勸懲者。大頒詔外國八人，行二日，吳給事孫瑧密奏八人素非誠實。上曰，既去，過言。前胡結舌。是在人主用之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僞，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非兩人也。爾所言慎勿泄。會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諭好樂最能害治。人君但于宮室、居處、衣食、玩好，無所增加，天下自然無事。又語縉，朕可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

無隱。自古求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

殿試李衡以曾榮榜進士、自陳洪武中父死於法、不當遺令下進。上曰、古。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能改父行。可以蓋愆。朕不爾棄。遂擢軍士凡犯流徒屢有牽攀故犯。以非他從者。詔止許從法科斷。仍留原衛戍守十二月、却介休民所獻五色石。曰、此小人倖進也。數年民困未復。寧復以此。官府求一物。則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須之何為。

三年、上諭吏部蹇義、銓選之職。但當據理。不當任情。理以是

非為准情以從違為工又曰、用人用所長於優者使治事
德學者使牧民有才不必皆君子有德定不為小人慎之
四年、御左順門早朝畢、召六部堂上及近臣諭曰、比事多、
年後稍暇、卿等從容陳論、朕亦有所就商、偶論及壽殀、曰、
此只勉其在己者、以聽天、顏子令名無窮、豈不是壽、閣語
胡廣、為學不可不知易、易在變通、而不失其正、學士武周
文初、藩府臣、論易尚有拘滯處、宜虛心以玩之、終有得力、
五年、上與廷臣恭酌政事、不覺語煩坐久、或以養氣為言、
上曰、簡默非不善、但天下之大、利害所關、言之不能不盡、
且不如此、不足以盡群情、

六年，封海神靈惠夫人林氏，從民間訛傳也。所在設立廟許海行者得以時祭祀，稱天妃，其祠於京師者，以先皇帝配享。

七年，上行在北平，以冬氣嚴凝，群臣奏事，久立不堪，始定常朝，御奉天門，行叩頭禮畢，移御右順門內便殿，以次奏事。其朔望朝如常儀。許十一月之朔必行，後弘治初，尚書王恕請日御便殿，謂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片時恭對未悉机務。必遵永樂七年之例為可。

上以皇太孫有大略，令講讀之暇，兼通武事，諭兵部尚書金忠選民間子弟勇健有材藝者，充太孫隨從，太孫演武于方

山。以侍郎儀智。老成正大。直言不阿。令侍太孫講讀。十二年。令太孫隨征瓦剌。使習行陣。諳務士。勞苦。

十三年。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詔至思南婺川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礼臣率群臣稱賀。上曰。爾呼。山谷空虛相應。理或有之。廷瓚既以此阿諛大臣。不能正其非。且助媚乎。

十四年。壽星連見。礼臣請表賀。上曰。政平訟理。國家清明。始可稱賀。冬礼臣又以金水河太液池氷凝具樓閣龍鳳花卉諸狀。請賀。不許

罷。海子及西湖遊覽。宮水自房山注海子。經皇城凡三十里。

向業。[illegible]。溉。至是。細集。観。遊。視。與民共之。

禮部祠祭司郎中周訥請封禪、刻石紀功、呂震贊之、上曰、今天下雖無水旱疾疫。閭閻有困窮。上奏便惕然于中。且聖經不言封禪。汝欲朕為之乎。

十五年八月、甌寧人獻金丹及方書于行在、上曰、秦皇漢武、為方士所欺。乃又欲欺朕。金丹令自食之。其速毀方書。毋惑人。

十六年、礼臣震以耀州民獻玄兎、請賀、不許。

十七年、諭武臣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宋、與勝國、强弩之末。可為儆鑒。汝等爵祿與國家休戚。而

北来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賄賣放。一有緩急。何以應調。廢職悞國不小。令郡縣考滿至京、選其諳達治體者。姑于六科辦事。各言所治利弊。仍着禮部尚書蹇義等誡之曰。於今。不言。他人。言之。知。安所。逃罪。户部人材高文雅言率直陳疏請罪之上曰、草。野。不。知。忌諱。苟有。可。採。勿。廢。

二十一年、礼臣呂震同胡濙進瑞光圖、且言太嶽大智神光、及榔梅靈芝之瑞。請賀。不。許。

二十二年、中軍都督府咨送習吏事監生七人于礼部、上曰、吏事末也。誠窮經博古。達于脩己治人之道。于吏事何難。令

還監就學由科舉進仍諭六科辦事二十人回、諸生當念何以毋負厥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而求用于人下也其勿萌僥倖

洪熙逸紀

仁廟為太子時、好學尊儒、嘗致書贊善王好古、有云今晨覽卿為余所改之詩、真有益于日新、但卿疾未瘳、未及存問、日、見擾煩、豈上古優待高年之休乎、憂卿年邁、余為學有日、似卿朴古若口者、百無一二、趙卿康健、獨我洪業、併望藥石之言、嘗侍文皇御座、問講何書、答曰論語和同章、上問自古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否、奈何、對曰、小人矜才便無恥、君子無欲自守通、然則何以小人之勢嘗勝、對曰、明主在上、倘常勝者不勝矣、彼小人必無倖用之日手、對曰小人之心、豈能盡廢、須時警飭之、不使有過、上喜、語

黃淮楊士奇等。其勤輔之。賜聖學心法。及務本之訓。
洪熙元年。上以災異屢見。進言者寥寥。諭文武曰。比因大理少卿弋謙所奏。過於矯激。朕一時不懌。遂群臣迎合朕意。交章責其賣直。請置諸法。朕但免謙朝參。自是以來。言者緘口。朕於謙不能含容。方負愧咎。爾諸臣何遂以盡言為戒。今後各宜蹇諤。庶幾君臣相與之義。隨令謙朝參如故。更勉時。會冬至。賜贊善王好古以詩。有曰清朝盛文治。輔德資儒者。念子竭力儘。趨朝諒非屈。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予得深趣。懷惟浩無涯。新陽届初復。况此澄平時。酬勞既尊酒。庶以介期頤。

以鄉府審理俞建輔言、遂諭禮部、各省鄉試、令有司体訪必通今博古行止端詳者、許令入試。所試手爲標疏議論切實者。方爲中式。戲語諸臣。使朕應舉。可第一。狀元。天下。監國時被讚、每語楊士奇、天可欺乎。賴至尊聖明。猶得至此。默而曰、吾。盡。吾。職。而已。

方視朝見楊士奇入語左右新華蓋來、必有説。試共聽之。士奇奏恩詔甫下、廼見惜薪司傳旨山東棗課八十餘萬、爲宮中香炭之用、民何以堪。上曰、朕頻劇中隨手應之、不暇致審。其藏、半行。

宣德逸紀

帝為太孫時，太宗營天壽山，或去，涉輦徒步，仁廟體肥，有足疾，隨行履蹶，內侍扶之，漢王高煦曰：前人失腳，後人把滑。太孫曰：只怕還有後人把滑。語近机鋒。

帝有睿才，書藝風雅，光大愷惻，允哉太平天子之言。嘗與袁聚，雖內侍小臣，不嫌倡和，間為微行，或稱為英國公家使，或稱教尉，閒鷄走馬，闌情場首，往往涉略，尤愛促織，亦參剩偽，萬姓頗為風俗，猶漸事靡。然此其餘才性，明斷，不廢政事。時有常中半者，出身微初，為燧揆，有言得異術，能煮金，凡貿玉器有損，能補之，因幸人以進，輒驗之，輒擢吏

部郎中之秩

宣德元年天氣向寒上向侍臣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朕八九歲時嘗做是詩皇考臨視曰解否朕以稼穡艱難對皇考喜今宮車不復矣掩淚移刻

尚書蹇義稱漢光武不以吏事責三公上曰功臣概置不用此亦過矣擇其德望才幹者分掌五府可否悉決於朝廷為得之又以監司不良有云一官得人一事理一邑得人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以言觀求其度蘊蓋難

上以懷柔知縣邵原章奏自黃花鎮至紅螺山去天壽山

速盡弛撫摔之禁以便輸官柴炭因曰材木易竭勿傷其本可常資用

釋義勇衛軍習群兒等死罪初群兒妻毛氏有淫行李宣告群兒掠其妻毒乇恨誣首其夫與宣等九人為盜御史按群兒宣等大辟給事中李肅以聞覆勘稅盜之日群兒遣他事有據上諭左都劉觀曰昔隋煬帝同日決二千餘內六七百人坐誣服豈不冤地下其戒約諸道勿息

二年策試中式于奉天門上諭儒士取于鄉素有定論朝廷復辯其言本貴乎淹濟唐虞之世亦嘗敷奏以言但負定學者言多剿切無真見都語多浮靡全在激勵成就之又御

門與侍臣語大計、謂宋之兵力、足以混一、而燕薊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昔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為胡虜所有、宋無險可據、用兵誠為不易、上曰、進取無可乘、長如開寶淳化之時、練兵以備、亦足華其門戶。何熙寧以至宣和、小人酷用事、并中原棄之。

臨晉縣學生員入學甫五閱月、御史考覈充吏、上曰、人雖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年未成童、豈堪吏事、職官考績、黜陟亦待九年、何不近人情如此、遂詰御史、而遷此生于學。

雲南喬新興等場煎辦鹽課、其礦夫初令大理衛軍士充之、繼取征交趾、又于各衛撥補、詔以屯守為急、罷之。

工部尚書吳中奏製造御用物料請買于民間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恭儉朕飲食器用當從朴素就庫藏所需足矣

三年上閱皇明祖訓謂侍臣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是編歷六年始成所謂創業而裕守成之計子孫奉此豈有過舉然亦賴卿等進書云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古者賢臣之以告其君者也

四年寧王權奏祖訓分藩但以親親次第無有品級又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不論品級異姓相見行君臣礼上復書大畧謂鎮國將軍以下逓有品級靖江世子与郡

王公侯文武相見礼儀、或答拜、或坐受、道遇或讓左、或控馬側立、各隨品。如所云。行君臣之礼、是教亂也。往者逆熙有所長揖。及被執。以洪武諸司執掌示之。悔已遲矣。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来諭徒此為名耳。不顧王先之

時有献歴代紀年圖者、上覧之、歎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生民之禍極矣、國家創業垂統。貴以仁厚為根本。不然。即世宗英武。可紀長世。而不能者。根本薄也。因以漢唐傳世為訓。

大通関提擧司吏文中負俊才、賦自為風氣、浔羅後語闘

自陳臣中廣東儋州昌化縣人永樂二十一年鄉試中式病未及會試繼丁母憂乃以違限充吏伏望聖恩矜念上令覆試得預禮部下科

免宣府十七衛軍士歲辦柴炭初都督府所供柴炭役及邊軍上以陽武薛祿言至九年盡行禁止

上覽史至傅卜之事太息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水流濕火就燥感應之理固然然由人主寤寐良弼之切不然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亦豈無誤擬之善心生則明惑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其知人處未講也

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出滁州、素質黑文、上引唐太宗之言為法、且曰、禎祥之興、必有寔德、庶幾副之。朕薄德弗勝、免賀。

居齋宮、諭楊溥、朕厭諛詞、直言無隱、是所賴也。

五年、侍臣言漢高祖大度、唐太宗英武、宋太祖仁厚、可頌、上曰、唐宋開國、權力兼取、而太宗慚德尤多、漢與我明起布衣、漢禮制缺略、明以文教為先、成功文章、遠過於漢、嘗論商周似乎選取、契敷五教、稷播五穀、功德非常、後世宜享其報、至於為世則、在後人順守之。又論省官、欲以唐太宗所定七百三十員為法、曰、清心、乃省事、省事可省官、

上嘗謁陵還、昌平東郊、逢見農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備詢稼穡之事。因取其所秉耒三推之。耕者初不知為天子。中官露之。咸驚伏泥中拜。上顧侍臣、朕三推力不勝。況終歲此乎。人賜鈔六十錠。已所經悉賜鈔。八月、日當食、雨不見、禮部請表賀、上不許、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可欺乎。尚圖脩省。達我不逮。

上以光祿寺官竊藏外夷供給、令刑部施藏治之、且曰、勿謂飲食細故。不關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句踐投醪于江、與衆共飲。以乾餱之故。所係非小。

七年、上語侍臣、人才。遠。除。為難。漢唐初造、如三老董公。

泰山道士徐洪客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未必間世之才却藉以成功上行邊登萬壽山廣寒殿歎曰蕭山蘇宇元順帝宴遊之所果能如其世祖知人善任仁宗之恭儉勤率何至爲吾祖宗所有嘗觀宋史謂宋之君誠失之弱當時將帥雖才亦不得展大抵小人扼之武事何由足展

隆慶劉指揮同知袁泰等奏太監劉環同知李景堪任參衛指揮使上不可曰唐自中葉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且欲效之亂泰開之漸

上與學士楊溥論得人詩對廣延攬精選擇諸法上曰此尚非本論夫濁其源何以清其流必勤學校董之師儒

然後服官○庶几無負○
附記、上御製廣寒殿記有云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陽北枕居庸、東挹潞灘、西挾太行、嵩岱並立乎南、大河横帶於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際、寰中之勝槩○莫加于此○因述文皇帝明諭云、建文嗣位、信用奸回、戕劉宗室、兹城孤立、一○髮○引○千○鈞○矣○賴天地祖宗之佑○安其危而存其覆○汝將來有國家天下之任○近○思○吾○言○遠○不○忌○聖○賢○之○明○訓○詩有賜夏元吉、賜張本、賜胡濙、賜馬麟、賜徐升捷、賜楊榮、賜孫忠者、過史館有云、藹々○堯○光○四○海○巍々○舜○德○重○華○祖○考○勤○年○無○紀○乾○坤○六○合○爲○家○其餘每題録採佳句、花朝詩有云、葱々佳

氣藹山河。大地無塵海平波。與時三農皆舉趾。東阡南陌
鷄鳴起。丁男把耒婦女饁。齊力欲數田畯喜。重陽歌全録、
歌曰、初霜授衣。鴻雁南飛。長河水清直見底。雲靜四山開
翠微。轉眼韶華屆重九。風。落。梧。桐。到。梆。柳。家〻歡聚賞佳
辰。彈箏擊鼓傳芳酒。時菊紛開五色奇。茱萸香壓珊瑚枝。
摘萸把菊各相況。長共今年今日期。深。居。九。重。〻。民。事。樂
民之樂同民意。却憶去年此日正秋高。左仗黃鉞右白旄。
東巡邊陲斬逆虜。東縛醜類如猿猱。搜剔巢穴無遺逃。倒
挽銀河洗腥膻。成武功。班師旅。六軍意氣歌盈路。即今
戢戈橐矢天下平。纖塵不驚八極清。况值年豐百穀成。而

登覽島一長眺胸襟宇宙同高明世傳鵝翦令人壽太液應當釀為酒滿泛黃花作酎上奉聖母齊天萬萬年下飲臣民共悠久搯隱詩咏曰書觀天地化育功四序五行分任之軒轅堯舜致熙皞亦有六相兼皐夔君臣師濟自往古大廈豈是一木支長林大澤高紅巨壑豈無懷抱才德著蘊散幽閒樂其樂天之生才將有為豈使獨善而無施彼下輕施吾心致之屢下求賢詔明珠寧無遺中夜有懷起待旦勞心咨求忌日晏嗟爾賢人何勞空谷有莘幡然起畎畝傅巖何營幹版築磻溪白首還鷹揚卧龍亦須興南陽歲旱人間望霖雨大川利涉如舟航黃金如山粟高

臺待爾爲祿臺與萊、毋爲余我悵望思難裁春望有宇宙
無窮生意在山川滿目照人清之句、上林春色有物意徵
含春意、天心允合吾心之句。喜雪歡略曰、大地平鋪皆一
色光輝未數瓊瑤白四山蒼翠不可尋、但見淩虛儹銀壁
嗟余菲德居九五燮理功能寄承輔舉觴偕衆拜休祥永
念皇天與皇祖祖德詩、始于淳皇、以及太祖、皇祖、皇考、敘
述爲詩九章、以詔後世、猗蘭操有序、操曰、蘭生幽谷兮曄
々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遺輝光嗟蘭茂兮嬰草爲伍嗚呼
賢人兮汝其予輔又山水圖歌送長春真人劉淵然者、序
云、事歷四朝、閱叅元之妙、著感通之理、朕重其去也、因取

孔子仁知壽樂之旨擬筆作山水圖賜之而題詩其端寫
所以勝康老成意萬歲山丹桂秋芳歌全錄、歌曰、秋深太
液玻瓈碧倒影空明秋一色梧桐楊柳欲迎霜紅歛芙蓉
墜不芳万歲山前万樹桂馨特凌虛出烟霧遠吞夭矯勝
虬龍翠蓋蒼惟鵲紛布閒花又妙如黃金綴果攢珠浥晨
露雲消六合澄無際但覺天風渺大地夜中晏坐廣寒宮
俯櫬山河邈人世、舉酒酬姮娥今宵玉鑑何嵯峨春室歌
又云、万幾之暇生九重、豈不自足鮮與康、一念所重存康
痌荷戈披甲防虜戎況復懷此為忡忡惟時預兆年歲豐
滋潤牟麥消螟蟊騰歡溢喜畎畝農皇皇賚命承昊穹明

之大統紹祖宗顧慚菲薄恒省躬夙夜兢業持寅恭在廷文武卿與公協勤匡翼襄理功相與共醉樂將雍早朝詩全錄、曉月流輝焰褭衣九重曙色尚熹微禁鐘纔歇群仙集韶樂初鳴彩鳳儀柳外祥飆隨雨蓋花稍香露護龍旂鑾鳴炅詠傳千古誰羨青陽和者稀上林冬暖全錄、蓬島雲融瓊液瑤池水泛冰澌曉日初臨東閣梅花開遍南枝其他賞菊詩、除夕詞、玉樓春、玉簪花賦、西山晴雪詞、脫布衫帶玉樓春、梧桐秋雨吟、幸史館、重陽詩、四景、綠竹引、大哉皇言無不歡欣天動民至意三百篇未必皆出天子腕下以列諸雅豈有遜焉

正統天順逸紀

正統十年、登科錄改天爲乾、字于是景泰中、內閣謝表嘗以管窺蠡測海、代天字本于北朝周宣帝、自稱天元皇、不許人有天高上天之稱、又宋宣和中、丞相蔡京用給事中趙敏等奏、凡世俗有以天字爲名稱者、悉皆禁革、諸臣方天任改大任、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寺亦改仁能寺、遂至正德中、郎中方天雨、參議倪天民、御史劉天和、俱刪勝名、內外紛紛。明年、劉瑾伏誅、禁弛、

三殿初成、上御正殿受賀、鴻臚官誤贊五拜、糾儀奏之、上曰今日吉期、少拜不可、多亦有餘、何不可、竟不問。

劉太卿榮崇言英廟得返駕。吏部有由吳述。也先之母係蘇州人。被擄也先之父娶之。生也先。土木之難。幾且不免。毋謂也先吾故君也。以臣弒君不義。號且泣以諭也先。遂從之。按榮在內閣掌誥勅四十餘年。豈無因作此大識存歿。

設西廠初。以審鞫妖尼之故。遂專任汪直察奸。百戶韋英為直鷹犬。恣甚。御史黃本被撻。左都御史李賓與韋英結為父子。文官被害辱無算。于是尚書以下人人自危。內閣商輅等與六部同日疏直年幼不識世務。及韋英奸惡。上即日革去西廠。

土木之変、傳國宝璽已失、天順初、李来近邉、石亨請襲取之、李文達賢以為璽係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貴、勿輕動兵、帝曰然、遂出賞安之

上每日五更二點起齋、衆具服拜天、畢、省奏章、部決訖、復具服謁奉先殿行礼、畢、視朝、、退至文華殿、与大臣訪問商確、復省章奏、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初、復閲章奏、暇則听内政、至晚而休、若毋后處、每日一朝、或以两日寒暑五日一朝、左右間上、奏章何必親覧、閣擬亦可省、得又云至尊過労、亦可稍息、上不然之、定規畧、刻不懈、且曰、怠荒之害、雖悔莫追

皇親會昌侯弟顯宗犯法上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姑免顯宗以家人抵侯為弟乞恩不允禮部郎中李和兆一犨子通權貴求為侍郎上以李賢王翺言必不許又曰景泰中凡用人今日陞官明日遞行非例夫文武遷轉未嘗接言上下之情不通安能綜理

上因奪門諸人不便各邊巡撫姑盡去久悟不便之故立補都御史各邊之缺時任用大臣無不為文達細酌可行

上名處士吳與弼曰朕傾聞文華殿以重之擬以左諭德之銜為弼初見不能對但稱病不受官上再留之賜文幣羊酒館之復加溫諭為弼以伊傅二字在勅戰不能勝辭

益力、李賢曰、三辭不允、亦宜姑受、以答朝廷至意、上復傳諭与弼、受職後亦不相拘、聽其自在。秋涼欲歸、朕不固留。祿其終身。不亦可乎。終不就。下賢之礼。自國初礼聘泰元之等。至此再見。惜。与。弼。所。學。謭。陋。徒。負。盛。典。絕。後。世。徵。聘。之。寔。用。悉。本。此。

上于章奏、苦左右干預、無如何、稱。名。賢。尚。之。勸以獨斷、上曰、朕獨斷、不如所替、卑形辭色、惟卿執沮之、彼必奪於公議。賢曰、臣。若。有。怨。是。激。之。也。陛。下。灼。知。不。可。大。都。不。行。聊可。以。已。

時官校輕出害人、語文達、今。後。非。大。故。重。事。不。遣。鷹坊司

内侍奏乞採獵上。不許。固請。上曰、即出、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密訪。勿自取戾。内臣以上言徒恐之也、每入境、有司惧其威、斂之于民、裒會而獻之、復命、上果訪得實數。各杖而黜之。

上嘗語大臣、朕親政專勤。進膳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多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又曰、如鐘鼓司承應除特敕奉母后外。亦不輕奏。閒則看書。或觀射。又曰、朕雖極暑。曾不揮扇。即宮中亦不令人職此。雖極寒冱。不近火。而亦不披煖耳。且防眼熱。

景泰迎復

景泰元年、勑定迎太上、皇、礼儀、一礼部堂上官一員、龍虎臺迎接、一錦衣衛堂上官一員、帶領官校執丹陛駕并抬輦轎居庸關迎接、一光祿寺差、抬酒飯至龍虎臺及清河二處迎接、一各衙門官、至上城門外迎接、行叩頭礼、一總督并各營總兵官、俱於教場門口迎接、行叩頭礼太上從安定至東安門外、于東上北門南面坐、皇帝出見、畢、文武百官行五拜三叩礼、畢、太上由東上南門入南城大内、嗣奉旨居庸關裏接用轎一、乘馬一、疋、丹陛駕只、拴安、定門、裏接諸臣于奉天門面奏據唐玄宗靈武例上皇至咸陽

法駕迎望賢樓上皇在宮南樓肅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下樓抱帝泣撫黃袍自爲肅宗着之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毋靜肅宗乃受此良規宜效若迎駕安定門奘太簡使外夷無所覩聽亦恐宗室不無輕忽大禮缺遺真情訖議特請重定禮儀奉旨自情譎詐未全憑信恐以大禮奉迎或墮賊計但淵大兄入城親親尊褒之禮朕自處置東安門朕先行叩頭禮隨至南城便殿太上升座朕行禮畢文武官員以次行禮况蕪太上傳言迎接不須簡略悉遵朕命再不許紛更

成化逸紀

成化四年午朝、吏部九卿李秉等俱失期、聽名待罪、上曰、卿等當以勤政勉朕、若崇何鑒息、衆惠大違、曰、既釋罪宥之、十三年、雲南巡撫王恕以駕帖不行開報、且嫌時單丁盧安等逸外、素脫邏、詔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户宗鑑即解、忽百户汪清復齎駕帖行事、按例駕帖下有司、須監印信、該科挂號、各門照出、恕以駕帖不合例、又錢能等交通外國、攪擾其方之事、兵部奏稱方在會問、不敢擬奏、詔下所司究之、上性仁愛、偶刑官錄囚、歲上讀之覽之、雖當惟寬、時為勸、嘗救私覆審、以手抵讀之、使立法司從之

纘之異妨

時內臣用事恨甚尚給事王瑞等李同官上書言五事其

五條全內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呵護之不可得也近者

大臣然行叩頭之禮或尊稱翁父之稱因而觸微貴官擅作

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營軍營置莊田宅其家人義子悉

令盡回原籍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5諸閣大臣計議

斷自宸衷俾宦者獲享名器之福上嘉可不能行

二十一年九卿大僚以災異各陳急政吏科給事中李

俊等直指近倖干紀亂政不職令一豐漆設一二十員或

一事參內官五六十輩以致布滿郡總領邊權指竹

恃寵授職。奇功如梁芳、陳喜、韋興輩。大臣如殷謙、張鵬、文福、
杜銘、李本、劉俊、張鎣、田景暘、張瑄、尹直、李瓚輩。衰老怙寵。
或清論不愜。而方士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左中外一時
切齒。有旨梁芳三人姑已之。陸遵等、倚者、孜省、常恩、降職、繼
曉為民。御史汪奎以上意未決。復疏繼曉營結梁芳。包惑聽。罪芳。
追奪。誥敕。度牒。斬首。西市。以謝天下。且言已命負販之徒。工藝
方術之輩。通行傳奉至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尚寶、
太監頻恒。有何勳勞、而其人姪五類、濫授錦衣。李孜省贓事之
吏也。有何才能、而擢要通政。宜令所司究革、以杜冗濫。奉旨合
誤事官不罷、繼曉度牒追取繳進。

上視朝有罪不行東闕門跪罪御史于璧劉瑰等劾之以聞詔
送錦衣衛已而坐璧瑰擅執謂當具奏令守衛官軍奉旨拘縶
此乞守衛借以卸責上不內禁且侍奏男子益無可疑也
上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服用禮服祭器樂舞一依郊祀製
造其樂章令內臣撰之大學士商輅等奏罷之
晉府慶成長子奇湞奏乞存留先王時私自淨身二人在府任
使上不許即以其人送京仍通行各王府及兩京公侯駙馬伯
家凡有淨身男子即送京師隱匿者罪之 六年
和勇迤北人永樂中祖和寧王款瀕殺宣德末為瓦剌脫歡
所殺王子阿卜只俺窮促歸命授都指揮勇敢請禪位以參外擯

功。歷左都督。成化十年、封靖安伯。食祿中府。弗提調都督

蔡阿奴奏進海東青。上曰、此等。野禽。易令。人。蕩心。敗職。有

司其郎却之。因是免遼東人參及藥材五味子。都御史有

奏、上曰、建州女直。頻年入掠。民不聊生。且多被擄。如奏一事

寧之日。例行。

弘治逸紀

孝廟登極之時、有掌酒内侍、適攜弄兒入禁、俄傳帝至、惧、捽、扶、之、酒、甕、糜、死。爲同輩所訐、或以初踐祚乞恩、帝。必。誅。之。

上少育仁壽宮、奉王太后謹、一日、上方櫛、兩宮方起、太后勅門者勿入、上。跪。謝。繼之以泣。良久、免。視膳勤。太后減進。溫辭加餐。久帝弛。

坤寧宮災、親扶太皇太后避便殿、太皇崩宮中、行三年喪。日不去經帶。痛生母紀妃無辜被鴆、每。歲。建。齋。醮、未。嘗。不。泣。下。間。號。失。聲。

太監王禮求廣東採珠之命，上不可，因中官借外戚金夫人而重之，日皇后苦請，上出藏珠賜后，誡禮再犯不赦矣。

庚申六月，西安鄠縣道安里一車士毛志學偶于泥水河得玉璽，方圓一尺四廿，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巡撫熊琳以獻，以上不好奇，却賀。

初，罷廟受松江所造大紅細布，蓋名布，寔細絨為之者，工繁，歲額千疋，帝在東宮，曰，此布疋數文錦不以易，謝不御，及正位，乃加上。

會重陽，上口占半聯索對，曰，今朝重九，九重又過一重陽，卒不得其偶。

上恩閣本專權意令各邊分派粮草俾有專任搜簡吏部
尚書屠滽填奏滽不能承上親定之户部侍郎純十里恭
政都指揮各統數百里自大同宣府抵寧夏溪山阻其
處宜搭木棄渡其處宜作梯飛輓曆算并形如在目中
上勤政每日晨朝還兩乃免諭有事衙門堂上官由廊廡
升奉天門奏事或趨滑地不問奏本或差錯一二字不必
糾彈經筵講官失儀尤加寬慰
上呂都御史等問外事都令巡按御史勘報彼衙門權重
仕喜怒顛倒是非將奈何今後務揀老成有識量者如輕
用鄰進之人傳與各御史知道

大學士劉健會薦現任副都劉宇上不答健屢上聽不真復高聲言之上竟不答他日語劉大夏戴珊劉健儘可與計事但其門下人太雜不言其人隱指宇也宇稍自歛錄于正德初大壞朝政始服上知人他日工部尚書李某晚近侍曲行譽上兵部劉大夏語及大夏不答復大聲大夏楓不答上曰朕知之未真也或云可用故耳司礼監陳寬奉命揀選坐營內官上令劉大夏預舉非例上曰若慮他日中害朕在何如適太監岑璋者恃寵不欲預選上頷之矣乃諭大夏偕岑璋不至為按以法大夏曰聞已有旨朕語未嘗傳出禰本何謂有旨及期璋果不至大夏面寬合

奏璋息事。內批本當拏問。姑飭遣。璋懼。

上嘗召大臣幄中。問諸數政。俱已裁定。然未有及內府事者。上曰。內府事獨苑馬光祿須朕親理。因命科道官及之。令侍郎以下往清二寺。裁減浪費。每寺月省十餘萬。又曰。天下有司不得其人。所議行。皆文具。無實濟。須令吏部擇之於先。巡按御史核之於後。必得其人。人受其福。而後可。

七年。海南夷有輸米其國而舟覆者。舟中存活。漂至依都。海中地名為巡海官軍所獲。以聞。上令給衣糧。館伴遣來。示以歸路。奚以廢命。不敢歸。詔令通事二人送之。仍敕其國王原其過。風不致深督。

内監虫蟻房虎豹畢象各有職秩有品料如虎之將軍象之指揮等本於唐昭宗戲衣猴以緋隨班行礼名曰孫供奉又齊後主馬犬承恩有儀同郡公等號孝廟諒陰卽咒怒縱異物傷人但令絶食自斃可縱者縱之

后家張氏横侵民田上令司礼蕭敬及大理官往勘不直張氏数漫命后大怒上和悦怒伽伍輕微語数勿以私廢意出帑金百分賜勘官曰陛勞

進士潘鐸有疏久不下鐸慮不測忽夢鐸將善諭之鐸恍精病同官為代鐸具奏上曰鐸疏字様多錯係不妨朕若批回詰恐挫其銳可傳示之

嘗御文華殿、召閣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并令公議批
詞、乃以次陳奏。上。裁。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
行。東陽謂自天順以來、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垂問召見
一二語、如此始稱呼聯。前。未。有。也。尚。書。入。閣者。自。丘。濬。始。
十三年、大學士劉健等奏視朝漸遲、撤講或至暮罷、如是稽怠。
恐四夷朝貢。無所觀瞻。廢弛文移。教務曠廢。今合還啓
覺。四方薦災。宜省惕。上大嘉可。日。奏事。二。次。時勤。平臺。
之。召。自。此。始。
十六年、召劉大夏、以事有不可。欲與商榷。恐非卿部內事、不便。
許卿以揭帖密進。大夏力言諸弊。上亂已之。

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久不下、已召劉大夏對、使覈稱珪無他、上問古何大臣如此、大夏引孟子臯陶執之以答。上頷之。明日。允珪所擬。大夏密奏內臣事、久欲疏、不能上。令司禮李榮於便殿出、榮每稱大夏、大夏曰、與君除御卿。卿有。邇勞。榮曰、公當相第一人。謝不敢聞。十八年、令烤問閣殘法何以可行。鹽課何以日敗。時上不通行。難以責下。又乞精加。得不償失。工。令嚴敕有司。又曲四司吉於奏試。便付奏第。奏付有額。奏第無稽。上。敕部。盡者。諸群御史陸偁疑草擾邊人役、上以舊制。卻之、李西明習國事。請臣盡言。尚不能及。

上大漸。劉健李東陽謝遷已受顧命。帝曰。已矣。自古云。作善有長年。朕自分有心之惡未嘗為。無心之惡。李有之矣。至此天也。時渴甚。帳猶錦製。遷云。何不進勺水。內臣曰。誰敢。即何不以紗帳。曰。宮殿高寒。上。鼻血滿衣。歎曰。我做天子。不能一口水。嘆蓋上以郊社感冒。院使劉文泰誤以為傷寒。及召御醫徐鎮駭。嫉。誤醫難治。及崩。閣臣請加誅文泰內。侍持之獄不決。止。配遠方。或云上憂國用不足。尚書劉大夏曾奏內臣持權。耗蠹非一。從此搜剔。國用自足。上入語皇后。后后。洩之內。達諸大璫。懼。黨尚藥。夭其治

正德逸紀

正德元年四月、上始微行、好騎射、二年二月、初脩上林宅、海子行殿、三月、取趙福等六十三人、群青鷹子于内苑、捌月、創豹房、不復入大内、悦錦衣于永、漸習陰道秘戲、永嬌旨索回回女善西域舞者、以進、得十二人、上復召永女、永以隣人白回子充之、慮事覺、致仕、三年、以魏渡龍船廝犯法、籍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三家、設民間善船戲者、以閘七年、以賊平、賜義子百二十九人國姓、朱德、朱寧、朱安、朱國、朱福、朱剛、皆至都督、世襲錦衣衛指揮使、而朱採、朱靜、朱滿、朱恩、朱現、五人、未自亡、由得幸、於上、最 八年、立皇莊五

所九年八月上數微行至教坊司觀樂星廟為建宮以獻門廡帷幕堂於閣湢畢具凡一百六十二間他遊幸率隨之十年三月上習番經披番僧服法王綽吉我些兒出入豹房命太監劉允往西番迎活佛率指揮千百戶甲士千以珠琲為旛幢黃金為七供饌賜鉅萬計敕十年往返得便宜行處鹽鐵物十一年要都督馬昂有娠女弟係畢真妻并名昂娣不應昂妹亦缺溺豹房彬遺帝竊出進緩近郊教馳幸南海子十二年再突居庸潛出還幸宣府即鎮國公府第稱曰家裡過大宅輒馳入或宣其婦女冒民輿路彬求免將軍士樵蘇不給至祈民居供爨諸迎幸大學守

臣具膳送行鎮監孫酒巡撫進筋時以駕未至巡撫袖筋會葦
從多巡撫後上需筋急乃曰若我做撫按官夾不如此急
慢綷茀罪迎春宣府令女子執毬共僧載數動毬擊僧首
如是數十車上歡之自宣府吹懷來迎駕者定稱威武將
軍銤驄千前導上戎服褁赤劍而騎翰群臣衣撒大帽伏
道左以吹上紅楚進金花口不得稱臣陳羊酒金幣齊声
恭壽威武大將軍上引危勢曰幸威武手斬鹵首一于榆
河父齊声叩首萬歲賀夜子入德勝門宿豹房十三年夏
因祭陵後幸密雲遂喜峯過灣河以流沙塋意有宝其中
遂有接北詭拾称上獲　口外七月鹵犯邊勅總

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討之勳上自稱也尋以有功加鎮國公爵復出居庸歷萬全至大同居總兵葉椿第稱鎮國公總兵府改都指揮使所置二店為酒肆樓四官食養而不償至偏頭關索女樂于晉府樂人勝妻劉良女善謳最幸左右得罪乞劉謳中一言為一笑而解于是貴近都擅亂偏據良家子女悅上後車數十自有免都上不聞也十四年七月寧宸濠反勅鎮國公以後軍都督府親征寧禍平上發京師九月宴保定府堂與都御史伍符為藏鬮之戲再不中投鬮于地使拾之得十數符醉甚上乃喜宴臨清為具草上視笑曰慢我甚初劉良女送上脫

簪以為記上馳失之召不至則夜飛舸還載與俱南十一月至淮安幸太監張陽第漁清江浦賜左右魚責金帛謝上或屏侍從徒步入淮安城幸總兵顧仕隆第十二月至揚州監吳經矯旨言上將刷處女寡婦夜半飛騎呼門篤至斷通設炬查審漫民搜婦女破壁壞垣必出之分送尼寺得贖者免知府蔣瑤為民請命觸經怒大撓上不知也上至數獵城南幸上方寺令郡同托鷹犬泰州弁獵戶百餘大獵三日得劉良女諫乃止閱妓揚州撫按官進宴却之取其值至儀真禁屠豬示曰勘得百姓之家畜養宰殺固為常理但係國姓深為不便為

應行移各府州縣衛所

以小楷上、其已高者送、　用如達、黃鑒逵充軍、閱
大江、幸民昌本家、覆閱、妓羋送、御舟十五年、迎春南京、僻
諸劇戲、郭廟、仍用少牢、二月、上有泛新堡江湘登啟當之意、
以逆濠、械至、遂入諸津、用鎮國公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
議回鑾、受俘、渔江口、避兩民家、夕宿望江樓、登金山、一舟幸
致仕閣臣楊一清第、受門闌之款、幸閣臣靳貴第、貴已故、
令番僧燒其柩、誦經三匝、知府孫仵鎮守官、頸珠索從事
至淮安、都御史叢蘭及總兵官顧仕隆等諸文武恭獻賀
功金牌、道以花紅錦帳百十、上、戎服參花、鼓吹入城、濱積
水池、舟覆、上溺、起、左右歡呼萬歲、龍也、龍御水　御弱不豫　至

北通州大猾南征諸軍家受鎮國公方畧、凱帰、詔賜宸濠死、大壁貫犮入京、環軍咸觀千人、陳東西輦濵、陸完錢寧等係、叉接兎者等其首、標白幟書姓名、弥望數里、上戒服騎觀正陽門下、俘者自東安門經大內出、十六年二月、卧豹房、罷朝、大漸、唯太監陳敬蘇進二人侍、始追悔前誤、不及矣。世廟立、諸佞倖皆被遣、乃無及徐、鶚仙者、鶚仙故以斫跪不爲、坐革衿、上南巡、至維揚、鶚仙獻樂府稱旨、上數幸其家、狩晚靜閣觀魚、隨駕至京、宿衞武、共卧起、授錦衣鎮撫、賜飛魚袋、上晏駕、并收、以文名、得免、而臧賢伶官也、小文得上心、有婿云鉞、教習諸伶、濠遂因鉞

賢得復護衛。上偶幸賢若。上問何自。曰寧府。上不疑。及寧反。宦官受寧賄者。率指賢以及衆。數為寧開者。不勝指。衆譁獄司逮滅賢口。死。徙。家齊。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內惟楊一清以才望破例擢用。若劉宇曹元。皆以阿逆璫得之。

嘉靖逸紀

世廟祀典說畧曰、惟我太祖高皇帝、應天作辟、以繼羲農堯舜而君天下、傳至我皇兄、皇兄升遐、以朕為我皇考至親之子、命入奉大統、繼承宗祧、以主郊禘百神、豈敢於理不當為者而率為之、孔子至唐而稱王、至元而謚極。孔子當時。凡諸侯之僭。王。者。筆削而必誅之。乃不体聖人之心。如此。我聖祖初命天下崇祀孔子於學、不許祀於釋老宮。又除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籩豆用十。特存其號。豈無益于後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不。幸。身。之非。于是顏曾孔伋並配於堂上。父食於堂

一綱領紊。而百目因之廢弛矣。茲朕不得不補。所以防閑於
萬世。設有謂朕以位而凌先師。寔非朕心者。是爲說。加以
申記。且有通行。非此專斷力行。鮮不以群言或沮。
又御製火警或問、有曰或問寔不虛生、必有所召。夫宮中
地窄、宮人有三四處一房者。又不肯相和、一人酣睡、至火
焚身三誠、迎者急救、則三十五房盡燬矣。此自醉起、非災
變也。今下令備悉使事。務圖慎美。是則可爲。若夫專譁
柄。權。務。求。寵。應。援。爲。附。搆。陰。中。古。人。暗。乱。人。志。則自招督
責之過何辭。
凡勅諭多不由閣擬、率特長篇、于南京備復太廟之說折

乘于一廟一主、良是。但令奉先殿香火猶存。係正議。
御製明堂或問上既將興獻為宗、強入太廟、又欲以明堂
配父、百世不遷、而嫌於太宗将尊為祖以便展其私愛、畧
曰、或問配帝為難、奉太宗配、庶可以服天下。答曰、太宗本
時居之遠祖、以父近之親尊之、是非人道之正、降祖為親
經所未聞。問曰、汝蓋欲奉考配、無乃愛親而不愛祖。答曰、
明堂本義、因秋時物成、以報、即人成于父之義、故父配為
正、然則一世一易乎、揔用周制為準、以武王行礼、奉文王
配之而已。問稱宗何為不遹崇上之義、稱宗祔廟否。曰、祔
廟與稱宗是一行、今文臣以祔廟必祧、不如專享六字

也其妝戕狠之無比也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全之礼乎問明堂之配親盡將何為曰明堂之配百世不可易問太宗不得一配將如何曰此假借以制時君并欺太宗為無道之甚夫今日之始祖太祖也始祖故配郊也今日之嚴父獻考也嚴父故配明堂也問太宗功烝創守寔何以報之荅曰皇祖初定太宗再創號稱無異于列聖當以祖宗別之同太祖百世不遷庶見其宜于是有詔頒行尊太宗為

成祖尊睿宗欽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

皇帝祔事太廟藏主原寢行季秋明堂礼於大内玄極宝殿奉皇考睿宗獻皇帝配帝為嘉靖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也。
陶仲文，湖廣黃岡人，以倉大使當刑，假符籙進用。嘉靖中，官至禮部尚書，封恭誠伯，子世恩，以恩例尚寶卿，傳替偽書。招聚奸黨，妄造方藥，進小涎萼丹，其從子陶儆進九白及兜肚香枹。劉文彬進經驗仙丹，陝西鄠人王金獻五色芝，得幸，亦進百花萼酒。三原申世文進天水生元丹，武當山道士太康高守中進三元萼丹，咸託延年羽化為名，不過房中術耳。隆慶初，仲文伏誅，餘奸退匿。
緣編得久不在內閣，蒙閑之患。自是日甚。正德中，錢寧家搜得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家搜出阻抑邊情本一

百三十六件。司礼監隱情不報者數百件。世廟初。此簿浸歸內閣。政本攸繫。凡內閣票遞。奉旨事件。開載揭帖。類進。与六科旨意題本逐日對同。蓋自大學士張璁遵承之加。

萬曆逸紀

萬曆三十四年、御史曹學程以言事忤旨、繫獄十年矣。側丙午之年掌印太監出同三法司錄囚、號大審、時法司敦請陳矩、〃傳太后慈聖意釋之。

雲南民變、殺內官楊榮。上以左右言、欲歸罪有司、必緹騎逮治。監矩告曰、得行勘結即。

榮昌長公主與駙馬都尉楊春元反目、春元不請、拂衣歸里、聖衷不測、卒召還邸、令演礼以懲之。

萬曆逆紀

妖議始自萬曆戊戌、侍郎呂坤以帝鑑圖說例編摹閨鑑圖說刊行、尋皇貴妃鄭氏有序弁其首、改鑑字為範字、鄭氏承恩華也、標曰大明皇貴妃重刻閨範序、內有脫簪勸講、繼述仁孝之女誡、章聖之女訓云云、於是科臣戴士衡撰、憂危竑議、疑閨範之淺、具疏明參呂坤假託此書、包藏禍心。按竑議有云、呂為此書、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閨範序中。首擬繼述先朝母后。將置太后中宮何地。且云脫簪勸講。毋乃巧行媚道。從古有宮闈與政。從大臣卸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矣。五十貫鏹、四疋采幣。胡為乎來。且閨

坤所進金龍命書。盛稱三皇子異日。或又曰、呂廣衆詬而

子獨與之何也、曰、當世名人若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

鄭承恩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黃亨皆稱坤所見極

高、夫唐閣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肯易。今盟約已

定。羽翼已成。予輩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淺署燕山朱東

吉頓首跋、司禮陳矩直以上聞、鄭戚啶國泰承恩等隨有

辯冤續言、指戴與樊黨同非聖、并請急正青宮以息群惑

所云樊者、全椒知縣樊玉衡也、玉衡疏有疏。故并及之。二

衡坐遣有旨。不知以深擿。至三十一年、又有續憂危竑議刻

本、外題國本攸關、亦用前憂危或問体、略曰、或有問于鄭

福成曰、今天下太平、而先生常不豫、何也、福成曰、吳日事勢、正賈生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以儲位尚或未安乎、曰、然矣、從官不設、尚寓他日更立之意、大率母愛者子抱、以鄭貴妃之專擅、回天豈難哉、何以知之、曰、以朱相公賡知之、賡者更也、相公倡之、誰敢不附、庚之門仁義存、誰則捨富貴而趨死亡、然則衆附可數乎、曰、可、文則王世揚等張璪李汝張恭志武則王之楨等、陳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鄭國賢而貴妃主之於內、然之謂十亂、魯論所云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之義也、問然數人將胡為乎、曰數公人傑、有世楊汝忠、則蹈難之資、取之京營自足、有汝三邊扼要、

奥有瑋駐係定勤王弗至也有之楨宿衛禁城誰則斬關入乎。問濟與否。曰。豈姬與妃鄭比周上前。胡不濟。或曰。鼓門無說乎。則曰。鼓門陰賊善規避。不身其咎。泼署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御史喬應甲書題有萬曆某年。無月日上怒詔嚴緝將閣臣歸德沈鯉主景本頗為悲語所中。鯉于閣中供設天尊聖聰牌。入必礼之不數日。錦衣崔德緝得皦生光弟生彩。按生光原係順天府學生員。先年曾自捏名。印造妖詩。將以中鄭戚包継志并危鄭。詩曰。五色龍文焰碧天。纖書特地擁祥烟。定知鄭氏興黃屋。聊獻金錢壽御前。後署松風狂客題。而生光出名作跋。且偶

從郊外賣家庄拾得妖詩讀畢痛哭失聲左右驚覺奔去旦歸歎曰張家陰謀我冀成矣凡我臣子誰不疾首故直書之或以散其黨云則刊板印貼鄭皇親門首各衚衕盡有之事發坐草於擬戍久之自戍所潛歸改名徵揚字寬之又刻有惟石岸游兩草而粘壁十大說內有爾知大寬未白而鏡一于小像爾大忠可傷而鏡一于曲謹等語將會審者數獨刑部尚書以為未允礼部尚書李廷机主筆定招十一條一遺意報仇一妖詩後有侯之門二語妖書內復有之本犯原供曾皆記妖語一刊工徐承惠供工銀三錢四分驗字正合一所與工價尚欠一錢四分一承惠供

刑刻無邊欄、後無年月、今邊欄無、後有年無月、一本犯子嗽其篇供散妖書時、見書面票簽有國本攸關四字、盡誤攸為收也、一承惠票簽有關字、即滿東唐姓、一妖書內有伯邑考、語出礼記檀弓、本犯做生員時、原習礼記、又本犯詩集有讀檀弓有感一題、詐據、一本犯妾劉氏供生光臥房、託病不出數日、已索刀劈木燒炕、一妻妾子女無不招承、及冤同謀、招無一字、一會審次日、覩招情真罪當、萬死無辭、又次日、覩招自作之孽、本無同謀、覩筆在案、一束廠陳矩問何故波我、供云廠裡問相連別官、供云要累衙門。蓋。謂。附。党。鄭。即喬項二臣。總是鬼裡。時、其、彩、無供、瘦死獄

中、則四明與歸德沈、江夏郭、袁以議謚及争楚邮有郤欲激聖怒以并心諸不與己者夫使監趣〻〇數〇不從〇又御史康丕揚度必外轉、用内監貿忠貞謀妾指僧達觀捕治獄死有偽云、鍾〇聲〇不〇斷〇錢〇摩〇牘〇誰〇是〇幫〇兇〇論〇是〇開〇因〇憶〇法〇堂〇鍾〇誤〇淺〇古〇來〇鬼〇夢〇任〇紛〇紜〇聞者冤之〇諸波及者金吾周嘉慶、張恩、禁衛王之楨、琴士鍾澄、醫士沈令譽、百户劉相時尋仇及鄉〇疑鬼蛩車〇珠非敗休〇然〇淚〇起〇愁〇向〇窗〇沉〇永〇夜〇杯〇沉〇非〇生〇死〇盡〇言〇之〇所〇難〇之〇生光坐謀、奉子戍邊、棄淺、預会審御史沈裕、嘗出差道病、相傳病中見生光、索命自悔案生光張孟浪、竟死。又中書趙士楨、自生光見收、癥神氣沮

表、渴病、亦、醫呼生、光、在、眼、遂相傳妖書不自生光、係誣眼、

刑部尚書者、黄大亨也、以亨不從、益疑、

妃嬪逆 附外戚

滁陽王幼子郭老舍、洪武四年、有旨說與郭老舍汝再三的不依、汝田有二所庄田、我仍將汝戶部官開除糧草十一年、以隣人貴童兒事詿誤、出走、十七年、廟碑稱滁陽無後、今滁州衛中百戶王傑奇供王祀事、廟守省日與蜀王之國、掌衛印者主祀、宥氏分献二、十八年、老舍潛還鄉、為肯議所發、解黑、窑、場、做、工、上面諭放回、老舍卒、諭葬立石、其後商議昇信琥歲一朝、弘治中、琥以劉帶為奉祀、嘉靖中、不與印信、止與原授職銜、不許干預祀事、琥生孚、洪武中、[illegible]馬都尉歐陽甲偶四妓佐飲、上怒、逮妓急、一

胥曰、大賄我、活汝。若盛粧艷飾。可像免。果臨刑謁上。裸跣

出。上曰、痴。妮。子。惑。人。無。恤。都。貼。兜。死。

太祖賜秦王妃王氏係元保〻之妹為故鄧妃所妬。上聞、

召鄧責之。鄧言不恭、乃命宮人以油捕炙殺之。改冊王氏、

秦王㩁不敢逆命。鄧有二子。怨王妃、致死母。來王早朝、縊

妃帛、氣盡懸之梁。王知強死怨、累二子、以病殁聞。

初、憲廟在東宮。多寵、英廟聞而戒之、更。倚以老。成者。萬貴

妃長於上十有五。與褚五兒同預召、又皆被寵。瀏英廟召

各、杖百、褚死。萬絶而甦。初、憲廟欲幸萬、〻懼上、能以我為

妃、始奉命。憲廟𥅽與誓。後御極、遂有偏尊之惑。太后孝肅

語上、萬雄悍、何所取、上曰、臣有痾疾、非妃撫摩不安、妃智
識、外結中貴梁芳等、招納權貴、嘗男子憍服侍左右、孝穆
侍上內藏、生孝廟、雖監敏露之、太皇白之、上不敢令萬知、
託宮墻圮、徙視孝廟、白貼垣出曉尚東市福、上問誰爲汝
衣、曰、姐々、問何食、曰、乳盥飯、上惻然、仁壽宮太后撫養之
未幾、萬毒孝穆、覺孝廟立、萬卒、御史曹璘疏究皇妣事迹
之由、請遷妃梓、縣丞徐頊再疏、下內閣擬旨、時大學士萬
安劉吉尹直意左、三日不發、尹曰、遲々、兩衛門言之、必云
況閣、何以謝責、遂擬法司看了來說、劉曰、法司要拿人、不
便、姑着禮部、々請掐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

問萬劉惧甚。尹慰之曰、此事只要寛處。劉加額曰、此盛德之言也。頃太監韋安請旨、劉擬先帝存日云云、韋搖首不然。尹竟改擬宮闈往事。朕承皇太后洎母后宣慰明白。德說的都是外面浮說。難憑訪究。姑從輕處。上允。行之。

鄭黃兒少與昭聖同戲、上撫子取之入生武廟、張后以為子。知。不聞。內。外。後黃兒父玉坐內失銀茶壺事、罪流武宗時、玉欲自白、為劉瑾所誣死、初、黃兒與伴趙氏泣請太皇太后終老、太皇乃召王太后囑之、太后呼東宮。密示所生母。併趙伴。後鄭美人者請洩。張后怫。上命送黃兒刑部。仍以大卓闌襴、密掩騐、竟老死太后宮中。

童妃者福王長子由崧之嫡妃也時未稱世子妃先是崇禎甲申福府被賊所躪及王常洵慘死世子由崧由崧弟由栢失所眷屬星散各不相顧世子携福實奔淮上巡撫馬士英及各鎮擁南都立之已鎮臣劉良佐與巡撫越其傑巡按陳潛夫奏聖后童氏入南都有詔不許走謁指為妖婦詔獄潛夫坐不欲亦併見杖鎮臣等免議余曾晤潛夫云童氏自叙世子由崧嫡妃情冤鑿鑿一時與從尊稱妃亦宴受無愁怨遂以南歸余時心疑甚上既勿顧即賜見可見而閒置之亦可何至竟為妖婦妖婦者挾媚術惑世之稱與道遇宮人不合即誅進一宮人可無罪而詔獄胡

爲且童草奏纔之錦衣馮可宗訊得之皆宮中事非民間
所能與聞者搶呼斷地嗚咽甚曰願得望見至尊一言而
死雖累閱拷情不至此而上得奏不一省視直抵之地又
拗爲之也或云上初稱元后李已故方窮採蘇杭佳麗不須
念舊果爾託他故處之古不誼之主亦往往有然必不使
一聯山龍何也至士子在禾嗜南中錢秉鐙言童氏寔世
子由松嫡妃竟以世子渴南面除重而棄故人爲大飲恨
其寔世子由崧出亡弟由榔獲遺置遂自稱世子倖立童
氏路逖不知即初擁戴諸文武故不知也詔童氏就訊部
太后知之閣部馬士英知之諸在廷故不知也李氏或即

由栢元配恐路殘之遂云李氏道失即又失亦竟失也嗟乎果常洵在寔渴罪光廟不當立而况世子由崧而况偽世子由栖墓兒而矯以立也當時諸大鎮皆以帝忘其故后寔本良佐不誣而適湊偽太子王之明事遂謂兩大失德江上辭休以至于已豈知国賢真而證賢者假事有不可測如此安得福府玉牒所載一證之按東鐙得之故內侍然則故老亦多言之矣或云大悲和尚即是由崧當不必然童氏南都敗後削髮為尼後避迹六安州某庵猶自稱皇后事覺訊者示以危詞令諱之

諸王傳𨔵

岷王楩母周妃、死不得其所。封岷未行、思、犯、太祖、山陵、以報、母死之、憾。建文中、不遣之國。文皇得國、慰勞之。王見上不稱臣。且有讒言。上不悅、欲以罪誅之。王乃懼、遷之武岡。詔遂王。王到西園于地。曰、願得草屋三間而已。詔從其請。改封雲南、治所、以樸益之。至成化中、遂得易以瓦。正德初、得給楩後祿三千。按王史稷。鄂。居。王。似。太。虞。不。及。情、邀之。說或可存也。但洪武末有羅建岷邸待十五年後之諭御居。

周惠王有檄為世子時、博學善書。嘗聞其父定王稱元宮詞之獻。亦製樂章新声上之。上荅賜優衣。

趙簡王高燧、文皇三子也。有勇、精騎射。嘗疾馳馬入邸門。手扳門闑、馬出。復双股挾馬腹懸地尺、語曰、文不過周世子。武不過趙簡王。

高煦反、宣廟親征。既將薛祿難其副。或推張信、年七十有八、上老之。楊文敏榮曰、靖難時信與煦同事、智力足服煦。且未老也。從征、賜善馬高八尺、信重鎧執戈騰躍上、上壯之、兵將至武定、煦問大將軍為誰、曰、薛祿、曰、祿易與耳、先鋒為誰、曰、張某、曰、張某老且死矣、安得至此、及督視果信也。驚軍中色沮。既執煦歸、凡其所造兵甲、堅利甚。悉輦上供。及英廟北征。倉卒行。出所藉兵甲。不更製。土木之敗。悉

委沙漢。
寧王宸濠敗其往來貨賂簿籍為王守仁所得江彬搜籍
依位之尊卑覽之王尚書瓊有十三書夜上彬銀三萬
兩折膝以請彬還其書如瓊免者甚衆嘉靖初悉捕當官
瓊亦坐下獄猶以賂行當官得免死論者曰使瓊無以賂
交通伏誅日知此禍不能溺洪武中翀御郎與噫
鄭王厚烷泥古失言為盟津王子祐櫓所訐奪爵降庶人
安置高牆其長子載堉封爵如故楪逆欲奪理府事奏下
禮部禮部尚書徐階議得觀王因事奪爵未經奉旨立何
郡王承繼國祀按前此子雖未見罪始則降封後乃得嗣

其父始封之爵者、逮庶人貴洛長子象㵽之封長陽王是也、父子並有罪、降庶人、不得請封者、見濇與其子祐柄是也、罪止其身、子得襲爵、但未封世子、擇郡王署府事、已而彼此相訐、仍封其子為世子、勑令管府事者、慶庶人世子寘鐇是也、父既坐事、即令其子管府事者、岷庶人彥汰康子譽榮是也、至於親王冊寶、非干大逆如寧濠者、例不進繳。今鄭庶人比之貴烚見濇奉旨改令旁支承繼者不同。即載堉于父坐罪所犯情罪無干。幸保封爵。比之象㵽先為庶人及祐柄有罪降革者亦異。本部不敢援岷世子譽榮慶世子寘鐇例。請命載堉管理。而援華昌王例。請令河南

撫按奏保倫序相應賢能素著者二人以俟簡命並以予奪之柄皆出自朝廷其人之賢否當稽諸公論也祐禱累奏圖快私怨相應罰治上可之

大事述

勝國京俗

靼韃原志、食生蹂定。貴壯賤老。逐水草。無定處。行則儃而息。其嫁娶先通。掠至其室。數年載。乃以牛羊駝馬為聘。髮婦攏。病則文灸。家燒地卧其上。或刀挾患處。出血愈。其死為貴。葬則殺羊相送。以殉絕絡一肥犬。燒而送之。凡徵謀、祀、亦為戰。以金鏃箭擲樹之以為信、後不盡此、狼居胥山、漢霍去病窮封此、浚稽山李陵戰處、燕然山去塞三千里、後漢竇憲敗虜、班固銘于稽落山、直據虜金微山、又不兒罕山、斡難河、河源出於此、即元太祖鐵木真生處、撒之兒山、洪武中擒兵

闌與逞圖至此、擒胡山、洪武中賜名、永樂中犁庭勒石、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有白雲山、賜名玄石坡、及沙漠浚嵩峯、立馬峯、又銘玄石峯、勒名峯石、曰惟日月明、惟天地壽、勒銘玄石、與之悠久。臚朐河、玄冥河、清墮河神樂泉、永樂中賜名。又銘清流泉於石曰、於穆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靖殺胡、鳳凰山、沙城即元之中都、興和、南陵山之背。東駕嘗至此。鳴鑾戍之北、東西有大小白額山。可通開平。從五雲關、錦雲磧、歷白川、黑台交河、即高昌火州、又天福蕃人泉、亦永樂中賜名、至長清塞、亦賜名。南望。北平。無窮瀚海、即闊闊納涼兒海、闊子里、辭難陝馬兒、土孩孫甚甲、永樂中賜

名玄冥池。土剌河。永樂中敗虜處名殺胡鎮。凡親征之師，自宣府出萬全右衛，達興和為西路。由土木驛經雲州，以達開平，為東路。宣府邊西北望，為荒林，客曰宜焚之，以褒曲射獵。中路北空，雖山深林密，亦便步軍。虜亦乘虛，相望重岡疊嶂，環繞于外，為陵寢藩屏，最要害。夫和寧路，即初名和林者，為元太祖建都之地。

祀典

國初，郊廟社稷先農為大祀，山川帝王先師旗纛為中祀。尋降先農亦中祀。諸神為小祀。初，祭服或具通天絳紗袍，或皮弁，無定。禮部尚書崔亮奏：上祀宜用袞冕黼。

嘉靖中，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為中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牲四等：犢、牛、太牢、少牢。色尚騂，或黝。天地日月加玉，玉三等：蒼璧、黃琮、及玉。大祀牲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殺禮不用牲，用果脯，從其類也。或用素羞。大祀中祀有制帛，帛五等：郊祀、奉先、禮神、展親、報功。小祀素帛，禮佛帛。王國司府州縣亦用帛。小祀則否。有樂，樂四等：九奏、八奏、七

奏、六奏、、有德、堂上樂、堂下舞、皆八佾、、有文有武、先師六佾、、太武、小祀則否、凡從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祭社稷無與、大臣五六人陪拜焉、小祀則否、嘉靖九年更定南北郊、皇天上帝南向、太祖西向、東西各一壇、大明夜明東西、大明遣文臣攝、夜明遣武臣攝、大明以冕服、夜明以皮弁服、拜跪飲福、受作一例、行太廟時享之禮、洪武元年、四孟歲除凡五、二年以清明端午中元冬至分四時、祝文稱孝孫皇帝、不得稱臣、或令長子某攝、不得稱皇太子、諸差果冕不顯、自卯用之、著為令、三十一年、上命太廟備庭桐梓而憾、拉下、因言初太廟安主之後、夢皇考呼朕、西南有鬱、果有

懿禋神熙不存後人孫衛寧以安陽降。成化三年，南京司禮監家丁阮權盜南京太宗神御珠冠等物，伏誅。按宗廟前殿，後寢殿，又後祧殿，皆九楹，各翼兩廡，寢殿藏主，為同堂異室之制。嘉靖中，入獻皇帝后主于獻皇帝之上。四祖奉祧，景泰帝不得入廟。孝肅、陳皇后別殿奉祀。立春特享，皇帝祭太祖，分大臣八人祭諸帝，分內臣八人祭諸后。立夏乃立秋、立冬時祫，太祖南向，成祖西向，上于七宗。七宗仁、英、孝而附，以齒，東序西向；宣、憲、武西序東向。冬季中旬擇日大祫，四祖與太祖異室南向，成祖以下如故。皇帝獻德祖帝后，大臣十二人分祭諸帝，內臣十二人分

祭諸后。奉先殿。洪武三年、建於乾清宮左。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祭於此殿。用常饌。行家人之禮。嘉靖初。奉皇考興獻帝。祀世室。隨列主。崇先殿。既入主太廟。乃領奉先而承天隆慶殿為興獻陵祀。大饗殿者。世宗欲守祀皇考以配上帝。乃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享上帝。尊號皇考獻皇帝。侑享。是秋殿未成。乃大享于宮右乾隅。主世室殿既升祔太廟。仍藏主原寢。大禘之禮。洪武七年。御史答祿與權請祭帝所自出。上為不行。嘉靖十年。上親撰祝文。書神牌於太廟。曰皇初祖帝神西向。太祖西向配。陳牛羊豕各一。禮三獻。樂六奏。舞八佾。祭畢。燎神牌。奉慈殿在奉先殿之

右孝宗以生母紀太后不得奉太廟及奉先為特設祭之
已而憲宗生母孝肅周入祀而興獻生母孝惠邵亦薦入嘉靖
八年悼靈皇后不得奉太廟亦祔入十五年封孝潔皇后
十五年乃官衛孝肅於裕陵孝穆孝惠於茂陵上又以皇
太后太皇太后孝子孫尊稱若稱睿皇后純皇后人嫌于嫡
改題皇后不得書帝謚自是罷奉慈殿禮備凡功臣之制
洪武中次中山王等十二人一序洪熙初次河間王等四人一
序嘉靖十六年進誠意伯劉基下群公之上及營國公
郭英入侑列永義侯之上誠意次寧國公之下祧廟之設
自孝宗初至憲廟宜升祔時德祖至英宗九廟已備乃議祧少

詹楊守陳言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凡儒太祖屬傳
始祖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夫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
太祖配天而不正南面名配寔去又并祧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以後太祖百世不祧南面袷祭則尊德祖禮
曰周洪禮倪岳以為德祖視周后稷太祖太宗視周文武宜
皆百世不祧請建祧廟祧自懿祖始上從之
按古稱郊天天子得行杜則諸侯得行尊卑判矣分祀
但別陰陽而尊卑微寓其中承合祭南郊郊所尊惟大
不合禮觀孝慈錄之喪生與母真列帽生與母之並稱
大可尊卑以辨乎知於此禮始之最是既仍帝儒何以

另議乃廟祀與獻既妥入太廟若郎妃之謚孝惠謂与
奉先特擇更甚內臣職涵掃耳外臣与交通者有罪而
特享時祫大祫內臣得分祀諸后則又何說也猶加于冠
矣奉慈以意起崇先亦以意起耶此世終一朝可也若
世廟則長根世宗以私其所生臨於臣是不知所以
尊祈也云所以親也七廟並二世室為九國公以擬者
配德權宜奉此而直擬為九廟全失古制郊而配稷
明堂配帝以有稷与天地功德不可泯故權宜為之乃
爾以無名之始祖與一、、之第四祖一以尊禘一以尊
廟為不遷是謬誤權宜為正、、之所謂時者安在配

天南面不易之制也太宗之並　于郜抑胡為乎父之
所逢子乃奚之云初配天者明有彼此而輙而配天將
何從若與獻天未子而希志配　并配太宗者之
救之矣惰享微意列袁下可若當國　祿入之不可

請正北嶽之祀

北。岳。當祀。于山。西。渾源。州。之。恒山。弘治中、尚書馬文升嘗言之。以為今南祭於曲陽縣者未是。事始于李唐飛石之祠。而宋地不及北岳所在。故志有恒山飛來之說。今宜改祀恒山為允。時禮部尚書倪岳寢之。緣父尚書謙、禱于曲陽。而得岳。因名岳。不欲忘神貺。故堅執。舊志是大舜北巡。何在渾源不載也。後嘉靖中、或議既已都燕。當別定五嶽。引周都鄷鎬時用吳嶽為西嶽為証。卿范拱以為非是。議略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阪。在華山之北。以此　以形都而設祀事遂

皇莊 皇店 皇鹽

天順八年憲廟初立以沒入太監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

莊頭數每安樂里板橋村皇莊之設始此自是東宮[illegible]莊田

弘治中建立皇莊七處戶部郎中一百郁言天子藏富于

民安得有莊後廣民田宜治還民一品宜革莊名歸佃

種責租有司收解

正德中皇莊及皇親功臣各莊田頃天等府內共三百八

十餘所合計九萬餘頃按畿內中許直隸開墾荒田正德六年

始令從種起科景泰中革自莊田為名請權倖親暱之輩投

獻奏討 [illegible]頗七倍美皇莊既立遂有管理太監所

帶、擡、轅、說、名下多為稽魁、輸宮闈。累二三、入私。橐。已。不。

當。八。九。周。以。圖。求。市。利。更。名。皇。店。奏。討。塩。引。名。曰。皇。塩。

寧濠之變

正德十四年、御史蕭淮疏寧逆、畧曰、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叛亡、潛謀不軌、交通人校、積有年歲、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今日亂臣賊子、奪擁已成、宗社安危匪細故也、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亦亦、章入時、監張忠欲附江彬以傾錢寧、諷內閣降勅、切責鎮巡楊廷和、以前復護衛故、內忌、適上令駙馬崔元勸寬、廷和議如宣德中駙馬袁泰釋趙府嫌疑、勸濠上護衛自贖、濠以舊制扶解宮眷、始遣駙馬、激起以士實為太師、劉養正為國師、奪船、順流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隨襲九江、兵備副使曹雷、知府汪穎及衛縣

官屬之遁。濠令師夔守之。參政李數同南昌府學教授趙
承若旗校十二人。賫濠偽檄、榜諭吉安、至黑潭、王守仁哨
縛軍門。守仁以偽檄鬬疏中切切。以止巡撫。遂姧諜。爲望
似未力言除濠方略。濠以劉吉爲監軍、王綸爲參贊、指揮葛
江爲都督、拱樤弟拱栟等、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
圍安慶、不下。南贛巡撫李充嗣告變。會議左順門。兵部尚
書王瓊。獨請。守仁能辦。乃執、頃刻覆十三疏。首請削濠屬
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淮兵
翼之。戶部尚書王鴻儒 主給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江
都御史秦金率湘兵由荊瑞會南昌。李充嗣鎮鎮江。許廷

乞兵鎮浙江、龔蘭鎮儀真、防水州瑱、傳檄諸路、俾有能倡義擒反者、封侯。仍令南京自守備禦江而下、咸自陳兵上載、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蓋變自衛。事成。便宜時。已籌。及此。視濠如魚釜中與為也。逮吏部尚書完及太監蕭敬秦用盧明錢寧、臧賢下獄、籍其家、敬上銀二萬兩而贖免、仍掌司禮、守仁會師樟樹、自知府伍文定而下、同官袁州徐璉、臨江戴德孺、贛州邢珣、通判則吉安談儲、瑞州胡堯年童琦、推官則吉安王暐、南安徐文英、知縣則新淦李美、泰和李楫、寧都王天與、萬安王冕、及贛州都指揮余恩、守。仁和書。牌誓。軍中。軍伍不用命。斬隊將。隊將不用命。斬副將。副將不用命。斬主

將。總以便宜行。遣奉新縣劉守緒間道襲破賊伏新舊廠。南昌警。歸徑入。執拱樤等千餘人。宮眷諸不從行者咸自焚。濠歸援。武精堅壁避其鋒。守仁曰。不然。賊也。氣。沮。先聲。奪。之。時遇賊黃家渡。一戰賊潰。而長我兵小卻。文定砲火燎積和遁。斬賊吳十三。濠退樵舍。猶衣朝衣責其羣帥。守仁令棄風縱火焚之。賊靡。斬溺死萬人。上親征。至良鄉。得守仁捷奏止。蹕。有曰。逆濠蓄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于沿途伏有奸黨。期為博浪荊軻之舉。或有意外。臣死莫贖。宜獻俘闕門。式昭天討。布告天下。不聽。守仁語張永。江右困極。復以兵臨之。初脅從復起為亂。所當長慮。永深然之。捺

回、吾此出為群小在君側、意欲輔聖躬、作為、操功業也、永以俘赴行在。監忠揆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薛斐語泰守仁、守仁徵諭市民走禦、而老羸候門、擬檄北軍。忠等預業勿受、以難守土。守仁開誠、述北軍離家苦楚、且令至北軍見安家心酸欲歸。守仁諭居民當敦主客禮、遂稍有給賚。北軍曰、王都御史愛我、安忍犯之。忠與朱泰、朱暉自詡輕射、縱軍眾、以弓矢強守仁、守仁三發三中、軍中喝彩、泰暉遂將意快之。

改書瓊崖碑

周大禮、嘉靖中備兵東粵、至瓊崖泊舟處、有碑寫五載元年月、大書九字大元張洪範滅宋于此、大禮見之大言太祖驅胡元合春秋大義尚許仕元諸臣切入賀不欲以滅元志喜且曰、吾祖父世食其毛帝王廟不削其位洪範何人不自回念若何地位持何名理出語無遜遂立削此碑更書宋陸秀夫死難于此八字、大禮寫子知以進士歷官云

論曰、大禮政績不甚著、獨此八字、可揭中天

俺答犯京城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虜俺答入古北口犯都城先是大同人趙小挨素狡通虜舂從虜中來稱虜強請撫鎮用一妓詐稱總兵女送俺答求和撫鎮怒笞之小挨從墩軍暗招虜〻曰直至北京正陽門外相會是夏大同總兵張達副將林椿皆被殺總督早巡撫郭宗臯陳燿論戍時劉喜峰外屬虜通俺答八月從古北潰牆入則薊撫王汝孝猶報軍守嚴射退虜天奪馬匹數多也京城戒嚴陸錦衣炳以衛兵布皇城四門兵部尚書以勇字四營兵駐京城外咸字四營登城守大三營補之各文武大臣督監九門并肅

撫王儀梁通州、東直門、安定門、崇文門、得勝門、俱督鎮營守、而朝陽門、仇鉞兵爲主之、已而虜在白河東岸、上賜鸞平胡大將軍印、移營東出、上戒　郭議城外兵未入護皇城、會各逆援兵至、虜渡河、結陣東郊、日夜火光不絕、直到東直門外、從馬房、執內臣八人、八人去、虜縱八人歸、上番書、求貢、并言朶顏引路寇、城外番民被傷及驚號聲徹兩坨、上令開門入保、虜掠諸婦女、酣飲大教場中、上逮王儀及泰將劉錦等內外失事諸臣、是月、虜至白羊口、半從橫嶺及懷來張家口出、半復回、欲驂天壽山、總兵趙四教發空砲恐之、疑伏、不敢入紅門、仍出古北口去、通計男婦被殺且擄、

合六十萬京邊軍竟未與虜一戰將急於誘避兵習與情游。函報已入古北、縉紳尚為長夜之飲聞報震愕失措兵部按空籍而不知所遣。戶部守帑廩而不知所發。器械必閱請而後可給。文移必轉輾而後可通。至于犒師之費。禦虜之具。直同兒戲。豈有乘机應變之略。一和。使國家有任事之臣、何必委大權于狂豎子如爲也。

呂對初政

天啓七年、烈皇初立、九月、翔呂對伊始自此凡。處。諭。如毋相沿習套。如鯆陳據嵩。州縣勿更調。勿加派。如嚴禁交際納賄。如命李表城守錡專理京營。須盡革從前積弊。如勒定神囚之罰。如因亢旱、齊居文華殿。命清刑獄。凡叩。諭。如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如武為文所轄。文清武自戢。如准行開屯種引之法。如議及每年加遼餉六百萬。惻然曰、寔出不得已。如開納户七工三。又惻然曰、事例何時止。如督師袁崇煥索餉、廷臣請內帑。曰、朕在宮極力節省。苦不足辦。若寔寔有濟。朕何惜此。如議裁驛遞。凡欽差軍拟致

仕以一切栽革。曰、如所謂刹在民間總是。如以三冬無雪。
三春無雨。引罪致禱。且云竭誠禱告。豈有求而不應之理。
因自撰條例、付韓臣行之。凡諸詰責。如詰科道章奏泥之。入
對時何以但云風聞。如論營繫。限責京營總督梁世勳清
查整理。如遣面詢喇麻赴捕因講貫。意不懌。曰、在朝無人。
乃伏一僧。如面飭大破情面。如詰言官說朕欺朕。諸不得
效尤。如勇勅吏繫莫大於賄。刑法要得其平。如核兵清餉。
面叱韓一良奏對不實。如詰言官各對空文、全無實際。頗
形於色。如詰責枚卜錢謙益關節一事。著再審過。如言官
七九華等連劾溫體仁、上曰、此爲謙益報復。切齒党同逆

云果為國家起見朕自烋淂度諸臣必懷一私意廼公言
非然、必不為草如諭群工、吏治民情豈無可言者但其實
於賄賂情面不肯是做即有條陳不過悅耳要緊干不二
三嗣後召對、漸、又、其、切諭竊鬧漁採災祲日告、參罰開復、
萬藤不休純任内臣、詔獄加餉、沮塞諫諍、雖有正己率物、
巡撫賢則守令無不肖之論舉潛脩之士、罷各道内臣監
視、而高起潛提督如故、以至都城戒嚴、言人人殊、上曰、莫
若指助、便、又怒罷内臣監督之議、鄭謫侍郎倪維指于外、
盛氣責侍講黃道周朋比、至比之少正卯、外譴、雖自悔傻
諫、降塵師、樓閣臣延儒逢聖暨三人、而青袍脩省之日、以

枚卜濫及房可壯壽、戍尚書李日宣等六人于邉、及十七年三月、上策戰守之計、諸臣嘿然、上日、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矣、拂袖入。

按列聖朝有常期、由神廟恭嘿、机務廢閣、百揆叢比、殺廟中以朝禮繁數、改爲召對之說、自經筵以上之俯接諸臣者益寡矣、而講筵例不得他及、講官不責諸曹事宜、于是召對二字、積槩有六、大凡君臣日見、則親情易通、睇睇、召對則勢隔、而疑生、疑生而情易壅、日見則形解漸衰粉飾、召對則日新、而恭作、恭作而偽易滋、日見則語切不諱艱難、召對則休懸而氣促、氣促而語不

深日見則樂懟或反篡笑色對則異己而嫌生嫌生而
責倫自甚日見則中空不存底見自助容納色對則內
是而驕露驕露而淩折易形日見則知好不入熒惑色
對則內清而側聽側聽而中傷莫悟而況帝心好上好
察好恢好矯好奪以上六弊而五好濟之其誤國又不
若神廟之怠佚大臣猶能持之也胡當日諸臣無苦爭
色對之非者

錦州失事

前鋒八城者，總兵祖大壽之所轄也。寧西四城，自寧遠衛迤西沙河所、中後所、前屯衛，距關蓋七十里。其中三十五里爲中前所、偪山海關。又寧東四城，爲塔山、爲杏山、爲松山，而錦州乃當衝。又東百里爲易州，則三岔河界之。東爲廣寧、而遼陽、而瀋陽。自遼事壞，東酋都于瀋，已全有河東。時大壽獨保覺華島，離岸總十里，而寧東、西所爲八城者，皆委荒蕪。大壽既不敢自陳，朝廷亦置不問。天啓中，逆魏用事，酷得逆功，以蔭其姪良卿，遂使司禮三劉公押爲關東監督，而經理額總兵趙率教任恢復事。率教以五百人

饋餉薊遼州荒蕪統至中前所輒報捷偽稱城中撥地得故藏金盔甲而密答送魏閹開閩通函于是閹黨之臟西貨得集遂使人選大壽覺華島陰地近寧遠守之稱大懷泡東師初無及於西也至是乃大驚以兵攻寧遠大壽三百人選砲獲隸逞魏漫令太監陶公紀公援兵協恢錦州詔旋加廣寧魏氏陞大壽前鋒提督總兵掛前鋒將軍印加少傅專守錦州東師嘗寞寇寧至八角臺而返或曰患賢果親皆山海兵無不恐三至者崇禎己巳冬十一月東師間從清山口直入薄都城時總督袁崇煥已殺毛文龍專任關東事遂乃大壽並程入關勤王遇東師薊州步將西數

三千陳淺、衄陸以身免、大壽不敢戰、趨趙神京而令裨將張存仁孫定遼等還過東師之及、詔崇煥入見、尋賜當之、移日、輒疑崇煥縱東師之入、磔諸市。大壽聞崇煥見收、疑欲東去、會閣部孫承宗經略關上、大壽請南水關鑰、未至、其部將輒斬關出、至撫寧、大壽怪曰。若不見原。此抗違、莫追矣。令其部各散去。吾獨存。候命。時總兵馬世龍奉詔慰大壽。且賜上方劍。曰、誅崇煥。与祖氏無与。東師猶以大壽尚屯沙河門、意據山海處、令兵直至杜危店、承守意撫大壽入關、遣之。東師不信、將前鋒戰不戰輒退、除夕、破張家灣、明年復破灤州遵化等處、四月、破永平、出墻子路、

京遼陽[illegible]歸。詔以大壽東跳有功，蔭其子澤溥世襲錦衣指揮。四年，閣部承宗議城大凌河以固錦州。大凌西距錦六七十里，故有城，圮。用夫頗繁，特令中軍何可剛主其事。而大壽以兵護之。七月，東師攻大凌，圍掘深濠困之。三月，城中人相食，望生路。何中軍城破，大壽戰，大敗。精兵七千餘人，馬七千餘匹，一朝盡斃，十昇積野，無存者。大壽麾下如張存仁等皆來歸。大壽身被執，尋遇之，賜帽及貂裘，欲令誘致八城。大壽詭盟而遁，時西路將張和六來歸。又北挑帝歸山也。大壽遂以前誘將軍印治貢疾，上馬東令二十七騎從挑，石甲四，此何用投印，吾飛入壽，欲令撤八城歸我，復失

即衆疑不與也不如與之即而別遣鐵騎三千隨至撫安
城時十一月晨大霧恐大不礙廿七騎前行晚叩關關開
大壽繼至大壽妻 傳曰大壽若大達宜死大壽此來非
真今一歸入衆大壽妻亂憐子語稍達恐不壽將負之乎
必以吾等為虜而非夫和無君和親而爲夫婦自私大壽
不能一語弟大猶曰兄定以此縠城為質矣衆然弟亦能
生兄奈何大壽曰此脩子衆何自弟亟知之矣吾貽語可
而三千人壓至何以禦之且曰降非吾意不降不能歸今
歸矣慶送拒惟弟大猶則城中兵尚存二千餘人遠撫丘
禾嘉命求協鎮孟道等勒大壽東反大壽顧動死妻曰如

是吾以為失。于是復入廿七騎、而扶其一、衆猶以大壽不附印。爭譁之。則廿七騎之一。方負印。亂鳴馬逸而不能前也。乃三十八日午牙至。蓋又趣。大壽亦不知其故。蓋審重逮歸。前百里乃迎。已第三日矣。屯北門十里外、見二騎拒北門須大壽命、大壽懈、暴面不肯出見、大驕乃反接大壽交、刃、押登城、懼、一、言、以、決、大壽不得已、語二將、鄭重諾之送我、請回、二騎馳、如是遺誠潰命、大壽出衣帽、投城下、曰、持驗之、一騎先歸報復三千人盡撤去、初、授師々向大清也、閉郡秋守兵令撫兵選兵及圍纏、每、閉內、殘兵整理、轉、叉出而闢內道張椿監其軍、嘗長山、與。。東師遇。我頓時。已而勦使去

妄、議分營、々亂、東人諜知之、驍騎直入、內師大敗、復監軍椿

枝執、大凌坐無援敗、建州初無文字、自大海者分字頭、解字、頒

不得筆墨、往往用木牌削小木使銳、蘸黑煤畫之、父之通朝

鮮、無形不備既、以文字、用入、則自椿言之、凡通文字者初

為木斤兒哈庫、賜帽價、後逐、育、及弊、六十三年二月、東師

屯易州、墾荒、總貲粮以國錦州、兵部職方張若騏急戰、經

略洪承疇（由固甲、下張本）以精兵營錦西門々外二十五里、為錦昌堡、蓋抱

一而鄉王城之計也。錦從南門出十八里為松山、傑、山有

乳峯、飛高、立其巔、可覘杏與錦々蓋覽。稍西十二里為

杏山。又西三十里為塔山。又西六十里為寧遠。東師更番

出也。每三月一操。大約一人經手四操也。經略乃統十鎮之師、閩督鎮吳三桂、總兵師、分隊鎮李君奎、及于永壽、楊國柱、官撫兵、王之、而晉撫為吉覺岐、白也、恩挖栝王陸廷與遼撫丘民仰、全隊會於小、嘗未定、終合操鄉邑、一戰不利、羌。沐。兵。鄭。遼、每三日二鎮、共成諸山、亦更番、鄉邑東師失轍、粟價十倍於常。久苦之。明年、東師掠、滁、闔、錦、濠三、重、大青兵不得出入、城中糧匱、八月之朔、經略洪檄諸鎮兵、北操乳峯山、拔之、勢張甚。東師且撤去濠也。洪乃立柵乳峯、為長久計、七日而滿陽關根、東師從城起、不論老少、有為弓騎馬、留者殺戮殆、限五日至錦、半道、知錦尚不敗、乃日揚兵錦之門外、更獲旗示、至多鄉守者怯、經略洪遂盡

敝兵守禮大奇以衢州降、弟楨史魏大衆朝欽等亦降、明是年〻〻三月十五〻手吳半前進石鳳臺上守宰亞法坐禮奕獻禮之律、下徽、而令吳三桂守寧遠四城、冬十月、平定為根王、以衆入青山口、攻薊州、直至山東、臨淮、共破一西六城、越明年癸未四月之抄、火燒子殺夫、費師閣部延據遂皇而已、己卯三桂棄四城、稱其民閣門、竟守關門、

木把國借力入關

太宗有女真之地，設奴兒干都司。其後漸失，舊隸乃更。時同事有木把等五國。木把者，其王之國號也。餘四國俱役。崇禎甲申春，息兵西來，伯吳三桂奉命乞援于廣寧，滿兵初起頗不從，而為所脅，乃借力入關。陸封為公。尋四方臣把禿罷之，曲庇保故，與施恬、禮敗，其黨國報復，禿把、禿亡敗，罷高墻。于是木把之封公爵殘，果死之，亂之屬因擄。生知孫名藻，字蘊兄，負殊穎，工詩也。得優釋，與故土到宦部郎，偕瞎使為筆帖式，乃言甲申五國共事之故，得請家人遺命，故不甚悉。

列朝勳戚封爵

韃靼

阿魯台、永樂中封和寧王、

瓦剌馬哈木、永樂中封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樂王、

小王子俺答、萬曆中封順義王、三娘子哈屯封忠順夫人、

世傳西寧阿端封安定王、

哈密

安克帖木兒、永樂中封忠順王、傳脫脫、脫脫死、權封脫脫從弟免力為忠義王、代守之、封孛羅母弩溫答失力有國

事、世為土魯番所困、成化中、擢封忠義王脫歡甥罕慎為王、護哈密、弘治中、以脫〻遺裔罕巴為忠順王、子非牙即嗣、竟屬于土魯番、

西番

如來大寶法王、正覺大乘法王、又闡教王、闡化王、贊善王、俱宣德中封、共五王、又闡法王、輔教王、贊化王、共三王、

外洋

安南、洪武初、封陳日煃為國王、永樂中、移封胡查為國王、宣德中、移封黎利署國王事、

朝鮮、洪武初、封王顓為國王、十八年、移封李成桂嗣王、世

朝貢、

日本、洪武中、王良懐、稱臣表貢、封為國王、永樂中、國王源道義嗣封、世朝貢、

琉球、洪武中、賜三王印、封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渡、山北王怕尼芝、世朝貢、

占城、洪武中、封阿答阿者為國王、世朝貢、

真臘、洪武中、封忽兒那為王、世朝貢、

暹羅、洪武中、封沓烈昭昆牙為國王、世朝貢、

赤斤蒙古、洪武中、封卜烟帖木兒為安定王、世朝貢、

蘇門答剌、永樂中、封宰奴里阿必丁為國王、

爪哇洪武中、昔里八達剌精易勑、封為王、永樂中、封孛令
　達哈為東王、都馬板為西王、世朝貢、
滿剌加、永樂中、封西利八兒速剌為國王、
渤泥、永樂中、封麻那惹加那乃為國王、世朝貢、
三佛齊、洪武中、封麻那者巫里為國王、
古俚、永樂中、封沙里的為國王、
柯枝、永樂中、封亦可里為國王、
蘇祿、永樂中、封巴都葛叭哈剌為東王、封麻哈剌吒葛剌
　麻丁為西王、封峒妻叭都葛巴剌卜為峒王、
古麻剌、永樂中、封幹剌義亦敦奔為國王、

畏懷化外。較古昔更遠。重譯不啻也。則自成祖之大度雄風。為之敷被。太祖特未及矣。祖訓勿勤遠。而鄭和之遺、以兵從事而不綴。不然、如尋國何。而最奇波濤之中。初未嘗患。封却存。故甲子則。永樂中意計不及此。

地土變異

鄞縣河濱亂石、隨手破之、有石魚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遺或隻、俗云藏衣箱可以辟蠹、

平陽傳馬驛漕河、南岸夾剖、每有婦人手蹟、或伸或拳、宛然若印、剖之之內復有然、

[illegible]山、側剖、或五六十丈、腰間一帶、可四五尺、之白[illegible]占[illegible]

[illegible] 或曰、閩中戰壘皆然、

諸臣傳逸

中山王達夫人謝再興女也再興二女長配朱文正次歸達文再興以諸暨降同伏法并誅文正妻達夫人以達故將愚無子姬達侍女有目美偶蒙達一顧夫人飯殺女函其目壽達ㄑ驚名宴意歎ㄑ上詰得狀上心以謝女久應坐此殺人且抵遂留達於朝而走使殺勳知人達歸不得夫人號未幾病卒夫人尸棄黃土坡不敢葬後人每令節猶向黃土焚楮錢云

常遇春葬鍾山未數朝守卒逃散成化二年及十八年兩被盜葬有李韓春者訴兵部官問何以覺葬李曰聞王負

有金珠、宮怒、杖之、曰、汝監守自供也。非汝言。盜知之乎。于是遣人發其藏、空、塚、無、棺、有、藤、貫、其、中、而、已、按闖平寇丸、國初無制、薄葬棺朽有之、無遺骨、則何以解、且嘗有後或靖。難。時。安。宴。叢。南。俗。以。國。仇。零。撕。盡。不。必。盜。葬。也。相傳遇春嘗与宴、上以金陵完宅、中無患、遇春已醉、云臣、願、金、川、門、一、襄、陽、砲、墮、矣、遇春酒醒、悔之、嗟、此。語。其。爲。他。日。壬。午。之。讖。歟。

湯和嗜酒、醉中嘗殺人、有侍郎王瑛之祖甲、初爲和職行刑、或受命。械。繫。以。俟。和。醒。和悔、不刑者數。一夕、和怒其愛妾、令斬之、王。甲。善。而。藏。之。旦、和泣悼、問妾屍曰、尚。在。也。重

賞甲、和老、妄與疾朝、會張真人在、帝稱爲天師、和曰、天何師、道士耳、張後言傷和、、五子皆前卒、有孫十一人、長偃、次又次皆英偉、時和入朝、次扶升陛足蹶、微以目視祖和、上怒、坐、以忤視其祖、不赦、又他日、和私第又次與容奴陸、意熱、局內、和索子驚、語一再、又次不知爲何人語、讓云、昨日子鵝。今日子鵝。已上聞之、復坐失養不赦、惟偃者無恙、竟不及、嗣封、或云內府借真蔘、而未及請還也、和封侯誥有云、前守常州、于忠有欠、指醉中左右騎危之語也、論者曰、偃者。罝封。

沐英、鎮雲南、或告英反、訴京師、孝慈欲活之、請于上。上。吾

吾審究之果有謀勿赦寔無狀也乃故踶英以履底鞭
奴頻數百面被体然後以私情請帝赦之復乘上醉乞遂
鎮上可英妻馮妬上念黔寧怯內由馮京而賜二宮人隨
鎮舉二子稍長詔入宮而令馮視其子馮內恚請偕之
鎮好字之上不許出二子還鎮而令馮入宮自覓其子內
侍公愚馮如百苦之竟死先是沐府內使妝棄女于道及
笄英至內侍家得一御而有娠馮夫人聞之呼娠者入以木
格夫其小腹娠墮已死而復甦馮必殺之月餘腹復動又
下一男蓋李生也不令馮知至七歲初名琮改名而嗣爵
琮固蓋玉武而能詩禮重儒生功與徐常伍性傲在雲南

湯詔納象鄉中、襄隨郊杜、獨近東與神采英蕤、帝稍意鬱、及
湯罪臨刑、多引諸將、冀自免、遂以黨盡誅、玉乃大呼朱公
湖天下已定、何不留一二以備不測、蓋已灼知燕之必南
下也

廖永忠為將軍時、修用龍鳳等器物、蓋相沿久、未奉特禁、
諸功臣率有之、永忠氣高物恃功、語不謹、或醉中責佐酒
伎女、汝、萬歲、我、免、罰、伎如言、偶聞於帝、執永忠付昇、而未
京、劉基過之、哀辭為一言、基謝不能、率斷兩腭、以死

開國武臣以儒術相傳、唯李氏、文忠能文、子景隆能詩、所
從客李善溫、以文士知兵、攻襄陽、不拔、普溫曰、破下、邑

則○癸○陽○孤○虛以是取勝○將賜田、文忠請　膳李、上疑、為
私其李、不悅、李、葬聚宝門外、或曰此佳地、上名其子往觀、
曰地臨、雞鳴所止、移葬安德門外七里山、
史載傳文德奉太祖旨取二子首入報、遂自刎御前、何喬
遠名山藏具載之、又云劉三吾暴伴世廟方后死於火、給
諫李清力爭以為非是、人云、從文德之家於遼東雲南、在
遼東者、嘉靖中都御史鑰、在雲南者、嘉靖中良弼、皆其後、
及考鑰墓志、不祖文德、又雲南志所云謫永平之故、不自
頫國、但云五世祖添錫仕太祖、起家明州訓導、歷知大名府、
謫雲南永平、頫公止三子、豈錫添又其子乎、按楊慎傳載

脩雲南通志、称鄉達欽胄嗣公、（稹）慎不可、若果真其嗣。慎情物。胡却之也。乃竟称頼後、大抵慎去後襄按晉定王妃、係交綺女、王請以交徳玄孫瑛加級、奉先祀、部覆不合例、寢其事、

劉璟基次子、嘗從延安侯滕宗討蕨賊、滕宗白其才略、上曰、真伯温兒也。名見、厚賚遣還、有富人蒋邦臻、素為璟所不齒、啣之、會督府移文勾逃卒刋二貫、蒋以璟行二、誣指之、覊崇道観。道士。王。松。溜。縱之。入京、見上于左掖門、具白寃狀、上宥之、命襲父爵、以嫡庶辭、特授閣門使、已長史谷府、會晉燕以築城隙、璟進曰、詩云、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

二王悟而隙解。後從征大將軍李景隆軍前、景隆敗、夜乘

舟渡芦溝河、氷陷、馬死、環躍升陸、走良鄉。足趾盡裂、跛行

三十里。會其子貊自大同來赴難、翼環歸。抗燕、死。

宋濂題識郝經雁帛詩、千。古。只。此。一。事。經字伯常、元中統

元年使宋、宋拘儀真十五年、經題帛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已是春初、上

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 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

国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新館、時已改元至元十五

年。經不知也。明年、宋放經歸、三月、元獲雁汴之金明池、宋亡、

此帛為安豐教王特中所得、延祐五年、學士郭貫以聞、藏

秘書監。濂得識之、若蘇武云云、狀託詞也、非實事、按漢昭

使〻諭匈奴。與武本傳不合。蓋漢求武急。匈奴詭言已死。常惠引使者夜見武澤中。詭云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書。知武在其澤中。于是讓單于。不信。單于謝漢使。歸武。然經帛所云上林天子。猶似踵為之。

吳沉。曾為皇子師。洪武二十年。馬皇后崩。意欲立胡昭敬妃為后。沉諫。上止弗議。而意怫。沉称疾乞休。許之。凡御史出。必令與居沉。沉〻偶款御史麥飯。御史不悅。沉口占一絕。微諷之。御史歸奏無病。上聞使人廉之。報訓塾。上怒曰。沉病。不訓吾子而民塾乎。籍其家。幼子年七歲。逃自竇。得延其世。沉至京。不得見上。先是。沉蒙恩礼時。聞請得如功臣

例免一死、上給片楮、時不及上前楮、輒加膚刑、
危素、勝國時有名籍甚、或問虞文靖集、太樸事業當何如、
集曰、太樸否多謗事業非所知無己、其余闕乎、闕果死守、
太祖雖其節、廟祀和州、至是令素香火其廟以愧之、按危
素與黃溍兩墓碑、皆宋濂所撰、稱危素為礼部尚書、每陳
說、自云吾不畏丞相、特畏後世史官、今元亡而史存、危之
力也、又云、天之于人不能備、或投才而誤於位、或得位而
寓以特、素負重望、如景星慶雲、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豈
不可哀夫知後世史官可畏而二其身以存史、又有二其
身者曲棻而稱之、為能存史、而皆紀史斧鉞不赦也、須溽

馮道再世。並稱危黃為無所可否之能。良便。且素鄙誠後可以大展而一無所見則何孟春所云景濂于太樸欽詞勿假借豈過刻哉元亡、素年六十有八、洪武四年、卒、惜素偷生但六年而不得與自畀共列。

袁忠徹、相術工、盡得其父所傳、永樂中、為太常丞、上嘗出宋元諸君遺像示之、俾言其何以貴、袁一見宋太祖太宗、便曰英武真宗以後曰、此秀才皇帝耳元自世宗至文宗、曰、皆是喫綿羊肉郎主、及見順帝、獨曰、此又是秀才皇帝以為非郎主比表不知合尊事諂可為合尊左証祝允明伯父紳、嘗掌教于鄞、袁適在藉、邀視其家之人及學諸生、

時無言、既別去、私上小國章二、与紳日給事中章、允明父灝曰、參政之章、後果如其官、

楊士奇、以攝琴江縣琴江令罪死、供乃更名立、可逃武邑、遇吳人楊翥、甚異之、立可告以故、翥以館穀讓士奇、而更授徒十里外。建文中、以薦為吳王審理副、時北平有走闕京師者、付審理鞫、士奇未及公座、失間者、王令指揮某草奏以聞、久乃得其人、伏法、後太宗得國、指揮以吳王故伏誅、士奇遜歸、得免、久之、解縉薦其才、以翰林備撰修顧問、編脩周孟簡作文送一教職、引士奇葉端若曰、教職勿輕視、士奇實欲諱前攝琴江教事、恚孟簡薄之、乃出孟簡、某、

府長史。已擧士婿罪死。妻孥等久繫。士奇不能救。侍郎羅汝敬為之不平。衆言之。士奇乃請於仁廟。得釋。晚年酷愛其子稷。所為不法事。不勝指。將與鄉人爭墓。所為金牛下水形者。交訴于朝。法司以士奇子。不敢決。就問士奇。士奇請同鄉汝敬長者。第一問之。汝敬正色曰。吾不知其其他但每歲見鄉人上塚耳。竟還其人。士奇積恚。會朝命選文臣行邊。士奇以汝敬應詔。卒遇虜。敗。墮昏井。幾斃。乃歎曰。吾不能同西楊於朝矣。致仕歸。時王文端直素與士奇同里。善。嘗以士奇子稷所為告士奇。士奇念世質。善謝之。稷才能餙過。會父歸省墓。使人曲言父前。士奇反疑直疏之。

出直吏部。會陳循前蒙仁廟殊眷，欲陞學士，而西楊抑之，但除侍講。循御士奇切，會楊文敏榮卒，鄉人愬其子于朝，付錦衣，以文敏故，予反坐，仍蒙尚寶之蔭。士奇知循欲導衆口揭稷私，以文敏有例，不甚慊。時監王振專权，不告士奇，遽收稷劾之，得寘坐重典。三楊初俱有免死勑，士奇次子道匿之，不出，竟不赦。吳訥者，黑塞世匠，贄文貞以文，陳嗣初，塾師，贄文貞一詩，皆引薦。訥為都御史，嗣初為五經博士，士奇之博才，寔可知。

楊榮子恭，與西楊子稷，皆不檢。恭嘗貸人鉅萬，掠子女，致釘一人於棺，白日焚之。恭子熺，指揮使，被逮時，先一日逃

去、及泰病死、更姓名入京、贅一軍家、居五年為其妻所覺、以聞、上親聽、重刑、不承、獄死、成化中、原文敏、還其所藉、

于謙兵部時、侍郎項文曜曲黨附謙、士林咲之、稱文曜為謙妾、每待漏、文曜必附謙耳密語、即無關大利害、意以私之○使見者稱二○人○一○体○無○間○也○及文曜遷吏部、復曲狥何文淵言官劾其險邪、賴于謙力保之、吏部王直于謙初稱為君子儒、文曜毀直為老廢、謙溺其毀、遂輕直、語贅王直何不告歸、謙壞、文曜見斥

莊定山孔暘稱疾不拜客、特往謁陳獻章、誡勿言、獻章匿之、孔暘同年顧餘慶知之、亦謁獻章、問孔暘何在、獻章不

言故、餘慶語次、輒曰、誠為入道要義。果然乎。獻章曰、是也。曰、公。於。此。字。尚。須。參。看。獻章愕然、不知何指、曰、定山在公所、而。公。云。云。犯。妄。語。戒。矣。又以獻章出入必請命于母夫人、因曰、倘入內、何以為詞、獻章以求嗣對、定山曰、太。夫。人。方。孀。居。而。胡。出。也。獻章無以應。會常熟周木者、確遵問視之禮、晨必就父寢問安、父不應父問、至再三、父怒、叱之、老人方酣睡。胡擾我。出告人。子不許我完夢。時人為之語曰。周。木。問。安。獻。章。求。嗣。

李夢陽負詩名、在主事時、武乞書一便面贈啟甲、夢陽不知啟何人、啟亦不省夢陽、偶以便面示人、稱當今才子、啟

識之。反被逮。殷寔為劉瑾掌家。銳瑾命。囑官校善夢陽。至京。又言於瑾。出便面為証。若曰。夢陽初。未嘗無吾輩也。瑾使人道意。必一見。入。長揖叙謝而已。瑾餌以大官。夢陽曰。有疾。不勝。衰固辭。

李西涯父淳。以軍餘為渡子。有婦日往返渡者再。淳問故。以走飯夫獄。又不免堂上翁姑朝夕也。淳謝不受渡值。因以長厚聞。已而有老叟示淳吉兆。令抱親骨葬之。視白狐卧處為的。却不強令狐去。他日。果見白狐。時天明。不得已。驚狐走。埋之。叟曰。若子至三公。孫則衰矣。生東陽。以神童早隽。稱得君。常以詩文延引後進。有識之士。謂數年之後。

一番詩文之徒。不諳經術。必誤蒼生。尚名矯激。致傷元氣。因念閣臣劉健所、信陽何景明以逸才十五登鄉解、十九預會榜、俗論必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竟除中書舍人、未四十、卒、東陽代健爲首揆、亦頗抗疏救扳景明、於是四傑七才子。繼起樹幟。互標榜。瑾敗、御史張芹劾東陽札瑾過于卑屈、不無名節之累、云、東陽獨子兆先、未免姑息、以是子雖才、而流無繩尺、致病、父以其曠業、題書案云、今日柳陌、明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將偶風變、兆先亦題其父案、今日黃風、明日黑、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覩此放言、知西涯之失教也。兆先弗論矣。

王守仁子正億、子承勳、歷嗣新建、勳無嫡子、先進先達係庶子、而進又無子、自慼違後業弘入繼、進為子、衍榮、業弘母韋、悍、以素隙、不肯出繼曰、祖封自在也、進恨、既襲爵、請立守仁父華之後業洵者為嗣、以業洵為司馬業浩嫡弟、勢叔之也、盡有其家產、已處非知成後知得後知成不如為德于幼夫、承勳弟承恩之子先通宜嗣、可不問前產、而輒飛誣業弘父達為乞養、遣係中子也、會審時、庭鞫三語、先通不能對、問何以前後兩子皆真、而中子獨贗、又何以無後之兩子皆真、而有後之中子獨贗、又何以勳妾沙氏既有子且有孫、卻預知兩子一孫之或絕或夭、而申抱

一○乙○眷○乃託言先達之贋○已曾具疏留中、疏草覓不得、獄十年不決、以葉浩揔督兩廣力持之故○葉弘呼闕舉刀抹頸○竟不採勘初招○先通龔爵四年、國變、為流賊所殺、葉弘在獄、獲免、

龔爵講陽明之學、性矯詐、大巡福建、好與鄉紳水火、刑罰偏錯、會內監趙有家奴張浩不法甚、事方發、而入其賄、称趙初死、不忍竟其獄、繫浩、已為蘇州知府、欺朱玉峯長厚、罪其家人、以計就太監龔銓下獄、哭銓黃金二千兩釋之、物論遂蠭起、會郎刑至復收銓、并諸囚四十餘、不分輕重、一夜殺之、遂張言人云、吾入銓貨、今何如也、黜楊南峯鄉

欲、責臧鄉士夫與從、大不合時宜、時有謗書粘其門、劉見之、詆詐道惡、欲井心其人、不得、

嚴嵩籍沒案、黃金一萬三千兩零、純金器皿一萬一千兩零、鍍金器實金二千二百兩零、金鑲首飾實金六千五百兩零、通共淨金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銀二百零一萬三千四百兩零、銀器實銀二百零二萬七千九十兩零、通共淨銀四百四萬餘兩、玉器共一千零五十七件、內有漢諸建國元年注水玉匜、晉永和鎮宅世寶漿玉杯、永和鎮宅世寶玉盤、漿玉、墨玉、碧玉、黃玉、荒玉、花玉、等名、番字玉板一片、千岩競秀玉山一座、凡玳瑁、犀角、瑪瑙、銀玉、宝石、琥珀、珊瑚、象牙、水晶玻

璨、哥窯、紫窯、嘉峪石六等物共二千餘件、龍卵壺二、龍卵酒瓮一、未製器龍卵一、洪熙宣德中古剌水熊膽空青薔薇露十三罐、礦砂三百八十兩、硃砂二百五十斤、諸香二百九十一根重五千五十八斤、奇南香三大塊沉香山四座、織綴綫紬絨褐羅錦、洋布、洋錦共一萬四千三百零疋、內有五爪雲龍過肩緞三疋、宋錦乙百一十七疋、瑣幅一百六疋、并諸色裘葛男女衣服一千三百餘件、古今名琴五十四張、內有月下水玉琴、咸通之寶、清廟之音、响泉、霜鍾、清流激玉、玉壺冰、蒼龍噴玉、一天秋、萬壑松、秋澗泉、雪夜鐘、玉棕琤、宝玉、秋月、春雷調、古冰泉、番月、松風鳴、雷震

殿、九霄鳴佩、流水高山、寒江落鴈等名、又大理石、古銅琴、古硯一十六方、內有未央宮瓦硯、銅雀臺瓦硯、唐天策府硯、貞觀上苑硯、蘇東坡天成硯、宣和殿硯、文文山硯、其餘古銅器古書帖共四五千件、古名畫共三千餘件、內有唐九成宮避暑圖、阿房宮圖、宋周文矩學士文會圖、金谷園圖、唐閻立本職貢圖、杏壇圖、越王宮殿圖、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西湖春曉圖、南屏晚鐘圖、劉松源西湖圖、共計變價與器皿首飾共銀二百三十四萬二千零續追不及千金、通共估現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二兩零、龍卵五个、貓睛三十三顆、暈貓睛一顆、祖母綠二顆、北京抄

屋不在數內、房屋千」餘閒內、有雕刻香屋十閒、撼之、一處所藉、不及十之四五、行路與寄頓過半、按越王宮殿圖係仁和縣丁氏物、文会圖係錢塘洪氏物、上河圖係蕪州陸氏物、每值千金、尚有贋本、

刻敬四書解、頗多藝所未發、為魯鄒功臣、如舜欲常常而見、謂舜留象在都、而使吏代治、即如周公封魯、未嘗一闚魯事也、即如忸怩、果非齊東、象非不可化者、源源而來、舜以多見則親、聖人怡一本之妙用也、又云、底豫後、象亦馴、及就國、舜南巡之有庳、舜崩、象乃親耕奉祀、唐柳子厚毀其祠、作毀鼻亭神記、王陽明復其祀、作象祠記、至今猶官祀、

春秋不衰。陽明似猶鮮郁敬所銘。

汪喬年、崇禎初、歷官陝西督撫、專治賊、時諸流中、獨李闖勢逸逞、更難制、喬年承密命、伺發自成祖父先墓、會喬年破雒賊麋。乃囑米脂令邊大受迹之、縣役有自成族子、恐累及、出姓為孫氏者、大受詗得之、責以導行免罪、至二百里萬山中、指十六塚之一曰、此自成祖父穴也。相傳仙者為之卜兆、內有鐵灯檠、爍火熿中、留記曰、鐵火不滅、李氏當興、于是破入檠火尚熒、不熄、但螻蟻數石。護擁棺外。則斷其棺。骨青黑色。髮被体而黃。腦後一穴如錢。視之、中小赤蛇蜿蜒。長三四、[illegible]、出見日而騰數尺。以口迎日。

舌吞吐者屢。仍伏地　其器。函顱骨。并腊蛇以聞。

金鉉工部時。以勁直忤太監張彝憲。〻臨較場。點視軍器。先諭至工部名下人役不許私逮一人。隨報炮無火門者百許。蠢。簡。塞之。以謀鉉者坐毀職。浸起甲申春。壽寧宮掛來。有云公以介弟公卿見託。敢不聞命。但宣遵不守。天下事殆有不忍言者。弟職守城。誓與城俱。昨二舍弟覓得便舟。欲奉老母南歸。老母以死自矢。堅不肯行。爲之柰何。都城存亡。視宣猶安危。宣。偏。老。幼。稚。懷。我。悲。衆。不。數。日。當。相見。即鉉初生進士夏嘉遇到門。小名甲兆。與大父懸弧同日。初名純耿。但武之義。又娶媳之日。大。風。雷。一。飛。禁。入。室。汗如雨。

五歲痘危、又夢異僧來家千百、而活共鄧汝愚十八頃解、
馬上口占一絕、龍泉山人一書生、偶羈三巴第一知、世上
藥殺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錄大父嘗語錄之、劉名汝
涓首此、乃錄父平譯、錄物以十八、卿無、而難了、向以、奇勛錄
作、識、甲申三月十九日、相傳篤南章、武勇言駕崩、錄討帶
走死禁城西北河、羽、錄以、迦、林、犯、己弟寇被繫、責金五十
酷、賊守敵知錄犯乃釋、寇戶曹郡大夫之僕語錄故長雁劉
孔汝、翁得屍水上、方擬入撿、殮會賊東行、皇城閉、至上肖、則
錄屍與呂監閔北、木衝背露、內宮移而骨、更認之、先是、錄
與其々毛顯林等、遊河々、事、死、此、張明卿為之傳、蓋

李傳所畧、意之

劉宗周為東林護持力、持功過格之或不然之劉有札云、宗周為疆場起見、痛恨熊賊廷弼并族君子之左袒、然諸君子之見、故自遠寧已如此、不得不因元氣關黃門謂才尚可用、魏黃門又謂熊非門户中人、乃局中人也、得之矣、

徐大化論熊、字字寔錄、諸君子亦舉以為口柄、不知諸君子何故仇李三才而曬熊、總之、從名相起見乎、熊犯舉動近閱楚人公揭、方知有此說話、第書貫城內外、雖未能蓄數千人奸細、而全楚之絳公行黨護、勝數千奸細羽翼矣、〻〻

黨楚人者、下一而足乎、熊犯殺賊則不足、而去之險

之鹿、急於自救、然父与君則有餘矣不可不慮也、根茶成

其惡者、皆吾黨耳、出乾脩劇吳大鏞替刻本論者曰、黃石齋性好默孰

劉念臺理近于肅總不解將宜二字時宜從格物漸致之

認格物不清而以言道誣道也於外然拒絕、益信之四賢

已盡不可不辨

鄭芝龍以兵為唐守仙霞一帶諸要害其親家黃巖徽已

北歸、密書招之、芝龍欲歸功巖徽因而自媚遂盡撤諸守

及北師大入、巖徽不在軍、不敢挺身遠款、以其衆遁海外、

有鄭瑄者、素與芝龍通譜、入海招之、咬咬以誓、擬封、平國、

公、世、奇、呢、哈、哈、番、李、其子成功拒父、乃但以

張煌言息臨門之范　督張用、奉化人

之、衛于中軍之室、既史李兩中軍介胄拜上九鉞、以提督命、免、時有腐儒家者、謾言張徒擾違耗餉、其卒為吾等憂、究何所為何不自覓死乃煩今日東顧僕、、適常鎮內使李愿聞之變色語家足下不知大義莫弄舌彼食其食事其事苟貪生盍早入款家猶曉、李大比之彼欲明白死萬耳目見聞做一頂天立地漢豈肯輕付溝瀆若不盡前者海沸星隕是為誰來此去伏法西市加頭尚有餘香同塵李懷怙名妃源、諾李、明多忠臣此亦其一李曰不然此則多忠臣未免得此為三百年生色譬爽者終命卿一着

一看不：幽欺氣撼壯喝語出旗下都可為爆言志銘矣
壬子、杭張仲嘉、名文嘉、以蒼水之棺暴石塔西、迺擬改殮
向松場里人曹老買地一角、而懷怙與共事、細撿其骨々
紫絳不枯、入小棺堅緻、從厄五骸、甕盛之、遂有拔誠海弁
共樹大碑於墓前、明書其墓、既葬訖、張李疑淺露、不如以
為疑塚、更遷之、于是還券曹、不取其值、曹老焚券、請埋此
大碑礦中、為世守、比于古人葬衣冠之義、僧悶石者語張
李蒼水詩有于岳三席之句、願承貴主之名、向南屏覓地
為一席、於是又潛合石門呂用晦名光輪、武林沈甸華名
蘭先、共覓地于卯文　ㄴ三月纂勒刊

地帥書明大司馬蒼水張公墓九字碑不過尺許左書茂才子穆羅公右書侍者貫玉義從三人、後書石背、歲次癸丑辰月丁酉午時遷葬於此共二十八字、略小闊石春秋歛祭之以上共事諸子咸慶刱舉閒石甲申年幾十餘齡耶不經識字已受拂住淨雷峯之下有哭大司馬一律云、素車白馬謾相迎豈是尋常風雨情龍自遠逝來九曜人從何處話三生萬孤血染丹楓葉蜀帝魂歸杜宇声成敗莫論今古事波濤日夜吼長鯨附載懷岵西湖一律想到淒涼處、淒涼入暮烟一湖開日月兩岸蔚山川野鳥歸踈樹〻雲棧遠天泉声鐘外響夜色贊殘年是載尋溝望

作○爲附記之○

列朝諸臣詩歌選

洪武朝

太祖微時、遊一遊僧鳳陽、寺侍小磬、嫌于衆曰、擊磬賣御。聲起詩就。太祖因摘粉仰為題、應聲曰、一塊無瑕玉。中含混沌形。忽。然。敲。五。德。響。落。滿。知。是。已。非。重混閑。沌。記義。

國初、吳人姜子奇、兵亂、妻為金陵師所收、數年、子奇竊乞食金陵、見一婦邕關、不復認、忽囊裏取來、藏金釵二、與之、子奇懷得故妻、歸簡來得釵与詩、中喜、驟曰、復過高閣、果見妻出、欲有所言、而為門者所覺、遂竟出二釵与書、後一詩曰、夫留吳越妻江三水。載恩情一旦空。葵。藿。有。心。終向。

楊。花無力暗隨風。兩行珠淚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却恨當年罹此難。相逢敢把姓名通。兵官感歎。還其前所[illegible]。夫婦同歸。

明初、大理總管段功為梁王所薦。妻高氏。述懷事在段寶傳。有詩全錄。詩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床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已而功見殺。功女僧奴貽詩乞寶、誓必報。其二曰、珊瑚勾我出香閨。滿月蕭然淚濕衣。冰鑑銀臺前長大。金釵玉葉下芳菲。鳥飛兔走〻〻〻〻。桂馥梅馨不暫離。惆悵同胞〻悲別。懸知含淚濕羞帷。

方谷珍有女、適黔國公之子、年十八時、患瘵、請延慶寺、愈後謝神寺、有僧作回回曲、宜誦神前、有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小不堪攀折。得黃鸝飛上力難禁。留與待春深。有以告谷珍、谷珍怒、捕僧、以竹籠之、且沉之江、曰、吾亦有偈送汝曰、江南竹、巧匠作為籠、留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在籠中請曰、死即死、願更一言許之、曰、江南月。如鑑亦如鉤。如鏡不臨紅粉面如鉤不上畫簾。頭空。自惹。愁。谷珍笑而脫之。

元末、江西程國儒任餘姚州判官、因亂來依方國珍、與呂玄英為友、出鶴傍牡丹圖、求題、玄英題曰、牡丹花畔月精

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青霄不歸去洛陽能有幾時春。
程知為諷即日促裝回鄱陽
元兵退守開平、太祖遣使者諭之、元主脩答、贈使者詩曰、
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
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歸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
悦誠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臺。
太祖見宋太祖詠月詩、有未離海底千山時、繞到天中萬
國明之句。因指新月令太子諸皇子賦之、東宮詩有句雖
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照九州。太孫詩云、誰將玉指甲
搯作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上以未得團圓影

落江湖、滿不悅。或又云誰將四句為太宗所作、未詳、

太祖嘗過廢寺、寺寂無人、壁間畫一布袋和尚、墨迹猶鮮。題一詩於後、詩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多將一袋裝。畢竟有收還有放。放放寬些子又何妨、此寄諷也。索畫者、必不可得。

臨安錢寀、寀子爭、武肅裔孫也、為脩纂尚書、奉命選孟子節文、有詩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高皇聞之、召見諭卿詩却好。只是無有嫌汝。可改嫌字為憂字遣歸、

太常博士顧祿、謫通鄱陽、有聯放歌今日容豪客、破敵當

筆想至尊此詩流入禁中太祖急〻其全作頗深喜之
象山錢唐初入謁、獻長篇、畧曰、大明洪武元三春春雷一
聲天地響龍飛在天雨如膏天地山河增氣象山人昔往
東海山山形如象山名丹丹山之南有白石山人隱遁松
林間山人名不掛香齒山人不與人相似好風吹步上京
師鉄杖麻鞋見天子天顏悅懌天開明權身殿中承聖旨
致君堯舜端有時山人事業當如此唐誓死存亞聖之祀
成化初、黄溥之祖南山者、遂有錢文奇節之詩、〻曰、引權
絕粒箭當胸拚死狀持亞聖公仁義七篇文奚嵓是梳千
載繪仍龍批鱗既奮回天力沒齒終成衛道功那得洪恩

偏家字泮宮東畔置祠宮坑末句、意欲另祠學宮、惜後世無議及者。

翰林應奉唐肅、洪武中、應制賦海東青云、雲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兎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詩後自署上御西廡、賜學士宋濂有禽荒之戒歟云。

太祖最撫誦唐李山甫上元懷古之句、徧書屏几。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石城秋。可想閑造之王安不忘危至意。

高季迪與范文正、皆生姑蘇、而於卓筆峰並有詠、而氣象

稍則茫云、笠澤硯池小穿㕞篙石哉仰天悉作紙寫出太平歌高云、雲來初似墨鳫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悵何事似稍分渾大與纖細李迴不終似於此微之其奉迎車駕享太廟還宮有云、鳴蹕聲中曉仗迴錦裝馴象踏紅埃半空雲影看旗動滿道天香識駕來漢酎祭餘清廟門袞衣垂慶紫宮開禮成海內人皆慶獻頌應慙白之才較唐諸公應制諸篇、誠無所愧又有登雨花臺望大江之句曰、大江來從萬山中山勢盡與江流東鍾山如龍獨西上欲破巨浪乘長風江山相雄不相讓形勢爭誇天下壯秦皇空此瘞黃金佳氣葱葱至今旺我懷擕擕何由開酒酣

走到城南臺上望、覺蒼茫萬古意、遠自荒烟落日之中來、石頭城下濤聲怒、武騎千群誰敢渡、黃旗入洛竟何祥、鐵鎖橫江未爲固、前三國、後六朝、草生宮闕何蕭蕭、英雄乘時務割據、幾度戰血流寒潮、我生幸逢聖人起南國、禍亂初平事休息、從今四海永爲家、不用長江限南北、

魏觀大本堂、有云、翠葆葳蕤九游旗、東華遙望又多時、都堂榮宴貂蟬集、率衛輪班扉豹馳、月繞珠簾陞講席、花迎金輅肅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緯聯輝上玉墀、觀文詞靡麗、爲存其一、

王禕感興之作、有云、如賓適人難、士窮事人易、堂堂七尺

恥道義非不貴孰知一失身補爲未爲累由來念人念存
知心弟昔出門慎其隨大易著洪義所以古達人隱約存
亂世我懷管幼安高風邈難繼此似拙謀濟中自知以見
志者并錄禰築城謠一首、朝築城暮築城築城築城欲高高隤
崩江南五月盛霖雨隨崩隨築人人苦大家築城多賣田
小家賣產來助錢朝築一丈暮一尺盡是吾民膏血積爭
道城高可防賊民力已窮何所益君不見陛下盛德猶如
天四海一家千萬年金湯之固非所恃何乃坐令民力敝
前詩是節後詩勝勝爲國如民至意不惜批鱗
劉基秋懷、所以遠謫之後所作詩、曰、清晨啟扉對微風動游

龍（附錄止此）

切切砌下蛩，螿啞自成音。灼灼各有容，四序迭推移。衰病情所鍾，自羸足已弱。有願不得從，悄負天地生。愴恨填心胸。宋濂和之，有曰：美女顏如花，身有微蘭氣。謝為素風生，曰草間憔悴。金鳶委鬢雲，愁容怯新婚。黃金固云貴，鑄形難鑄淚。已矣，後何言，禁名本非覬。二曰：仙人韓伯鳶，弄簫吹紫蘭。一吹洞芝長，再吹翠雲寒。紅日長不久，何憂芳歲闌。常來復處車，邀遊三素端。有時念下土，臨風動哀歎。碁又有泉名歙，為冷起發作，錄其後句云：憶昔識子時，西州正繁華。笋笛沸晨暮，[illegible]離襟袂，爭矜誇。子獨徜徉泉石裏，長日松陰淨書几。取琴為我彈一曲，手拍滄浪洗塵耳。否

從來逢聖明、有虞制作超堇英、和檢協律予能事、闡俾
夔摯專其名
宋濂擬古之一、明星直去角、遠倚紫垣中四國仰照耀、寶
劍出秋室、一朝化為石下與沙礫同、牛羊或踐履、戮孕到
兒童、位高知身危、退藏保其終、又櫟體詩曰、溫〻荊山玉
刻作瑞世麟繫以補袞繡相期佩君身君身享遐福四海
歸至仁、救〻九天上、扉豹為守閽惜哉不得獻龔之吹文
菑亦是見遂明志之作

建文朝

王賓避地太湖、閑譲望立、有詩云、數莖白髮亂鬖鬖、萬理千梳不得通。今日一梳通到底。任教春雪舞東風。語。似。知。天。袁柳庄與袁珙、至是遣子忠徹、徹謁賓。以乾象諭之。賓曰、此數莫逃。

嘉靖遜荒詩、大率海內有心人所擬、詩曰、流落江南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又貴州金筑長官司羅永菴有題壁二詩、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

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雲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遥。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皆知何處。惟有群烏早晚朝。

鐵鉉二女、以父故轉發教坊、女不辱。有詩亦擬作、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綰臨粧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次女詩曰、骨肉相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筯辭官舍。步蹙金蓮入教

妨覽鏡自憐傾國艷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
嫁得劉郎勝阮郎
方孝孺過釣臺古風云、敢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
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
裏老子早見幾却向桐江釣烟水其閒居感懷錄五之四、
一曰、鳴鳩知天雨乾鵲知天風蟪蛄最無知亦悲年運
云何嘗世士情情溫飽中變故如波濤沉潛安所於二曰、
鳳隨天風下莫息梧桐枝群鳩得腐鼠哄汝長苦饑舉頭
望八荒默與千秋期一飽亮易得所存終下移三曰、庭前
多古檜封殖合百年如蘿欺衰朽揚翹冠其巔弱蘭蕭柳

朧鉅艅金石堅得時不負料歲晚良可憐五曰、汕魚不知海越鳥不思燕、蚯引算一穴、神龍輕九天小大萬相殊豈惟物性然君子勿歎息彼誠可哀憐一則審運二則矢志三則感時五則貶敵閒吾云者託詞也送劉士瑞歸括蒼、按士瑞係文成之孫、不見本傳故存之詩曰、憶昔高皇定華夏海內遂包龍戰野惟幄謀謨三數公君家中丞最蕭灑舳艫十萬搗虛來帆檣蔽空軼吼雷從容掃強寇手扶日月滄溟閒盪滌洪都突彭蠡砲石星流湖水沸御舟閣河諸將諱神箭穿顱逆首斃是時中丞謀略精指麾英傑江表平拊髀撫掌談世事天子稱善群臣驚寵厚混一定勲賞鐵

券金符娟土壤中丞獨擅翼贊功賜貂每爲諸司長青田
冢木三十年高皇仙御亦賓天國初故老尚誰在發人事
業圖夌烟忽見閑孫三數息秀目踈髯遺像逼擬樹豊碑
墓道遷欲請天朝重褒錫至尊含咲問群臣先帝功臣今
有孫胡爲拂衣入山去旰食未敢忘君恩海內只今無盜
賊幽州興兵憪邦國廟堂謀議豈無人我懷中丞淚沾臆
嗚呼志士古所稀留侯武侯今是誰九原招兮倘可作爲
解四海蒼生危又書事三首、伏枕三旬不整冠夢魂時復
對金鑾忽聞盛事披衣坐今日朝廷立諫官斧扆臨軒几
硯閑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烟兩袖

送風較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香書召講官皆講筵事

周是脩寓言古句、有曰、陰陽分晝夜輪運浩無窮時物更代謝孰知玄化工人生如夢寐即寤永成空此觀衰榮朕往復邁旅遞御夫昧達識盼然隨所終賢豪關世運用舍合中庸進由吾大道退勵吾清風載歌紫溪玉不愧南山翁此篇直可作殉國自銘與共許國六人無之矣

永樂朝

姚榮國公遺像、好事家即以廣孝生平警句、周書其旁、内有圖象一詩、贈矢人曰、聯曰、挽歌聲不散、障月影同圓、又御溝句曰、静涵金殿影、清徹玉堦塵、已是脆凡

解學士縉、永樂中命題彪虎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此諷諫也、時仁廟失愛、賴此感帝、東宮卒以安、此明于父子之義、灼燦、又前未遇時題文山上已詩後有感崖山雲寒海舟覆六載孤臣老燕獄東風杜宇三月三五陵望斷春蕪綠墨花皇皇五十六寫出江南愁萬斛當時下筆眼如虎日落天低鬼神哭揚帆

西走倚真船手持撫枝挐和天闕閩嶺海血酒樹回首家國隨飛烟六宮粉黛黃塵裏滿火無光吹不起金雞肯學楮淵生嚼舌甘為杲卿死鄞門章碧春濤：高官不換西山薇哀吟一曲肝腸裂勁氣萬丈蛟龍飛當年枕戈葛嶺賊恨不刳心食其肉堂：忠義衍宇宙白日青天照遺墨落花寒食風雨時展卷如對龍虎姿載拜觧公金屈巵有酒不讀蘭亭許此于君屈之義亦慷慨之見及南平交趾、送送繡衣出撲、有去虬、髯白皙繡衣郎驄馬南巡古越裳城郭新開泰郡縣の山河原是舊金湯天連銅柱蠻烟黑地接珠崖海氣黃莫說炎荒冰雪少須令六月見飛霜亦須見

經世大畧。而、卒、不、終。徒負此數語。

黃淮雜詩、有云、蒿蓬相因依。飄々逐風起。風力有時息。零落在泥滓。蘭蕙幽且清。揚輝被芳沚。白露凝為霜。華葉亦披靡。蒿蓬何足數。嘅此蕙与蘭。々衰。有餘馥。猶足奉君歡。玩末。二句、希珠揮也。

胡儼飲酒擬淵明、有曰、亂風自南來。飄然入吾廬。翻々動書帙。素琴聊自娛。好鳥鳴前檐。竹樹交扶疎。北窓適閒寐。美酒湛清壺。南山天際明。浮雲空翳如。身非處士。似或不衷。

胡廣題歸環翠圖之句、有曰、日出見山低。日入望山高。四

山宛如翠。層岩湧秋濤。天兵駐連營。雲霞護鉞旌。春陽被野草。暖氣回征袍。司馬用九伐。廟算全六韜。師行貴神速。令肅無譁豎。勇士一敵百。泰山壓秋毫。上畢先伐謀。小醜焉能逃。

楊士奇幽蘭在空谷之詩、有曰、幽蘭在空谷。天產異凡卉。擷旭耀貞姿。流風汎芳蕤。豈以洞壑深。顏色不自媚。所憂蕭艾叢。延蔓雜荒穢。將秋白露降。未免同憔悴。誰能擬孤芳。緘作君子佩。

金幼孜早發清河、有云、海色正滄涼。龍旗拂曙光。雕戈寒映日。羽箭森凝霜。城闕雲中近。關山笛裏長。天兵隨振旅。

萬里掃攙搶。上。六。子。詩。各。録。其。一。太。平。之。奇。典。是。修。句。別。

曾棨、字子啓、永豐人、永樂二年狀元、領二十八人爲庶吉士、上嘗面試令背、記、柳子捕、蛇、者、說、時、無、全、誦、詔、皆戍邊、赦之、肩大木應工作、棨作書陳辛苦于執政、上見書、憐而釋之、與原官、歷侍講學士、善草書、能詩歌、稱江西才子、御試天馬歌、棨先成、荷寵遇、已而疾作、乃捉筆書曰、宮詹不小。戲周非久。我以爲多。人以爲少。易簀蚤搯。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遂卒、

太宗嘗觀歷代帝王像、指順帝、向尚寶袁忠徹云、此又如

太醫樸、何也、未。稱。為。秀。才。皇。帝。黄南山嘗語忠徹、語之曰、順帝係宋幼主㬎之子、載符臺外集、又葉盛水東日記載有一詩、見。愚。詩曰、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名公尚公主、時承賜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哭語群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襟。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在生子。明帝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按

宋帝㬎被執時、方四歲、長而尚元公主、後爲宴、被疑、改名合尊、寘入沙漠、時元明宗爲弟元宗所逐、失位、逃沙漠、以姍戲故、且逆適屢、交深、遂以合尊所生子爲子、名妥懽、已而明宗見弑、安置妥懽於海外、方七歲、後、因人、言、此、非、明、宗子、移內、置廣西、文宗死、大臣欲立其子、太后不可、迎安懽立之、是爲順帝、非其子三字載元綱目非裨史之言也

綱目云、明宗在沙漠、納西北桑阿兒斯蘭裔孫女、名邁來的生、妥懽怡睦爾、繼云時有言妥懽非明宗子移于廣西之靜江、安懽之生、係元大德七年庚申、先宋太祖庚申受禪、與陳希夷論國祚、有只怕五更頭之言。蓋理宗景定元

年己是五庚申。順帝之生。寔是六庚申矣。此詩不知何人所作。恰與數語合。蓋洪武造曆、則。真。宋。亦。而。借。宋。龍。鳳。者。禪。也。又按王錡寓圃雜記云、全某者、係宋淵聖帝母舅、淵聖在元、學佛于土蕃、有子亦從其教、元主坐以戲褻皆誅、殺之、一夕、全夢甥淵聖父子來訴、吾無罪見殺、行奏上帝、舅須資我筆墨、灑淚去、如。此。豈。識。我。者。乎。非。真。乎。王世懋竊天外來、宣帝非建文幼子。且恰合尊之說。或出宋遺黎之口云。

正統天順朝

吳施榮、正統三年、鄉試第十五、且公車、作詩留別、有紅雲紫霧三千里。黃卷青燈十二時。之詠蝴蝶云、莫怪風前多落魄。三春曾作探花郎。己未、果狀元及第、半載卒、玩前句似有淒清之意。後句落魄、頗寒儉。時人以為詩讖云。

天順七年、會試闈中大火、預試者死九十餘人、吳昌元者、作詩紀其異、有日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灾。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寧從火裡開。豪氣滿懷爭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

布衣成器、餘姚人、正統中、向龍泉山頂為文祭劉忠愍球、

大中述古今權奸之禍。約三千餘言。又有祭忠壇詩、、曰、萬古興亡淚滿襟。一壇遙憶祭忠年。大書筆在憑誰執。高調歌沉待我傳。無地可揆湘水恨。有天應鑒趙山巔。布衣慨也尤堪吊。何處松楸是墓田。

景泰剝

景泰中、編修楊守陳賦銀荳謎、有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為豆驅良工個個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洒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宮號拾多盈袖金瑠半墮羅衣繡安得天顏一咲催拜賜歸來世清晝闇如昨宿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荳號拾得羊車不至愁烟中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荳洒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飱木皮和草根夢想荳食如八珍宮倉有米無錢糴撫獻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嚬安排只在郵窮

民顧將銀豈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諷諫之意溢于辭也
何文淵、初守溫州、以廉靜稱、郡大治、名侍郎刑部、或餽暮
金、郤之、好事者為之立郤金館、病歸、正統十四年、起吏部、
加宮保、擢用人才、始露、詭、譎之、迹、言官爭暴之、目為奸邪、
人品之兩截如此、徐武功為賦詩譏之、曰、溫州太守重來歸
昔何廉退今何違、郤金館在已如掃、挹月堂寒空掩扉人
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老大忝秉春秋筆、不作
諛詞亂世譏、
于忠肅謙、平居坐側嘗懸大山像一軸、手為贊、其辭曰、
嗚呼文山、遭逢宋之季、狥国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

天地。陵谷變遷。勢殊事异。坐卧小閣。困於羸縶。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歎者心。可恥者私。寧正而斃。不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後郎中張邈寶此像、亦寶此贊、更求水東葉盛附贊、謙初諸生時、篝燈夜半、有巨人持便面索書。謙醉大書十字。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將。巨人驚。棄便面去。早視之、乃一片蕉葉耳。此二語、已是忠。肅。一生。定評。

臨川聶大年、以王文端直諒好戴文進畫、有云公以好畫之心好賢。則幾矣。後病劇京邸、投詩文端、有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棄。少。百年。公。論。蓋。

棺。遈。文端得詩法下。遂為大年志墓。

成化弘治正德三朝

南海陳獻章、成化初會試、雖負時名、亦涉躁進、至於破制科之体、時為若者安之三句破題曰、物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諸士無不絶倒、編修金路遂有感作詩云、何處開新調、旖旎自不群、剪花金瑣瑣、閙葉玉紛紛、巧畳空中錦、軽翻水上雲、自嘶心太拙、到此不能文、

献章以師呉與弼被徴、除翰林検討、員外張弼以書誚之、有詩曰、君恩天地寛、臣節日月皎、無事但免官、優游豈不好、未識義何如、借問程明道、李家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献章䩄内慙、已而辭帰、

吳劉昌、成化中入南內於戊字庫見古銅物、如劍而無刃、平直、首微稜、長可二尺、濶僅寸、下有靶嵌銀作童子奉牌牌狀、上有古篆四字、面嵌銀詩四句、曰、模稜難斷佞人頭、碎腦糊成百倍憂、解英雄生胆氣、從今不用佩吳鉤、此器不知如何用之、

李東陽南狩七十韻、錄其寓諷之句、有曰天王赫斯怒、歲晏御戎服、狙東綦車攻、在邑誇鋈續、金聲播避壞、稜威振殊旗、戾止陳穌鈴、佚游謔黃竹、於鑠賁蔣晦、倒載斯戢、較車禹、混文軌、蘭館稟矢服、所期各宗盟、展也永親睦、

嘉靖朝

王文成以僧再世之說。嘗遊某寺、一室封鍵甚密、欲開視之、僧不可、先師入定五十年、誡弗啓、文成必啓之、見龕中坐一僧、儼如生、面頗類王、壁間有偈、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文成曰、此豈吾之前身乎。悵然者久之、為建塔以葬之、以是守仁講儒學而稍似乎禪。

嘉靖中、劉仕義殊不取詩、有別趣之解。因論杜家為唐詩冠冕、以理勝也。見唐子畏送人下第詩、有云皇家空設網、儒子尚悽珍、以為未免怨懟。因舉唐人明主既不遇青山

胡不歸之句以箴之。又以郝穆有節婦詩、白髮真心在、青燈淚眼枯。沈石田為改一字、謂禮經寡婦不夜哭、宜改燈字為春字、靜節称為入理。又極喜吉水羅洪先以翰林歸、永豐羅倫以修譔歸、鉛山費宏以宰相歸、併録三詩、以為山居之樂莫過是。洪先自詠、獨坐空亭一事無。秋風春雨一團蒲。而今始解閑非偶。到得能閑幾丈夫。倫自詠、五柳先生歸去来。芰荷衣上露漼漼。不由天地不由我。無盡烟花無盡林。別樣家風幽澗竹。一般春意隔墻梅。老失只怕風濤險、嶺下瞿塘灔澦堆。大學士王守溪寄宏詩、横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日與圣賢相對語。身於天地

復何求。三峯有意當窓見。一水無聲遶檻流。試問主人何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守。漁。之。句。可。知。三。而。四。

費文憲宏在藉、嘗構別業、身董之、頗勤、一日、午夢、恍惚見有絳袍冠帶者、為之題柱四語、我昔猶君昔。君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何必苦勞心。忽不見、益。此。別。業。為。宋。榮。侍。郎。故。居。也、宏致祭。謝教。

吳中陸楠以、鄉薦上南宮、不第歸、過揚關、使者索舟稅、楠投一詩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向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道。朝。廷。不。稅。愁。關使赧而禮之、

邢宥為松江守、以火荒陂蕩、猺責稅額、民滋不悅、有題詩

其郡門者曰、量盡沙邉到水邉。只留滄海與青天。漁舟若過蘭洲渚。爲報沙鷗莫浪眠。郡中僉憲劉廷美妙吟、京師、歸、爲劉八句、時邦疑出劉手、大恨、按此詩係宋人刺賈似道者、邦不察。而廷美亦不求。白、曰欲人知。自知之。

嘉靖十二年四月、上演馬南城、賜宴、上賦律詩二首、大學士張孚敬恭和云、傳宣萬來卿重華、得賜同遊兩賜茶、環碧殿前先看馬。蒼龍門外更觀花。君臣自古原同体。海宇於今總一家。錫宴從容還服。聖恩莫報寔無涯。同和者爲李時方、方獻夫、翟鑾等、

隆武

閩部黃道周、監軍至婺源、見執、負械而吟過言五律八章、有已破江湖夢坐寒日月光大命扶三矢時賢惜一走之句、將已絕粒七日、作自悼造怨各八章、有雲霓人望絕金石見逾香得正吾何憾微名世所親之句、按雲霓金石云云、以定為歸名垂後世也、發婺源、復進、水、棄示同械二中書三章、有云火樹難開眼、冰城僅養身、夫天千古事、末路一將人、碧血題香草、白頭退釣綸、更無遺恨處、慚鬢為君親、二章曰、搏席仍之野、投對又出關、席心如可卷、鶴髮久當删、怨子不知怨、間人安得閒、乾坤猶半壁、未忍蹈文山、

猶自愛其餘生云又作昏曉七律八章有碌碌於今無足錄只愁元老自身輕身有微名藏不得道慚善卷死何妨之句按身輕云云其有愧往之未善和自署章尾云吾夢高皇與二宗已著寒蠶註中記天啓甲子初散館時夢神宗危坐甚偉呼余近前汝欲勝人道在自勝今品章所鐫是也又丙子余方賜環夢大皇帝垂帷閱壯繆祠擁被向余屈指者再云三九四七誠如所云蓋指易象中命曆也去歲余奉祠出都以風逆泊龍湾夢高皇屬声卿乃捨我去余答朝廷捨臣非臣捨朝廷今去五月之十日又半載欲使後人別昏曉耳初發婺源夢得五字更循吾行去作奚

猶八章有植竹獨與旋頭近 橫死猶當明月傍之句作待
命八章尾署待命猶延頸也自正月廿四日繫禁中廿六
日請命聽燕中消息有歸寮八章尾署六右歸寮欲歸就
寮鼓也又拼得拼不得共十二章記者逸其十一又遂發
源誓將六章及謁朱廟四章共為七言絕句也新安元夕
四章尾署十二日西橋演燈甚盛念正希已死余又被執
世事不競如此為淚下翌日遂絕粒至留都復廿九日不
死復進水漿潦倒餘生不能執筆過新嶺吊正希四章尾
署嶺上吊正希死聞有江天一諸賢從之足為吐氣又作
鍋目二章時見一士人身纏九鎖有感尾署初至白下見

玉梅戍閒、旅次索被襪不得、愴然、留示諸子、爲遣時四章、傅君折得玉梅寄瓶中、聽澧中弄胡琴、作有命六章、臥禁城、漸聞鐘聲、遽然驚覺、作驕馬十二章、又有所寄、作仰人四章、後夜聞鐘、復理前韻、作嘿定十二章、尾署呂上三十二章、初至曆室、筆懶紙硬、書不能工、毛公水別駕趙淵卿司馬賴敬孺蔡時培二中書、相持彌月、正月之廿有九日、分竄他處、愴然有懷、作敗鼓八章、有一次相逢一惆悵前生可是未分身、縱書百部無讀處、中夜深深聽馬蹄之句、尾署又過十四日、恐以余爲死也、然亦無從省其逢否、聊以示意、作勝覇十章、又作、痴想八章、自署、痴想者、蟹眉禁、

不死後思從華頂黃海牟其餘棄也六十餘生備嘗荼毒
安得翻飛千仞俯仰獨尊緬想前年不往辰陽自出潼關
豈復至此但如此世界黃華真人何能自保總一轉念愈
益其痴留禁南方固自奢於白雲尊於臚下也又作十年
八章明光八章尾署右三十四章皆示趙渊卿四子無有
寄者同筆於此二月朔引發不殊起而慨然作溝壑六章
又作於暮四章傳對庭晤語輒贈四章有云何人膽骨不
尋常較量荊卿張子房年少相從無得力不分圯上與田
光作思在黃海六章尾署以上三十首皆用禿筆揮之鴻
寶已覺斯從塵 宗余閑顏何用然而此道水流便

可絕也、防風雖倒猶■一節以問尼立又別辦諸名山詩
訣、竟作正命詞以死為全錄之、垂老談為仁了不見精緻
緬懷七尺軀、肅髮藏天地斯民既顛隮、骨肉安足恃、抱頭
入林莽、亦與狐豕類、況可負日月、而窮鬼犬氣、嘗吁勝日
時、已得禮樂意、弘才不可遇、季亦奚次、孔門道成人、於
此無二義倉皇既可恭生死何足異顏田委陋巷、正則蹈
水濟、當此併命將、要一無所繫、繫髮戀華蘭、眉眼照百世
試問古成人成就無乃是接孔門二語、石齋嘗向余自許今
之成人禮樂二字遂興未遑是自寫照也拘後諸韻、總不
免心緒亂三字然能悔猶算近道請以張司馬苍著見收

遺句並觀。分數固自在也。黃太穉景昉夾之以詩二首、有魂。

無。歸。關。處。贋。是。秋。廷。餘。又墨。銷。存。篆。蹟。爪。削。想。龐。形。也。卯。

頫合。

魯監國

任光復、初名應溪、紹興人、庵舟山、歷省員至太常卿、舟山敗、脫歸、諸義死、試有詩紀事、挽在制尚書李向中者曰、鷲峰何處逐飛埃、星隕秋空咽暮雷、九代尚寶司馬志長浜肯爲故人迴自來剌好黃冠髮此去寒尚碧血灰本死烈于永佑臨刑有句、西北長知君、迷期涅死厭該云、慷慨從容同一致浪淘千古重徘徊挽馬霞丹有曰式微莫慰孫臣老又是崖門枕自憐六載波濤空羽檄半生金石絕帶編雲交有句詭吳隱雲渡飛書重魯連就義從容追烈々伸爭媧氏補崩天光復又有柱聯二語假哭啼中真面目新歌舞處舊衣冠又吳孫嘉績有

句、嘉績字頤農、紹興人、以進士歷官、扈魯蹕、拜大學士、卒海外、光復共飄泊最久。詩曰、頓將金粟託燃灰、千古興亡事可哀、七載江干丞相壘。兄宵帳底故人杯。亭亭玉柱孤雛倚。歷歷星躔喚不迴。風雨鵑啼寒食盡。荒坡無淚滴莓苔。

永曆

豁堂和尚、已受法杖、錫寄西湖之淨慈寺、不肯言禪、與覺浪同參合節、以是儒有多訛敬辱、以松江鄞貢生被誣連及、蓋庚貢時、有云善知識北人誤聽為鄞質生也、余弟道為出豁堂君山一律見示、詩曰、廿年悵望一登臨、風掺塵霾浦漵深、萬里江聲來浩歎、九秋木葉動悲吟、橫開海吞天地、崛立峯顛觀古今、何幸相逢焚燹後、蒼江猶飽歲寒陰、卒以無寃、豁堂脫、貢生亦免、

申人發、監國中、以貢例擢兵部主事、申酉之後、落拳不羈示人、閉室而哦、嘗作道忠詩、潛示錢武山、有曰風波填闕門

蕭屑動秋宇。萬里孤臣跡。搖落呼明主。羅浮叢榛莽。鸞驚歛華宇。從橫九還灵。安能起瘠僂。夢夢空呼號。皇天反赫怒。百骸拚一戕。斤遺徒巽林。半佃。煞。蒼。岩。雉。高。鶩。足。桂。赭梭御雲霓。冀帶待照照。頹陽翳重霾。空教淚如雨。哽咽辛與酸。湖烟冷門戶。幽泉婦誰弔。離索兒誰撫。轉輾楚甸間。夷羊辛潛土。鳴鐃振方城。瀨氣彈毒痡。蒼輪一運旋。吾業豈終腐。此舊揔爲湞。適臣指潛歸金堡。時僕子周臣。晤武山座。周臣爲言母死。故汝及之、

謙論逸

小兼有云國初有詔凡命名不冒犯先賢原諱歷代國號最辨釋道二教洪武中東川侯胡海第七子名和尚第八子行者單昌侯郭子興次子名官僧永樂十五年丁酉福建鄉榜有傾佛童楊佛童薛佛劉童壽中式頃名而恩不止於犯而亂教所自始矣相傳尚書胡濙為天池僧轉世太原王瓊為兩番僧轉世又王守仁輪迴不免故其學禁儒而稍似禪按前代文天祥正氣歟其學為儒最真乃名其二子曰道生佛生蓋前輩已三教不加明辨矣何況後世

鄭曉今言云、洪武初建大本堂、上為之記、延四方名儒、分番夜直、與太子親王如家人父子、商搉古今、評論文學、英廟冲年、大臣不能循守故事、專務尊君抑臣、已非祖宗之舊矣。王文恪晉云、今即未能畧君臣之儀、而敦師友之分、如使官僚日侍左右、從容啓居、隨事諫正、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官僚不端、三師糾之、三代所以久長、用此道也

副都御史吳訥、嘗論洪武中京官俸全支、後以營造減省、遂為定額、不復至正統中、御史月支米乙石五斗、不能贍八口、貸不償、訥疏請增俸

陸容嘗論兵制、謂漢唐宋率取兵於民、老則放歸、明以謫

獲罪人 元之為長生軍最近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
死傷逃竄勢所不免況經謫發必係奸民詭譎百出無恠
什伍之醜類也 在京止府軍前衛幼軍但終其身不世旗
手衛永樂間有逃則予孫句補之旨故亦老死不逃
葉盛有云學士大紳為元鄉貢進士周甲墓表所云宋承
中華之統治幾于三代不幸金遼二鹵雜于其間至元氏遂
以夷翟入而代之誠有天地以來非常之變比或自洪武
作若盛伯中周以立則元人也時危素在元建言脩宋史
以立上書本朝平金在先而事体輕平宋在後而事体重
宋饒溪唐有光遼金比元魏猶歟或曰金嘗甘心于徽欽

靖康統絕則今當續之臣愚以為準于春秋之義周之統不因幽王東遷而絕晉于綱目之指晉之統不因懷愍青衣而遂亡聖賢繼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書上不報伯中復上書與同指頗合同館譁謂布衣狂言危素深是之而不能主葉盛以為與楊廉夫正統之辯頗有關係

靖遠伯王驥諳沈靜陣法曰兵五人為伍中一人執小旗為東西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生中一人死四人亦從之矣積五為二十五人號一隊中一人執旗稍大死生如前法又五倍之為一百二十五人再倍為二百五十人號一營死生如前法半為奇兵半為正兵積五營法亦如前合共二

千五百人爲一師內分各半爲奇正而挖之以中軍此古制不拔之道也世皆野戰、鮮能講之者矣。

楊一清制府雜錄云、因邊城火器最良、火失其制、內降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無敢試者、更製二將軍、分發應用、不但以守、可以二騾駕一、隨中軍、又論營陣、有曰、既按舊規、須知變動、如衝三疊果、再衝旋陣、下一條邊營果、變三才營、又變五行營、又合爲四門斗底營、須分而不缺、合而不亂。或地利有險易、賊勢有強弱、人馬有多寡、務使盤旋拒捺。坐作進退、應援追截、悉視中軍指揮、隨意生發。又曰、布陣太疎、或數乘隙而入、太密、則人馬擠塞、不能旋轉、故須按

古法、止則為營。行則為陣。陣中有陣。隊間有隊。營中有營。奇正常變。廣狹離合。莫妙亂而不亂。且須人存戒心。不但習人。兼且習馬。銜敵方向。悉听管馬官。東西來去。如運左右手。始能提應。

高岱論國初略定河東、謂燕京既定、自居庸略宣大、或出紫荊、皆可竟持太原、而过之。從澤潞者何也。蓋北則真保河間未定。南北有道梗之虞。西則懷慶陝州永安大梁無息肩之頃。唯出此為萬全耳。擣鄜還救太原。進退失據。莫逃于大將軍之預籌。常遇春郭英既能出奇制勝。而李文忠又復便宜掠動。所以大都克而中原固無得而或失之。

忠諭哉定閩中有云山陝大敵李思齊張思道擴廓三人如賀宗哲孔興易與耳大將軍達兵入中原未嘗少衄獨龍右之兵部曲多殘王保保之以也太祖常稱保保奇男子寬之遁洮漢不爲已國之俘奪姿天子不得而殺之噫烈矣論麦平滇南有云太祖初諭傅友德與師及後許詠勅凡里地遠近廣狹險夷與夫兵將分合之機攻取前後之勢歷如指掌雖長其地習戎行者無此悉詈為之說曰才不及諸將而樂用其才者漢高祖是也才過諸將而亦樂於自用其才者則漢光武唐太宗是也才過諸將不自用而善用其才者高皇帝也

高岱又論分藩有云太祖灼惠宗不終凡父能知子而況
太祖易儲誠須及後世而奔於正論姑強燕以聽之耳壬
午出奔其事雖暧昧未足盡信然爲是說者必當時有見
於高祖之微意云云論靖難有云執事久泄情態盡見先
予所不足忌之國而使燕得練兵蓄威從容爲備蓋人謀
之疎亦正天命之有在也未及改元諸王概以待罪以忠
享試其不仁豈有當哉又云旁招一出葉剃意攖保易燕
王郎今班師領根本也然而失先後之權如線索出一手
當盛庸相持未決之時楊文出山海紫荆復乘之而盛庸等
繳之于前使燕前後衡決亦一道也而未經成算雖至計

亦敗案矣所爲各自爲戰偶或一勝皆非尚也若太宗之用兵與太祖異太祖立不拔批諸大敵而始走大都燕王以親藩一擄金陵便可無敵蓋各藩各有隱慮不相爲難搃是此家人文戈未便不忠六十萬百萬徒資燕耳景隆賣國肉不足食猶需忍不忍付法捋捋之法如是尚能國乎方黃咸以景隆文武才坐不知人純忠何濟論犂庭有云云文皇好大不無勞費然後世侵邊不敢持報仇之說無除非分則漠北五出厥有遙咸大抵夷中仇殺中國之利文皇亦適乘其時耳至於南交之役似屬喜功祖訓所不許也蓋交趾以補大寧徙兩害無一濟也獨後之棄之爲

扶小前烈夫漢唐豈非度內處之乎又諭麓川之役云此所爲病輕而重療也沐晟罪大追封王爵胡爲王驥不能殄滅渠魁竟從姑息得免於罪幸矣何至遽膺茅土使如劉球之言移此心力經理西北或可預料已巳之難驥稱名臣不免喜功非純報國者矣

王新建有云招撫之說可偶行于無辜脅從困心悔化之徒不可屢施於長惡怙終佯服曲從之輩即一行之尚當論情罪之輕重處恩威並行若曲庇新歸禁民不得報復桉人父兄必令子弟不敢一言所以華林姚源乍平未幾復有橫水左溪浰頭之難

田汝成嘗廣南藩臬者十餘年論治蠻苗有曰此地少催科獄訟之擾而卒然騷突總以土首獷悍抗斂王略逆節比起法令格閡而不行雖欲羈縻漸不可得今之仕者率樂中原惡邊遠秉鈞者更因之半由邊論之科不則朴惰無援者也夫邊論者抱憤躁之情朴惰者寡統御之略措鈍器于盤錯之交鮮克辨矣非廉不足以彰威非信不足以立約非才不足以排難解紛非久住不足以諳土俗練兵机其若撫綏缺狀賞罰無章者以壘守敗績其賢者以避嫌邀名二者異轍而同敝良可憂也又論岑猛跋扈盛應期以私望當猛大逆何以伏其心王新建姑息盧蘇詭

事使西江腐心又不可解新建曰田州之役非我本心桂萼將余恳亦云陽明未竟之功至於岑猛寔伏誅而奏病死積受大黠漏網而盛稱其功則又何也員外吳鵬曰桂萼遣時際主意非立奇功不足買重後世于是趣新建思田以意指授之而新建直奏尾稍稍及之竟忤桂會守仁卒遂以他事族怒詘其勛名又論斷藤峽有云藤峽府江相為表裏治藤峽宜速治府江宜緩大率諸事多縱而忽法懲而易數衛所之官世長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豪動丁剝而户漁之食粟衣税視為私人危言毒氣不使一叩公門陳情勾事涉其利則為之掩匿埋奸透引劃捺一不當意

荆登霖宿思儁以醜詞聳動官府乃不加察至于單甲輕舉失重損威釀成大禍大在内曰奸在外曰宄御宄以德御奸以刑昔人言之矣凡提督守巡分陽而情疎碞謀怯怛彼撲浮言聳嚇乃益令蝟縮若有罅可投并以珍其一受結納則視我奴僕矣又論阿向有云玉石俱焚以戒攻城邑勦村堡者耳若其負固一隅首惡未擒而禁殺逆賊是自貽戚也書生不諳軍法往往如此又論盜寇盜養有云二盜之亂譬諸草樹以中官灌以閹輔滋長之者多矣麓川之役所宜大創而論者歸罪王振之專擅逞志夫振罪固莫逭獨此舉義正言順不可概非至若潞江敗磯沐

最寔係罪魁。李文達云、初不盡展、故敢言失寔矣。特以引愆自殉得蒙贈謚。若夫王三原之作忠敬廟碑。則又文過意多。

李清論太宗之為成祖也。自世宗始。世宗以興獻故。欲不祧其父。而故先存大皇。弘光中、廷臣黃道周有疏、但稱太祖太宗。不以太宗為成祖。給諫清又曰、此欲以唐柴律明也。唐世民寔創業。靖外功爍甚。文皇止靖內功不過此。于建成元吉之誅而已。唐太宗宗我成祖〻乎。

張煌言始終報韓論曰、自古稱張良始終為韓、先儒論之詳矣。今世仕園庭者、多借此為口寔。以建州固常驅賊。遂

以沛公曰秦子房事漢爲擬噫何其不猶之甚也夫子房在韓未嘗通籍也特以五世相韓散金結客于時六國已無餘燼矣悖浪一椎不過抒其憤鬱無聊之氣豈謂其必能碎祖龍之車也藉令偶中而扶蘇尚在蒙恬輩皆宿將咸陽之火固未可覬覦也迨副車誤擊下邳潛遯子房智勇亦幾交困然而鎬池璧返群雄共起亡秦子房更出而將兵略地與沛公遇於留以兵屬焉韓尚未有王也迨沛公至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子房求得韓諸公子而曰橫陽君成賢說梁立之子房遂以梁司徒徇韓地其從漢入關懷王命也夫曰韓者秦也曰秦者楚與漢也子房仇秦則欲

亡秦欲亡秦則必德亡秦者若是乎德楚則宜事楚德漢則宜事漢何必韓公子又何必韓司徒乎且韓王成不過諸公子非真當立者而子房卒相之欲借之國嗟乎、斯其所以爲報韓也且羽留趙王彭城、勿遣而韓司徒不得不徘徊以觀其變觀史載漢王歸國、子房送南鄭辭歸、勸以燒截棧道此時雖爲畫策尚未委贄也未幾、楚竟殺韓王、子房間行歸漢于是不得不以仇秦者仇楚既仇楚不得不借漢以滅楚然子房終不欲用於漢乃擇辭以自謝辟穀以自脫焉然則楚不殺韓王子房固不爲楚用楚不殺韓王子房亦安肯爲漢用耶或曰、子房常阻漢爲立六國後

矣。爲韓者固如是耶。抑知漢王還定三秦。已無。公子成矣。
懷王孫信。又齷齪不足輔。使酈生計行。而漢益弱。漢弱而
楚終不得臧。韓倘終不可報。子房之爲漢。蓋有大不得已。
于是而間歸。至于我朝。則大異於是云云。下不錄。又爲李
陵論。有曰世以李陵報蘇子卿書。出自史遷之筆。蓋欲掩其
保舉之失。而所云欲得當以報漢者。本無有也。余謂不然。
余覯其河梁諸什。未嘗不歎風波之失所。而瀏灕感慨。無
一報漢之詞。是亦豈遷所僞製耶。即就陵當日之事而論之。
方陵之出塞也。初非彊場不靖。而亭障不守也。武帝特欲
示威于四裔。故窮黷其兵。千里而趨利。陵不過偏裨。提不

滿五千步卒深入荒漠殺傷相當而又鮮佽飛貳師為之後助其勢固已危矣迨矢盡刀折而後降志亦可哀矣夫陵之罪在不能死耳與棄師辱國者猶有間與事仇噬主者更有間矣而漢連坐之不少貸則安望陵之能為朱序哉設令漢武聞陵之敗臨軒而歎側席而思為之卹其母撫其孥或誤傳陵已死事更為招魂以祭䘏典以贈之陵雖犬豕當必愧悔自裁矣敢忘漢恩德哉夫何功罪不明陵卒以族無怪李論者之謂漢少恩也倘陵而心懷逆節氣結重誅或教匈奴以盜邊或詗華人以助虐不特子卿故節難留雪窖而匈奴控絃十萬直可以長驅中土豈僅之烽達井泉而已哉

然陵於子卿之歸國纏綿反覆贈之以詩而曰陵之罪上通于天其亦可哀也已夫陵當漢武時起偏裨提孤軍出遠塞戰敗而降族屬聯家顛越當日士大夫無一言爲之辯解唯司馬遷稍稍言之而亦下蚕室此足見國恩之有常而軍律之不可違也假使陵荷節鉞之重會匈奴鴟張王門淪陷漢家掃境內甲兵以託陵不幸而被圍遂倒戈解甲居勝僞庭則其罪何等也又使陵受賵郵之殊恩冒祭賻之異數而衆潢池弄兵戈相向覆之宗社毀之衣冠甚至於以芟刈之子孫黎民則其罪又何等也由此觀之陵之罪不當末減而平反之也哉云云下不録

勞堪憲章錄論北京形勢。謂三衛不講。則宣薊阻而遼東之右臂不伸。豐勝不講。則山陝隔而甘肅之左頤必訕。此往事第一恨。自大寧不復。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遼可合。花當朵顏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不歸。宣大之士馬宜勵。成弘之間。一不籌。乃此往事第二恨。偷玩既久。虜孽乃滋。太原警。則增忻代澤潞之守。而城寧鴈之塞。洪蔚廣昌警。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左右瞻領。㨿壁不遑。此嘉隆之大患也。

謠諷存

方國珍初起時、元制蒙外人得為正印、中原徒佐貳耳、已。而正印貪殘、佐貳闒之、大率為之通事者、導誘至此。台溫處揭竿大書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番打不及待如何。

偽吳張士誠任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為參軍、日携倡酣飲、為樂、姑蘇為之謠曰、張王做事業。只憑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癟。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垕仲、清介自守。劾奏布政使薛大方、反連垕仲、事白、還任、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使再來天

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至弘治中、黄州知府盧濬、清廉去職、而曹濂繼之、有揭於府壁。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蓋以刺而剝削也。而善否見。

太祖微行、過一監生酒家、問知為重慶人、舉一聯難之、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監生應声云、一人為大。大功大業大明君。無意中。却似萬呼。明日、遣内侍宣得生、立命吏部授其按察使、

洪武中、上偶至一驛、見小兒充役、問之、對曰、父役死、見來代、父年幾何、曰七歲、識字否、曰肯就塾、上以一聯屬對、曰、七歲孩兒當馬驛。兒應声曰、萬年天子坐龍庭。上大異之。免其役。

藍玉以酒果訪鐵冠蓬山之巔、以其簡易不恭、酒半酣、戲曰、吾有一聯、請道人屬對、大言曰、腳穿芒履迎賓。足下無履。無履者、亦無禮也。時玉所持椰瓢杯、鐵冠曰、手執椰瓢作盞。尊前不鍾。道人意微警之、時玉心眷朝廷甚。無後顧。遂亦不疑。

夏原吉、永樂中以尚書與某給事奉詔治水、一日、同宿天寧寺、給事起如廁、行疾、夏謂之曰、披衣靸履而行。給事。給事。給事應聲、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陳剛中集有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之句。楊東里集有人從門內閃公向水邊沿之句。皆拆字之佳者、

天順癸未春、御史焦顯監場、有火災、時人語曰、御史原姓焦。監場被火燒。按宋末嘗有不同南內火安得狀元焦之謎。偶湊甚奇。

韓雍以殊慧喜用啁咲、偶興夏塤飲、令各拆一字、以諺語足之、偈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諺云、有福之人、人伏侍。無福之人伏侍人。夏云、禦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諺云、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天順初、吉安好事者、為其鄉公評一律曰、可咲吉安諸老臣。不營名節只營身。害民楊稷監中死。誤國陳循口外軍。

劉傳休官稱手段。蕭灑臨老戴頭巾。看來衣錦還鄉者。竹儉尚書第一人。

練綱、吳人、以進士為御史、彈射不少借、都御史陳鎰自都還里、綱以舊僚、謁閣朝政鎰曰、平常、綱即以二字、為誹謗。廷劾鎰。詔推詳二字義。翰林以中。庸。二。字。覆。解。平。常。得。免。

會眉人歐麃長於吏牘。時人語曰。練綱口。歐陽手。

成化末、朝士口號一絕、曰、劉吉短喪終不言。萬安富國未為安。吳翁九塞賢才路。龍子專開賄賂門。語雖俚、可為公論。

弘治中、有選曹之謠、王寶不愛錢。黃金卻愛金。二人不過雖為貢獻。時文選郎中王寶清。而稽勳黃金不謹。浙江知

府陳以相善逢迎、御史郭登庸好自奉、語云、金。帶。駙。丞。陳。以。相。繡。衣。太。監。郭。登。庸。屠家宰濬致仕歸、都門送行詩盈篋、不及檢、歸與親友啓請之、內有匿名詩一律、詩曰、吏部衙門如海深。誰知曲徑可進尋。望風長下安仁拜。盈囊時存陸賈金。五六云、、滿朝文武皆如此。想是神州可陸沉。屠大斷悔。

弘治乙卯、南京有代筆兩提、時人爲之語曰、有錢買得鬼推磨。無力都教人頂缸。吳江以刑部復命、或、語、以、答、旨、音口須壯、辭嚴切背上、果得美遷、隨有二聯謔之、高叫數聲。驚動兩班文武。橫行兒女咲迴萬乘君王。

況鍾爲蘇州太守、得民、考滿去、士民爲之歌曰、況太守。民父母。早歸來。一田樂。又曰、況青天、朝命宣、早歸來、在明年、

吉水龍遵叙以御史左遷爲嘉定知縣、時吳淞之水於江口、龍與父老議曲濬之、復開支河、江通、利及旁縣、有河夫掘得一石碑、長尺許、上刻六字曰、得一龍。江水通。一時驗其應讖。以能擢守嚴州卒、

弘治中、西曹有口號、一甕狀元子。兩個探花翁。時主事張恩父尚書昇、主事王守仁父學士華、皆狀元也。又劉鳳儀子內翰廷相、李瓚子內翰龍、皆探花也。又一口號、曾鐸分南北。朱家別妍媸。蓋壬戌進士有兩曾鐸。一籍湖廣、一籍

永平。一貌寢。一句皆。又丙辰進士同榜有孟春、季春、夏鼎、周鼎。李丙涯為之聯曰、孟。春。季。春。惟。少。仲。夏。鼎。周。鼎。獨。無。商。一席大嚼。壬戌、以備會與成、內閣劉健奏陞翰林學士十人、時禮部尚書六人、謝遷以禮部入內閣、張昇掌部事、元守直掌通政使、賈斌掌鴻臚寺、崔志端由神樂觀道士掌太常、并南京六人、京師謠曰、禮部六尚書。一員黃老。翰林十學士。五個白丁。五人係閣臣濫安私意選為庶吉士者。故云。於是又有口辯嘲翰林者、聯曰、一生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在早朝。而又有失朝者、劉遲厌炭佚工、李丙涯同續二語、更

有運氏并運蔗。翰林身上不曾讀。

正德初、京師有謠云、西涯不及東山好。東山壁立西涯倒。若把西涯比東山。西涯滿目皆荒草。西涯者、文忠李東陽也。東山者、劉忠宣大夏也。

一給諫建言罷。鄙。重。大。內一欵、京師士大夫好穿馬尾襯裾。營操官馬。偷拔落膘。有。悞。遼。計。又一給諫疏稱急。救。社。稷。北國款塞、社稷俏危、急招納粟、蓋因考選兩衙門時、不以通達時故、但憑體貌、舊有謠云、選科全不在文章、但要鬍鬚與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漿得硬幫幫、或云奉化應獲乎考滿、吏部試論、以貌寢不入選。慮。作。此。揭。于。吏。

郎之門。不書名。家宰知為應作。覆閱所試。陞考功郎。歷方伯。南京守備太監劉瑯。歷鎮。貲積萬萬。而好丹爐。設供玉皇閣。蓄方士其中。瑯有玉絛環。價百鎰。方士請上之玉皇。而私竊之。或嘲之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費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絛環。

嘉靖中。張孚敬犯衆怒。京師為之謠云。扯長弓。射殺人。忽了一心。伏王不正。撇了頭。抹三族。我見逢字文章尚也做不成。蓋排張璁字敬四字嘲之也。聶豹為學不精。物論太乖。或作一律貽蘇州治門。詩曰。陽明好覺豪如林。淵惡無如聶豹渓。偽學預為提學識。冰山空結見山心。桂華字見山空蕃豹亏

長晴送三年積。堂吳令張舜元木子平分十雙金、豹封金
雜人贈千金見子雙訣
石勝父李通判知之詭
言妻病乞十二荒婦署只有老天欺不得。妬妻無子妾多
徐。或曰、楊南、峯作、

萬曆丙辰、會試第一為沈同和、以第六趙鳴陽傳遞事敗、鳴陽削為民、同和坐戍、吳人謎曰、丙。辰。會。録。斷。幺。絶。六。

夢兆

王溥、洪武初為中書左丞、徵時避兵貴溪山中、失母、覓不得、歷明十五年矣、忽母與夢、告以所在、悉、遂望之、曰非巖非穴。巖得朽骨、乃號、遶母言。至其處。居人尚有見其母病不能行。自投井中。死。時井旁有巖。竇。出、入。溥。懷。果濬得母骨。所云非巖非穴者、井也。

謝昇字友規、鄞人、洪武初、以戶役起充浙江憲司吏、善屬文、有鴞窮集、嘗作口神答託之。於夢。其詞曰、己巳之秋、予改隸兵籍、嘗自龍江之次、舁只木抵姚坊門、罷極、宿漏二十刻、夢一神人、赧如其形、狀如其聲、頭色蠻氣、指予曰、吾

穿汝仇何毒我之甚也。予矍然不知所以。神曰、吾托形汝面。居中嶽下山林間。我曰神丹朱也。余曰、子神而尸余口。是子毒余。余〻則毒子何若。神曰、請爲子數之。旅明在地。輪音未舒。蓐坐而食。飯糲蔬麄。略弗下咽。予強致吞。毒我一。也。出廁徒旅。傈然就徒。或驕而歙。或悲而吁。顧撼莫合。息室而行。毒我二也。衆其舉任。予肩非勝。般呼偈予。邪許以仇。卷〻綴息。叩〻聯聲。毒我三也。弛檐作肆。我謂稍間。號咷以慟。於邑而歎。異体之勞。而予之煩。毒我四也。往復三舍。蹊所踵贖。偃挨圭草。淅炊是親。復飲食予。猶昔所云。含此四毒。檀而訴。若之何比。暮而。猶予勤也。膏臍弗擢。日昳

弗舒捩郄攡几復書於助兀兀矻矻伊伊吾吾使吾扃羅千爾責正輪之徒擧頷頷爲而搖搖搞搞爲而敲爍爍爲而儔吾欲非予依師予毒我之餞耶吾見托形於他人之面者食前方丈已飫羶薌左絲右竹已饜宮商代言數奏已宣詞章居則漱乳覲則含香涵津流潤輔翳生光此閫冒貴者爲然然至托於貧賤者視我猶鬼也彼歌則不哭勞則不讓乞自盂矣亦饜膏腹獨我不幸而爲子所毒也予復之曰、子之言止是乎吾惧真有毒于子也言苟止是則知也捫形於吾乃知執也而非有毒也吾語子大幸設子不幸托形於便佞之人截截善諞營營忒伎如簧覆邦危機

生亂。則人將悪予。而目予為利矣。設予不幸托形於亂世之人。卷智囊括。東轍滕緘。下禍之慫。上論之監。則人將成予。而謂予為箱矣。予又不幸托形于深中之人。鬼蜮幻詐。卒狙詐譎。謀以秘藏。害乃昭發。則人將冥予之滅。而併軀之滅矣。其或傷于攤而擢羅千。慘於詈而拔正倫。怙于不順而斧扆責。是皆若亂之不幸者。其都如此。而予不閑和。今吾之處予也。食必正。茹必壽。哇不義。謝嗟來。是自予而入者無遠。而予可無粗糲之辭矣。道法言。頌雅詩。禁躁妄。屏夫雛。是自予而出者咸宜。而予可無動書之說矣。羨味雖不足。猶蓏盬而朝薤。有言雖不信。猶正理而達辭。用錯

守如瓶。而若千里之梧桃。凡此數者。皆子之大幸。碩謂余毒子。何是非之背馳。若大勞而歌其事。哭而宣其悲。呼以相其力。吁斟淺其思。是皆人情之常。吾不虞子之悃悃也。於是口神悉縮內領。喋不得語。慙謝而退。予亦遂寤。則趣趣。五號。而自公。召。之者。在戶。知亟召董卿。錄其所聽。秉橋與綽。從超厥後。

弘武十八年。及第已首取花綸。上夢毀絲墜地。乃改丁顯第一。蓋綸止一絲。而題曰字下並絲也。墮地為及第云。

永樂十九年。及第三人。初擬劉矩上。夜夢有白鶴翔於空。來止殿上。遂以曾鶴齡為第一。

永樂中、有公車得夢、或告禮樂征伐二語、大喜、工為之過、過、後以進士勝部與宴、上曰、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戒奢也。勝。部幄夢中二語以荅、上大悅、立陞禮部侍郎。

正統四年、殿試已擬崑山張和第一、施槃者夢百人擁一棺前行、繼之號泣、會上使黃門密偵和目有眚、置二甲一名、而易槃、未半年、卒、

正統十三年、殿試、上夢三教人伏謁、獲得彭時第一、時係儒士。次太常道士王一居之徒陳鑑、之隨父戍薊州、流落為厨役、後屬道家、次慶壽寺書記岳正。先是永濟縣進冊官夢彭時第一、或語時、時不信、又有夢岳正第一者、或語

正正曰若夢可據先屬彭公矣今科宰有兩第一𢦏後五首會試而時首擬試呆兩第一

侍讀學士張益死土木其孫榮以蔭百户即馬於邊過上未發益悲泣夜益見夢向榮索紅紗馬早起忽報後隊紅紗馬死奇之及歸有老僕習從土木者云今所死紅紗故益所乘得逸歸是後發益必祔紅紗

景泰庚午冬吳江盛景家允高偕同里草衣〻弟格又公車二人至山東某驛景獨後驛丞崇甲出迎曰公等五人旦觀有一衣緑袍渺和至乎衆訝之崇曰夜夢一老人云明有五公車衣緑者于某為恩主毋發崇遂款五人而于

景留留甚欲哭之景竟以二甲授御史係馬山東遠祟坐驛馬之故逮獄景語主獄者釋之不可乃竟扣裂其初牆主獄不得已從之而景乃官驛如故

景泰五年及第第一為孫賢先一科庚午賢公車宿彰德驛驛丞夜夢驛門標狀元一幟朝得賢大敬禮之賢聞夢頗自負試禮部不中歸不敢入此驛乃至甲戌而果此夢是年陝西郡簡會試中式方傳臚大謀前定前定聞之云動動動名川酒遇買鄉卿鄉華部會記竟謂此夢黑鄉及孫賢首及第協如遇孫賢而勝也遺物播弄如此合榜大驚

陸文量容、天順乙卯、赴會試、夢至一寺、僧出卷求題、文量時未工詩餘體、輒援筆題與、此記其半云、一片白雲人留不住。一座湖心。人移不去。翠竹吟風。蒼松積雨。此是怡情處。歸讀書海寧寺、僧文公出白雲部卷松題紙。如夢中。癸未北上、又夢人贈詩一絕、一篙春水到底渾。入指不見波濤痕。霹靂為我開天門。至斯關。知第三。卯驗。渾不見、仍是不第之兆、癸巳、入職方、夢訪李內閣賢、題其壁云、浴日青山雨。文天碧海霞。臣言甘主聽。騎馬在還家。戊戌、在武庫嘗為小詞云、風剪剪、花枝偃、鈴索一聲驚臥犬。可人期不來。明月珠簾捲。乙巳、居憂、又夢一詩、海市種珊瑚。遠意為

見女十年失棣擬一枝遮如許

唐子畏詿誤後、嘗向閩九仙祈夢、夢神示唐中呂二字、歸以問王文恪鏊、鏊亦莫能爲解、一日、過鏊山中、壁間偶揭東坡滿庭芳墨揭、上有中呂二字、子畏驚、急告王、此夢中所見、閱詞之、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子畏默然、緩五十有三而卒、按此詞前後文氣不屬、身在黃州、便擬歸去何更以從算爲感強入二語殊敗興不似東坡本色堂再高歌百年後唐六如伽撤和且中呂者、調也滿庭芳者、曲名也大書調而以曲名亂書其下絕無依詞本指此東坡手書、乃失之言之伽開手率用二字便以爲他日作夢

地不可解也

成化乙未、丘文莊為會試副主考、文莊初夢見大流、渠來一物、似龜、以三箭中其首、時鏊居洞庭、發解、鏊音同鼇、揣必鏊中第三、已而果然、後文莊薦鏊為學士、復薦為少詹事、鏊謝曰、所云三箭者、驗知、又張輸十九歲前、夢登第在狀元之前一名、疑之、是科會試名十五、費宏都十六、殿試、宏為狀元、宏時年十九、偶夢時、宏猶未生也

成化十六年、侍講李東陽與洗馬羅璟為典南畿秋試、李夢門報貢尚書來謁、袍笏儼然、託以其孫、顧列榜、知李惟以告羅、羅云、聞、聞乃有夢中閱節、節不為意、及取舍定、

李又夢尚書來謁小孫已發文字知矣李又請羅心題此折卷、昔選乃登國貢欽猶之冥前元尚書卿知之孫也

成化癸卯、費宏年十六、登賢書、北上、其從父曰、此行若不利、當卒業北雍、俟後科、果以上雍甲辰殿試第一、歸問故從父曰、吾得夢々子北監領鄉々書彭時二字時為狀元宰相今及第、驗矣未知他日勳之時卒、官謚文憲後知果再召入閣而卒官謚文憲兆最奇

成化中、福建霍童鄉、有古墓、里豪買得、偕山人往視、欲發而葬其父、是夕、夢神人語之曰汝曉得孫文祥否切勿發豪不知孫文祥何人、往叩士大夫徧、或曰、福寧志有之、內云文祥

福事人、館於浦城、歷瞿童、日暮、有村老夫婦留宿、半夜、聞夫婦哭聲、亟問之、曰、吾兒貪欲賣吾宅。文祥曰、勿慮。吾為老誅之。至晨、則荒塚也。大驚、適見一寡子從豪僕數人備鋪至果、欲發墓、文祥脫館穀貲之。數日後。夢二老前拜謝。謹上二劇馳樹報。後生子、長曰附鳳、次曰翥鳳、並登科第。膴仕。里豪聞之曰、報應如此。吾安敢葬此。事寢。

饒州芝山驛傍有晏公廟、其神忽降箕、言禍福、郡紳劉藏紅葉、訊之、箕書曰袖中紅葉好題詩。他事皆驗、劉正直云、晏公何不見箕。汝非其神。急吐實否、吾牒遣汝。是夜、夢一徽商乞。其溺死廟下。無歸。假廟神乞食耳。明日、劉為具牒城隍、令歸

此崗、已而崗又要中來謝。且云自變。公福正未艾也。是後神不下禁。而劉進秩。

成化中、知鉛山縣張嵩、鄞縣人、治清廉、勵節行、庭設牌二、一書差字。一書守字。聽寡婦去留。偶傳四者奴、與祝氏男姑欲令改嫁、不從。於是男姑強入牒、執差字牌以進。嵩判許之、婦以官判奪媳、祝不得已、佯諾。糊和。其哭。其夫。潛擲。後。逃。奴。男姑莫土填之。已天旱、嵩百禱不應、夢婦人。揖守。知。牌。畢。究。因細檢前諸牌。得男姑所代抱一案。親至其家。此事隣右熟知。不待勘。發土、骸如生。男自罪。為文祭之。天雨尺。輒旋、

成化辛卯、吳中蔣廷貴秋試、夢本學教諭陳裕率觀華字、且曰、此今年試題也。蔣謂必在富潤屋章中節擬好題盡預爲之。入闈、果誠意全章、得列第三、初、臨場雜擁甚、恍惚三鬼來擁。既而夢美姝至、曰、勿怖、余桂花仙也、遂得終場、

無錫方學爲諸生時、夢人持一桃一梨授之。曰、二人之命懸於君。心識之。已而學預鄉薦、公車同里給事華昶發徐經程敏政關節事、引學作証、方逮、赴鞫、道過鄉人主事貢安甫、遣學桃李各一、曰、二人之命懸於君。學忽憶前夢、爲悚然。時未必無所賂。至証時、學大言昶雖指証、寔不聞之。于是敏政受賂事坐虛。或曰、梨即非李、聲轉便是。

長陽鄭老入深山採藥，遇木有大菌，取之，行數里，有人追怒與鬭，曰：何故割吾耳。此人果失左耳。鄭疾走，恍惚迷其歸路，家人迹得，扶歸，飲之藥，俗言其事如夢也。

弘治三年，錢福及第一。先一夕，闈中主考徐文定語副考汪伯諧學士，應夢所知館一大錢，又夢受人黃牡丹三大本。王守溪同考以為錢者福之兆。楊介夫曰：牡丹亦是錢兆，不聞洛陽紺居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為錢惟演故事耶。已而果然。福父亦夢人語之曰：汝有子吳寛。果而元如寛。

弘治九年，朱希周及第一。先是，蘇州一舉子夢迎旗上

書狀元家樣、持竿者遍身血染、乃果朱姓孫崑山人、
弘治十六年、有福建學倅過九仙祈夢、為人問科場事、得報云、鳥一黃二、水桶門裏、借問黃如金、便是後偶至莆田、有二人伺門、即黃如金家也、二人一姓鳥、行一、一姓黃、行二、門內有水桶、云如夢、如金隨口應之、果驗得售兆、
陸工部、蘇人、在南雍、弘治戊午、鄉試、同舍生汪某與工部無素、夢也爭祭酒前、祭酒麾工部出、勿復在此、及晚闈參果與汪爭、而工部得之、辛未會試、遇雲南解元周文告工部、足下籍蘇州、姓陸、此必售去、問何以、曰、文前科兩夜、有夢空中墮金花、將手拾之、旁有人叱曰、無為、此蘇州陸宣

公子孫物也。足下足宣公後裔矣。工部曰、余不祖宣公。是科又與周爭。而工部從之。後疑宣公二家不合。家人曰、先大人。謂。與。宣。非。乎。時工部又自夢入佛廬、草讞語。及為進士觀政大理。始信佛廬者寺也。讞語者。大理所掌也。弘治己酉鄉試、長洲諸生吳純以關節事約同學王經、〻已就約矣。乃在夢中式、有名列第幾。忽父死、妻死、身亦繼死、惧不祥、辭純。〻貧、初故不就。時場期促、純賄值身承之。果中式、如名數、甫至家、父與妻俱不祿。未幾、純亦斃。經乃告人。吾。不。以。夢。故。吾。為。純。矣。聞之者悚然。岳武穆廟食其鄉湯陰、弘治丙辰、陞工部宮保時呂御史

撫河南、歷縣、見墻面鐫盡忠報國四字、知為少保祠、未及謁、宿公署、夜夢入謁。神為迎款。神曰、余氏解於栖霞西湖游衍、甚得山水之趣。恨不久耳。陸問曰、公為奸相秦檜所陷、神曰、有之、然致害者、張俊也。遂囑陸為新吾祠。陸辭以非守土、不久當代去、神曰、但煩公一言、陸見神貌面有黑痣四、揖而別、明早視神。果如夢中。而神像為霖雨所剝者。如數。異之、以書通都御史陳德、託分巡僉事包裕督新其祠、工部者、陸絜伯父也。

仙遊縣相傳漢時有何氏兄弟九人、學道飛昇、遂有九仙觀、遠近以祈夢著靈、長洲學生徐昊託人祈終身、報云夢

到一山下。大風刮池而已。後病蠱死、解者曰、助山下有風為蠱。文林知溫州、遣二隸祈壽、報云問孔老人知之。是歲、工作有孔老人當貂後、報木數、云止五十五、文年正屆此數。愕曰、可再解得否。答曰、朽爛不堪解矣。未幾、疽發背卒。王御史罨旦初知永嘉、遣問嫁女卜居二宅、報云、初祈神、云白石階前先唱第。也是龍華會裏人。後女適米狀元希周之子、先唱會裏、驗矣。再祈、見一門綃貼一道家符、上有二卯、及卜居吳門、入闈、果有天師符鈐二印、又闈守甲初之任、妻懷妊、未卜、託祈男女、報云、是福寧、不是福清。守初別其宴、因閩任故、誠曰、得雄名福寧。否、曰福清。產之外、不閒

也。果得男。

正德三年、鄉試、杭諸生王思賢、正旦、夢掛榜第一為同學章景、榜尾雜畫官士僧道各相、青紅爛然、時景錄科無名、思賢言夢。景自鄙。已而遺才、景第一。而衆揭帘。後為相士掛象賢擲。景竟不錄。

正德中、有賢書史立模者、嘗夢己年成進士、例限戊丑未會試、謂此夢必不兆、乃十五年以宸濠亂、上南巡、不果會試、世廟入繼、補之、立模遂預辛巳張治榜。

餘姚方伯克己初入學、母夢天降一龍於其家、取稻桶盛之、十八年後、正德甲子鄉試、父夢天降一龍于其家、取稻

捅蠱之疑前後一龍係羅騰之象。而搯捅不解所以是科主考策問、何黃金許、道統之由。克己對策悉甚、縱批道統、一策。究心理學。非章句士也。蓋搯捅音同云。

吳明、字維新、正德中、謁選京師、夢所知錢宏飲之孔子家、意謂必充州諸屬知。乃掣榜授臨淮知縣、宏時為山東副使、適候武宗大駕、駐臨清孔廟、而明赴任過此謁宏、宏飯之學宮夾室。又永康周文光居城、夢鄉同年入城、要周戴慶坊冬帽出、且啖之以粥二盂、醒語其婦、未訖、忽報同年某至門、文光索夏帽不得。婦偶於書架拾舊府綃帽。咲覆其首。出見。遂述此夢。咲謂同年曰。帽則如夢。粥則不如夢也。適

報縣官公出，至同年方教文光，急請一事，不能候午，執索粥與僮僕，飽二盂而行。語云，飲啄前定。若文光者，欲不如夢而不得也。

嘉靖中，張巡簡者，夜夢僧十二謁家，云能福汝，一生富貴。明果僧如數來，以為奇驗，留作醮事，偶使人即視舟中，舟中二行童密告曰，我非行童，我女也。父某官，為十二僧人所殺。叔與俱行。巡檢發之，得舟中所貯甚富。又坐是殊擢。

嘉靖中，泰和曾向臨闈，夢抱一兒，右多生一耳。須臾，兒脫而手。以為不祥。其兄云，此取了二字也。已而果然中式。

貴巖林一鶚以進士落江西，中元日午，夢身至某坊，一老

婦榮之覺、而所享之味猶在口、恠之、呼後指所何、細察之、果此坊有老婦榮其故夫、所焚楮灰未散、詰夫死年月日時。與林之生日不爽。林。恍然。悟。前。身。為。老。婦。之。夫。享康婦、終其年。

嘉靖中、吳中沈雲以鄉進士就教在道、夢婦人自稱迎春。因服稱冤。求白。自任蒲擢國子學正、從巡按汝寧府判、蓋閱二十餘年矣。第一史上委獄詞、則。叱。婦。人。迎。春。人。命。事。初。白。遂為平反。按。前。夢。時。迎。春。訴。知。卻。冤。也。

萬曆元年、福建莆田周章鄉試、果不遇、祈夢九鯉湖、得奴天丙月之諸。水位又得人牛二字。詳者翻癸丙年三字、至

期入場、病甚、勉就、以爲萬不可得、果捷、

萬曆二十三年、湯賓尹爲會試第一、先是、東粵胡應麟曾夢入巍殿、有冕服者呼易水生過堂。給題紙一。則晉元帝參點思道七字。麟急走取。易水生先得之。及入場、受題爲司馬牛問仁章。蓋元帝姓司馬。爲牛金後。是爲司馬牛。參點是爲設言義。揭曉後、第一係賓尹。易水者、湯也。

萬曆四十四年、會試、黃尚質祈夢學宮土神、夢觀策數十篋、莫解所謂、及入場、席舍坐策字某號、中式領硃卷、亦是策字某號合之、共數如夢、

崇禎十六年、會試、劉允浩、字齊之、山東掖縣人、初入闈、夢

神人與一册、得三昌字、乃獲雋、司理、建昌、從金聲垣起、死於南昌。懸首武昌。又有范英者、負才名、母夢洪鄉舉、棘闈書兵字、父亦夢觀曉、洪名下有指揮二字、異之、後竟以累不能選、貢、奉、就、兵、馬之銜。

甲申十月之望、國初宋穎二公、澤掌進給舒識之典。益議始於給諫陳子龍。而宗伯錢謙益色弗許也。工科李清力請之。得允。至期、清初子夜夢有二人自功臣廟來謁謝。丈清時童其花。別去。覺語清、且云一顯長、面微赤。與宋公遺像頗似。一顯稍短、面圓、未審肖顧之像否。查閱李燦若崇禎之李、楚累朝列綽。集叢殘中。見一人服帝者服。被髮、面

伏地鄉杻。嗚嗚不勝。時高皇帝中主。嘆曰、此事非吾所知。
可袿閻建文君。語訖、覺。語近恍惚。姑存之。

因果

鄞逐廝改過

鄞縣富人畜童子、机警堪任、偶袁忠徹至、令相之、曰、此童長不利于主、急遣之、主人從之、童走無依、偶宿古廟、見墻角懸破衲、展之見黃白許許、忽感忠徹之言、學為善行、坐待年知飢不知見一婦人挽弟疾至、問之、答曰、夫軍也、以事在獄、欲賂指揮、其活之、此破衲所累當產揭債盡于此、矣、夫若不生、妾領先死、童挽數還之、婦欲割半以酬、必不受、于是軍活、指揮詢其故、由致童、以無子、子童、得襲職、乃請歸拜故主、主主曰、汝術如是、斗則仍童故服、須袁至、捧茗出

來一見大驚此逐客也今爲三品職官矣何以知之此忠

有陰騭最大以故形神損改故主益神忠徹之術

乙巳戌卒朝天宮道士前輩

正統十四年乙巳、一戌卒從征、軍潰、避草叢中、若見有人語之云、汝非此處人、汝豆腐閘人也、脫歸、不知所以、未幾、函犯土城、此卒陳殁、却是豆腐閘要知不是豆腐閘人、乃是豆腐閘鬼、、猶以為人也、

弘治元年、南京朝天宮有少年道士滕生人面瘡、耳目口鼻、無不具、晝不甚痛、夜不能忍、出人觀之、益痛、聽訴說惚有人立其前、長二三尺許、曰、識我乎、曰、不識也、曰、汝在宋時為都統制、我為汝部下、無罪、私憾殺我一家十七口、我覓汝三百年矣、吾今出面觀汝道士楚卒、

劉岌得子

景泰中進士劉岌、滄州人、將爲禮部尚書、妻妬、妾生子、必棄之、僕奉命置兒城隅、歸、囊銀歛而火之、適刑部一吏見兒啼、知爲所棄、抱歸、城下周惕見者見之、告僕、僕歸。紿主母。已焚之矣。已 岌乞致仕歸、偶有岌同鄉京官。吏其故役也。來賀岌。公有後。欲之乎。而岌不知所以。喜出望外。遂因鄉紳往見吏、持百金贖之。吏妻不肯。周惕兒爲言尚書子。不得留。不如受重謝。親友賦詩賀岌、遂有八旬父老江邊立七歲孩兒天上來之句。後岌子長、以任子顯、迎遂吏。夫。婦。養之。終。其。身。

回回誤殺

京大中、居回回。手隆福寺。回回非西天教、亦捐貲倩造題梁柱。寺有轉藏、西製也。捐貲造轉藏者、俱以姓名志功德其上。凡遊覽此寺、定有二人推運之。佛家以為輪迴示像。而習之者若戲。久之、忽一回回子持利斧、疾斲二人死。舉執之、詣廷尉。回回子大言、吾為父報仇耳。以自保性命、有何罪。細鞠之、乃云吾父捨貲保兒孫長命、名意登記在轉藏之上。此二人、無故日夜推運、致使吾父濕疾、頭目暈、嘔死。豈非不共之仇。貽与子、尚有名其上、明是全家了命。為此持死除兇身。即擬罪、知法了、無數老幼遝、求律外優恕。甚者大

咲。以誅殺。矜殺之。令此寺主毀去轉藏。

荷花兒南 刑部衛士脫刑

成化中、周皇親家有丧、盜乘穴入殺皇親、取貲去、其夜邏卒入、獨婢荷花兒伏泣、據狀聞法司、荷花不勝刑、誣服謂與其奸、殺主、有其財、捕奸者、不可得、坐極刑、赴西市、荷花語儈者曰、兒坐冤○幸先死我○而後斬我○儈者不听、如法行、時觀者紛紜集、忽○市中○一○人○出○呼○冤○乱○荷○花○兒○殺○皇○親○者○我○也○孰訊並無奸事、供稱市中賣瓜子炒豆細民朱臘瓜、貧無賴、爲此、今見荷花代死、惨○良○心○不○昧○寧○自○承○之○大司寇翁及曹郎徐鄞源坐誤殺、罷歸○荷花死三日、儈者適坐順城門外麪鋪、忽○大○呼○荷○花○兒○殺○我○立○七○竅○噴○血○死○

成化中、南郊事竣、失金瓶一、捕庖人、不勝刑誣服、索原賍、漫指壇前某地瘞地不得長繫、幾死、忽有庄民以金絲繫他瓶鬻市、市人異之、執聞官、供御上物也、逮衛士、問此金繫何自來、不能隱、押取原瓶、供曰、初竊瓶無處可匿摄壇前地瘞之而止取金繫歸盖所瘞處去庖人謾指僅數寸耳、而天道不爽如此

齊化門寺僧　盛侗　馮定奇報

成化中、有富商寓齊化門外僧寺、僧艷其貲、共殺商二僕、繫商以帛、不解、埋寺後深坎、而積二屍其上、掩之、久之、有達官遊寺、〻犬嗥不已、異之、迹犬而之坎、俯、犬伏地如叩首狀、更異之、發坎、二屍見、微聞屍下有呻吟聲、乃繫漸鬆、而商復甦、僧盡伏法、

盛侗、竹九、吳人、同里英、以妾通奴密、令所最暱常熟顧乙、載屍他所、焚之、乙、瘞屍城下、報已焚、詭復乙、偶以他事忤英、洩其事于侗、圖報復、侗及大入其賺、謀共殺乙、載他所、真焚之、莫有知者、閱數年、侗與英咸疾、咸見乙索命、侗死、

之。刻、索。馬。騎、忽。所。豢。馬。數。躍。倒。不。起。英。時。閤。家。人、九。官。人。去。知。未答白死矣。遂。瞑。目。

太倉馮副使定赴京、攜一善吹觱篥者以行、以其半道必求歸、怒、箠之、死。至京、偶宗人府前空中有大井、馮下馬覩井。拱揖數四。尋解帶置地。湧身下起之、不活。或云其報云。

荆溪桐廬果報

弘治中荆溪有二人同里世交一舩一宴〻有妻艷舩者謂宴若無以為生過嶺其山下有豪若少主計我能為冀得歲俸若夫妻同往無內顧宴然之先受歲俸之半舩者為具舟楫至嶺下須陸行呼宴先見豪須其僕來共負持所有宴從歷折小僻至惡溪〻有石橋忽推墮宴入水宴不善水須臾沉不起候久之知不活哭還泊舟處語艷若夫為虎所嚙墜橋水死我倖脱艷號舩者戒舟子善待我迹得屍須僱人共挽其載歸否則天命矣於是偕艷入山僻不到前知水處擁去最叢密石岩閃賺人跡所不到善語

艷若失所歸何不侍我華麗終身勝朝夕不給陪醆子愁眉也艷悟夫死必由所毒恨絕方欲觸石自盡而忽見一虎猙獰猝前啣餓者坐食之盡艷躲石際免久之虎去悻跡百覓原路還舟乃信夫死哉亦為虎傷是寔恨虎甚於餓者且以餓者起恩念應虎死夫何辜號不已路人聞之亦皆嗟歎虎口之不分善惡也目瞑忽聽呼舟有声舟子推篷見婆者疑以為鬼婆者曰吾非鬼具述前狀思必報妻曰有虎為汝報之矣亦述前狀始知主計歲俸之說皆餓者陰謀搆為艷者而設遂相傳虎有大義塞夫婦刺虎而祠之

弘治中、有婦同夫陳、弄猴爲活、宿桐廬村僻漁家、漁家兄弟皆無妻、有母語陳、弄猴不足支兩口。何不從吾漁、于偉多獲。遂什猴而從漁。久之、夜出漁、兄弟殺猴者、歸報其妻、若夫爲虎啣去、漁母徐語假婦、汝無歸、何不爲吾媳、婦以殺其夫仇。必不從。且欲發其事。兄弟不得已、併猴與婦沉之水。婦已死。恐人踪跡。取其屍納麻塚棺中。踰兩日。婦嘔水漸甦。似有人喚其聲。大呼明星至矣。婦乃從空棺出。還控上司之舟行江中者。不顧乞食、適告人、人多憐之。參政陸容以公事過桐廬、特准許、雪其冤。令兄弟抵陳獄。蓋猴尚活。而所弄筏圈焚不化。能爲證也。

王農

萬曆四十年、海寧農家王者、晚得子、數歲不能起立、坐一櫃、蓋十週矣、語言如常、門以外、絕不經見聞、呼其父為父、呼其母為嫂、百教之不肯作母呼也、是年庚申秋、坐檣者忽作惱詈嫂、嫂嫂兒、吾不過待十千錢從嫂、一舟而驚吾、而有吾錢、吾坐而食、食嫂必十年、行去嫂、如是不絕口、家之人初聞之亦駭、繼以為習然、一日、面作喜色曰、明日是十年前生我時、逮春新饗我肉、晚當去、汝夜子拱手謝嫂而逝、

陳俶前世

陳俶、字仲止、建昌府人、幼穎絕、為文不搆思、伸楮萬言、老學不能過、嘗自以所搆文字、焚香襲藏之、不令人見、曰、世鮮匹我者、萬曆中、年十八、捷兩榜、授詞林、歸省、泊江上、俶肆僮僕、登岸玩月色、不覺行里許、忽聞悲泣聲、出叢樹茅屋中、有灯火、俶心動、足自為前、徐之、淚珠下、俶亦自以為無為然、低佪不能歸、立蒼伺久、如有持其手叩門者、門開、則有老嫗、蓬鬢髮、涕泗交也、俶局促、將辭歸、嫗曰、長官何來、婦六十五、老矣、先犬夫陳志、苦讀書、不遇、發憤死、囑曰、吾無子、汝無所依、莫浪去、守此廬、則歲時薦視吾所為文

切令災水火吾意不釋此今十有八年矣此其忌辰也長官何來答以泊夜看月狀嫗坐俶爲開篋俶請遺文字觀之皆俶鄭製所焚香藥藏者一字不爽俶驚號一踊而絕嫗乃知俶其文夫後身也官府聞之爲葬俶文夫近處

新建民粟金

江西新建民夫婦小營度日、萬曆十七年、大飢、夫婦待盡。以巨木桶貨得銀三分、買米半、半買砒、樑米而煮。方熟、將食。里長至門索丁錢、無以應。里長曰、即吾飯我去、亦辦。不能。將鍋中氣騰。里長還前揭視之。怒曰、飯已熟、乃必。飢我。夫妻若言。不更。里長以紿我。子抱孫啼之、夫妻曉告以故。驚曰、何至是。急埋其飯地下。曰、我家尚有五斗粟、可贈汝勿短見。夫妻隨之、以粟歸。則粟內裹有白金五十兩。夫妻疑里長積以償官糧者、持還之。曰、活我已出望外。公乃忌於中有物耶。里長曰、此余庄上來、並無金在內。此天以活爾夫

婦者必不敢互謀以乃中知之過此大樓兩家移同居
世爲婚姻

僧毒皷天象毛寬父病語

僧毒皷、不知度何寺、遊方、諳天文、崇禎初、表靖者、遇之于金陵、留信宿、偶夜仰視天象、告靖曰、亂端見矣、時魏逆已燼、天下方望太平之福、靖曰、何以見之、毒皷曰、建文齊黃諸輩、憤激無詐、作算强死、待勝為厲、匹夫且然、附靖耳曰、今燕後氣朝矣、彼不為巨敗、必為逆臣、彼自以為是、天亦不能持之、諸星已北之矣、時流寇伊始、朝野忽易、靖亦不敢語人、用李乃叢之、毒皷卒不見於世、

毛寬者、姑蘇瞽書、其父病、為鬼物所憑、語同邑侍御李模、吾前身与而子前身、皆以負甲為建文君守金川門、初、戒

歲。已而子中变。率先啓門、入燕師。以致吾姓從軍四十餘口。俱見害。而子積有福陰。氣旺。其傳嘉靖中学士楊慎。猶其殺劫轉世也。挨爾家。爾家雖顯。不當運。且衰。矣。吾必報。而。子。模子果病作、卒。

葛袁誤害

海寧梁墩萬曆中葛氏農兄弟共活無間忽其弟從市歸遇兄田畔挣拿兄鋤口作恨聲汝害人者吾當了汝兄不解何故則挽兄腦一擊兄悶地且歎趣深數擊已行還頸曰毋面志此飭宗之或汝也加勢至腦出顱骨盡碎便已歸見其嫂與妻撫掌曰吾生平快行禍陽魂出和吾四隣驚怖人行火之妻嫂方詰辯何事快人則里數人奔告曰膝死者莫是伊兄頭面血惡苦不認身襟裾吾等習見之而兄所常被也弟大驚曰吾於此見巨蛇吾恐螫人奮前擊爛其首未嘗見兄也急與衆趨視其兄死處即前所擊

蛇故咲。慟擲地。自摧其胸。嘔出血。歸曰、吾初但見蛇。蛇目昂首與吾鬬。吾恐被齧。故奮力為之。吾目不瞬。未嘗飲酒。何至醉不醒人事也。因以頭觸柳。必以身殉。陳佑力阻之。此必前。世事。若既愛兒。禍其兒子。女如子。如獨亡。兒存也。子是累其兒。誓鑒前。無問謫我。兒子女亦相安。

吳嫗死諾

余鄉塘南有吳嫗、素不信因果、忽語其家人、吾五十、老矣、此後二十日、為戊辰七月之望、甚當去、若等家之人疑嫗或以他事故作不快語易之、不為意、越十日果病、則舉駭前言能預知逝期、遂急料後事、已料病、脫如初、則又群疑為不果拉望、臥求死不得、迺復起理附身之物、悉復臥又不死復起、忽曰、吾識之矣、昔諾西隣、一語未報、死不得立時報之、櫛沐衣飾俱徹高容為之、乃曰、此刻已是都來觀我、拱手逝、于是事悟夫子夕死可矣、可字之解可有未可者存於嫗徵之

晋囚見謝

晋中有死囚臨市、囑劊者、若何法生我、劊者曰、爾未見起刀。便開口。吾叱而走。而走不止。則生矣。及刀下。大声。死囚快走。劊什麼。劊者。竟。縱之。若戲。也。越月、劊者他之、晚失宿處、見窯滿燈火、趨之、室閑、中堂設位。立牌。上書。劊姓名。香火。熒。然。劊思官府去任。往往立生祠。志不忘。劊何德能。邇煩此。益心疑。急呼主人。主人出。而色厭如處。楷。劊者不認何人。主人亦不認劊者。延坐、詐曰、某初坐法。將刑。得劊者某教我法。得疾走。免于死。感而尸祝之。欲令妻子出拜堂下。劊者。乃。廻。念。前。刑。囚。魯。鈍。之。疾。走。活。因急問主人姓名。主人

具言故。即前市者。劊者大驚曰。吾。初。給。汝。々已。迎。吾。刃。去。矣。豈。故。治。乎。主人愕。忽滅不見。堂宇杳然。牌位烏有。但臥荒丘而已。蓋前因葬處。鬼。不。知。非。人。々幻。出。妝。相。

妖厲

江以南、俗奉妖神、號五顯靈公、夷堅志云、獨脚五通者是也、又或稱蕭公、大約山蕭野魅之類。吳城西楞伽山、是其窟、山中人往往見五丈夫。擁從秉炬出。亦或乘人衰危。入室。移林擲物。甚出火燒屋。好淫惑婦女。心邪年當夭者、多遭之。魅交時、昏仆如醉、醒言其衣冠儀衛不凡。或夫伴婦則俁婦傍。至厭其夫、不與近。徐岐之友書、被捐去一筐錢。仰罵之。自空擲下。錢猶熱。寇眼中偏置寸許紙人。面目悉備。或見人手映窗。其指通紅如火。主人布灰于地。聞履聲。按跡、數十凡有跡。又醫士陳生見梁上露人手。滴血至地。

方食忽有人面如車輪者攫其食齒床後啞、有聲又沈流金者夜見家中光怪銅鑼空行百步不墜梁垂二絲如髮掛水二盆、不漏又洪以巖者見一僧緩步屋脊尾為之碎呼之、忽滅煮飯鐺中盡化為泥又沈生妻呂氏被魅死兩日、復甦魅每至其家呼呂為娘生見無血俱下墨汁周歲魅曰、吾獲去矣見遂死又倫吳李伯昇商李氏歸夏姓初嫁日、下輿、忽歌舞唱呼自稱天聖夫家畏懼設祭婦徒臥房奔出贊揚若巫行桌如飛盂案不碍嘗以刀自割不傷最失心然又張氏女、衣紅經祠所忽發顛通又閉戶歌舞不休淺嫁一人朱忿魅隨朱家朱母本滕也氏嘗呼云

老婢。與人應答。常作京師人語。又沈寧妻、年三十矣、忽見室中列炬數百。紅袍三山冠者。自空中下。威燭照之。金帛簪珥。隨心而至。夫利之。盛裝、致其來。又陳梧義女為所魅、魅名五官女。女言人禍福、頗驗。又劉福女見一人黑衣、若僕隸狀、來與通、夢至其家、一日、似有尊貴人傳呼。出黑衣畏、伏地。貴人數之。吾用無數智算。汝又借吾妄行。黑衣稱罪。遂女歸。魅遂不復至。吳郡尊經閣、相傳閣上有祟、有少年與其群約、能獨夜勝閣中。乘緘以醉之。少年挾利器。登閣。伏梁上。久之、五丈夫呵從至。列殽果豐。餘器皆黃白。少年梁上大呼。衆伺閣下應聲。五丈夫疾去。少年撮酒器下

閣。俄傳錢纏鋪夜失酒器若干。質之、果其物。贖歸、衆服少年胆氣。競捐橐讚歎。官府聞之。名見。與以武職。而專經閣

永樂妖僧。

南闈、係錦衣指揮紀綱宅。抄歛後、數科入試士子、夜深聞悲歎之聲。從地起。漸大如萬馬騰踏。官吏無不聞之。試者亦莫不以為意。蓋綱常活埋其家之人於地。死不化。久之、亦聲寂。

成化壬寅春、吳中疫、五聚涇一家止七口、盡死。近市治棺者見一老至門、不持一錢、須棺七、曰、但載我併棺至家與爾值也。但我家無錢、止小麥二十斛。我居西北隅、去訪

我酌多寡。請先上岸。入被。治棺者乃借舟子繼至。見七尸橫床榻。老亦與焉。驚語西北隣。果有麥二十斛。適值棺價。葢鬼。鬼現形。治死具也。

余姓查老死。復歸舍。聞聲而不見影。飲食晉接。笑語如常。

又蘇州吏、有孝廉、失其名。家祠中有二樹、偶伐他用、有魅怒、作祟火處處起。撲之則移去。但不焦灼。祠中土偶忽起自行。至登屋跳坐。儼如生者。竟毀其祠。後更置、始安。

洞庭東渚苑家園、有神無形。能呼人姓名。談世隱事。自言終南山道人。每空設酒果樂賓。語諜詭浪。亦善吟詠。好事者為代書、、帙。初句曰。自入空山歷歲華。幾經葉落幾經

花。諸君問　我原蹤蹟。太華峰頭第一家。又曰、洞庭秋水碧玻璃。日浸東方月沒西。萬里紅塵渾不到。可能着我道人棲。

惠藩令黄監即兩淮促例給鹽引、諸商附藩進、百帆蔽河遂上、忽大風作、浪駕天、他商舟率覆溺、藩舫危、黄監率舟人咸拜、虔禱曰、即諸舟福藩王爺天祐、自應黑庇忽髯子一人。抑没清飛行。登岸坐地。作高声。拍手曰。莫壞蓮池舟。語訖、風止。舟得濟岸。風又作。則髯子又呼。適見之。亂我。遇。柳。驛。殘畫。似主。蓮池上。人通是旨、黄監名也。索筆走畫。起句云、憶昔山門。同作和尚。爾將王宮。快樂無量。我作

河柳辛苦萬狀云。擲筆醒。役不識字。何知黃盈名。王聞之。悟前身。
朱華有兒十七年、偶出野、遇一青衣女、以爲村艷、稍出言調
之、女遂頗諧少年。來朱華家。家人疑以爲着祟。少年欲死
之。女久不復敘忌。燈下無人。往往與少年共作坐。家人駭、
太呼、捽入。如不及。遁、捽妻。爲少年。扇目起。罵。詈訊言動。死
負。兩少。年紀。撫其傷。丈驚持刀口大言。吾併殺二少年。
即吾子、不惜也。自是死踪不至。未幾、朱華族人稱一平者
早起、呼其僕從陸之縣句當。家距縣半程也。日午、一平歸。
家人曰、豈不果縣句當知胡半道返也。一平曰、僕去足矣。
吾歸。入室與妻絮語。不入縣狀。妻不疑。日暮僕歸。未入舍。

語圖偉主人

以婦途遇相好閒話。識成先婦。忽見一年自內室出。僕叛曰、吾以為殘。而閒適先婦死。已而又一年至。而主面目衣像。無二。家內外咸疑。莫辨。議語前隱事以難之。咸能對。惡甚。真一年指偽者為偽、一年又指真者為偽。互訟。欲棲一年。妻娜妻懼。逃之母家。一年。一年。隨之。至母家。此一年。又惑。偽一年。之亂其妻。愈甚。之甚。與家。又兩攜一年。笑一年。妻終兩相。如是踰月。食必兩一年共飯。寢也兩一年共寢。畫作舉動。先之。先。後之。友擧。光之者。莫一。一年、兩後都愚。倪然。入室。擊。逐。又。似偽者。先之。故。內外家咸無如何之之。

一年存。一年歸其家。此江南之

鄭縣事。可知一[illegible]妖。不甚少年。甚一平。能。作。男。
如。兩。相。

僧曇津与其道友、共五人。從朝五臺。武訪之閒道。可捷十之五。大率荒岩邃澗。但須畏在通蹊。總無酒顆。却亦無盜賊。五人攜持行。中道蕎石火炊。方熟。四人走山覩勝記。一守炊。忽炊旁數十步。石爆有声。已。已裂鋪如掌大。出小兒長尺餘。裸。無髮。皮肉微紅。具眼耳。一如人。手足近猿猴。爪長手跳。声如鳥細。不可得而知。亦似有啖。須臾又一兒出。亦前狀。但身色稍白。則相扶而行。曇津歸。故帶其形問之。又七八兒出。戲不已。遠遁見聯炊。競前啓瓦罐。手掬爐熟饎。

亦畏縮。狼蹌爭恐後。須臾盡。守炊者數、遠避。閱久。已四人還、共聲走至。次第入石隧。五人乃竄隧。無所見。抵五堂。五堂備去解此惑。五人既大通跳。夢澤成都人、親為余言其事。